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钟爱保镖



三言两语

呃……咳……谢谢大家对《心心相拥》的钟爱，也希望各位大读者、小读者能秉持着这份热爱来支持相继续爱护唐瑄！

既名“三言两语”当然不便写太多啰！〔其实是没啥时间！〕因为现正为范舒莲的双胞胎妹妹--范舒荷的“情事”忙着，所以……如果你喜欢范家优雅的长女--范舒莲，希望你也会喜欢范家可爱的次女--范舒荷。更希望在属于范舒荷的《摩登女侠》里能和大家多聊聊！

对了！对于一些唐瑄尚未来得及回信的读者，唐瑄感到十分抱歉，你们的支持与喜爱我已收到，在此说声谢谢啦！我保证如果你们再写信来我一定回〔举手发誓！〕，也保证在下本书会把各位的问题一次厘清好吗？好啰！不多写了，咱们下本书见了！

第一章

轰隆！

震天的雷声和淅沥哗啦的雨声，惊醒了深埋在被窝里的小女孩。她睡意全无的睁开眼睛，认真、仔细的聆听着雨点滑过屋檐滴滴答答的声音。

把布满恐惧的小脸更埋进温暖的棉被里后，小女孩的大眼睛害怕得滴溜的直转着。

今天老天爷倒好多水哦！是不是因为她和荷今天不乖被老师罚站，所以祂生气了妈咪常说她和荷太皮了，所以老天爷会用闪电和打雷来吓她们，只要她们乖乖的，老天爷就会和爹地、妈咪、大哥、小哥一样疼她和荷了。

“荷，你睡了吗？”小女孩睁着大大圆圆的双眼，轻轻的摇着旁边熟睡了的小女孩。见她没反应，不死心又摇了一次，稚嫩的声音里全是不知名的害怕。

“荷、荷，醒醒啊！荷……”小女孩抖着声音，把小小的头颅靠向床中间，拚命的摇着旁边熟睡的小女孩。

那个显然已经累得不省人事的小女孩，却只是转个身继续睡。

小女孩见状，无奈又害怕的躺在床上，不敢移动半分，直到她实在躺得受不了了，才战战兢兢的跳下床铺，小心翼翼的走到拉上的落地窗帘前，伸出颤抖的小手慢慢、慢慢地推开一点小缝，好奇的往外看。突然，一阵闪电击来，她吓得跌坐在地上，倒不是被闪电给吓到，而是被站在大门口的人影给吓着的。

好奇心战胜了一切！小女孩忘了害怕，飞快的又爬到落地窗前，用力的把窗帘拨到一旁。为了看仔细，她把整张小脸贴上玻璃，尽管五官已经贴平了，她仍是一心一意约看着外面，整颗心都被外面的人填满，而忘了她最害怕的闪电和打雷了。

有个大哥哥站在门口淋雨耶！

但是，他为什么不撑伞呢？他是大哥和小哥的同学吗？妈咪说今天寒流来袭很冷的，他不冷吗？她的脑海中浮出了一连串的问号。

小女孩依旧好奇的望着门口的人，直到雨声渐大。小女孩不再多想，赶快爬起来到衣柜里拿了件她的小毯子，急得来不及脱她的小睡袍，就赶忙穿上她的小小雨鞋开门要下楼了。

床上的小女孩终于被她的开门声吵醒了，她坐起来揉揉惺松的睡眼，好奇的看着她姊姊的全副武装。

“莲，这么晚了，你要出去玩吗？”眨着灵巧的双眼，她的好奇心被姊姊的装扮全给勾了起来。不过，她本来就是个好动的小孩，什么事对她来说都是新鲜好玩、极富挑战性的。

“外面有人在淋雨，我拿毯子给他。”倚在门边的小女孩皱着同样漂亮的眉眼，轻轻柔柔的对床上的妹妹说道。

“好啊！我也去。”床上的小女孩一听，高兴的就要下床。

“我一下子就回来了，你不要跟来。”她拿出做姊姊的威严，可惜好象没用，床上的小女孩依然兴致勃勃的下床，找她的雨鞋和雨衣穿上。

她早就知道她是个跟屁虫！

那个叫莲的小女孩无奈的看了妹妹一眼，就先两脚一阶辛苦的下楼了。好不容易走到那看起来高得吓人的木门边，她顺手拿起一把对她而言显然过重的大黑伞，另一手则吃力的拉开厚重的木门，殊不知自己已经触动了家里的红外线装置，仍困难又一心一意的想走向铁门。

颠簸了好几次，她终于走到铁门了，可是这铁门比木门高哪！而且由机关设定的，小女孩为难又不愿放弃的试着打开，试了好几次以后她终于放弃。

从头到尾不发一言站在门外观看这一切的男孩，冷漠的脸上居然跳过一丝不可能出现的温柔。

她仰起美丽的小脸，对着表情木然的男孩露出带着歉意的微笑，柔柔的童音有着很多很多的歉意。

“对不起，门锁太高了，我没办法打开。”她内疚的解释着，就把毯子从铁门中硬塞出去，“大哥哥，今天很冷哦！你把毯子披上就不会冷了。”此时雷电交加，一阵倾盆大雨袭来，击得人招架不住。

小女孩害怕得苍白着小脸，发抖的紧紧抓着毛毯，却仍固执的看着眼前默不吭声的男孩，老实的对他说：“大哥哥，你把毯子拿去好不好？我的手好酸！”男孩终于伸手接过那早已湿透的毯子，小女孩高兴的绽出可爱的笑脸，又赶紧手忙脚乱的收起大黑伞递了出去，“大哥哥，雨伞也给你，老天爷今天太生气了，所以倒很多水。”她自省的咕脓着，“一定是我和荷太皮了惹他生气，所以他才会一次倒那么多水。”小女孩似乎没发现自己脸上和衣服全淋湿了，只是专心的忏悔着。

“你全身都淋湿了，快撑着伞。”男孩把伞推了回去，面无表情的说着，但是莲好像看到他眼睛里的微笑了。

“可是……”小女孩还要继续解释，就被屋里乒乒乓乓跑出来的一大堆人声给打断范楚天听到小女儿无畏的站在铁门里，和陌生人交谈，她那小小的身子早就湿透了，却仍坚持的拿着雨伞要给那浑身冰冷的男孩，他的女儿很勇敢哦！

越接近门外的人，他就越觉得他长得好象一个人，也越能感觉到他的孤傲。这男孩的冷并不是被天气所影响，而是他内心的冰冷影响到外在。

范楚天抱起湿答答的女儿，不舍的把她埋进自己的睡袍内，亲昵的拨开小女孩覆在前额的湿发，宠爱的拧着她的小鼻子，怜爱的低语：“莲娃，你全身湿得像落水狗啰！”“什么是落水狗啊？”小女孩瞪大了漂亮的眼睛，好奇的问着父亲，嘴唇都冷得发紫了。

“落水狗就跟你现在一样，像只掉到水里的小狗狗。”苏情不高兴的抱着另一个已经被裹得厚厚的小女孩，和大儿子、小儿子从屋里跟了出来。

范修尧拿厚毛毯围住妹妹，好笑的点点她小巧的鼻子，“是啊！你就像是落水的狗狗。”小女孩不高兴的瞪着大哥，“我才不是小狗狗，那位大哥哥才像哩！”顺着她比的方向，大伙全都转移了注意力，开始打量起外面的陌生人。

这孩子顶多和修尧、修伦一样大，范楚天把铁门打开，和怀里的女儿一样好奇的打量他，“你要找人吗？孩子。”他示意小儿子把男孩纳入他的伞下。

男孩桀惊不驯的脸，没有被范楚天魁梧的体型，及另外两位年龄和他相当的男孩凌人的气势吓着，他只是从口袋里拿出一封有点湿的信递给他，“你是范楚天吧！”范楚天惊讶的把女儿转给大儿子，伸手接过信，“你是……”男孩早就知道他是范楚天，老爸拜把的兄弟，虽然他有点惊讶范楚天给他的感觉，并不似老爸所说的人，因为据他所知，范楚天当年在黑道可是响叮当的铁汉，直到遇到现在的老婆--他扫一眼站在范楚天身旁优雅、美丽的苏倩--她影响了范楚天，从刚刚他和小女儿亲爱的模样，陆武知道范楚天自从脱离黑道后，已经把整个生活重心摆在这个家庭里了。

“我是陆武，陆刚的儿子。”男孩依旧冷冷的看着周遭。

“陆刚的儿子！”范楚天惊喜的看着他，这孩子确实有陆刚当年的架式，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呢！

“你爸爸呢？”范楚天急切的问着。

“死了。”男孩平淡的说着，仿佛那不关他的事。

范修伦对他的口气起了反感，觉得他好象很冷血。

察觉到儿子不悦的气息，苏倩示意他稍安勿躁。

陆刚死了！范楚天不动声色的忍着哀伤，他早该知道了。

苏倩当然认识陆刚，也知道他和楚天情如兄弟，眼前这性格的小兄弟是很像当年的陆刚，但是自从楚天离开“云天盟”后，就没再见过陆刚，他好象从世界的一角消失了一样。

楚天曾想尽各种办法找他，甚至透过“云天盟”集结全省黑道的庞大力量寻找，亦无所获。

这几年来楚天的建筑事业越做越大，可是他心中念念不忘的仍是他的兄弟陆刚，她知道这辈子如果没让楚天找到他，他一定会抱憾终身的。

苏倩再看一眼陆刚的儿子，幸好皇天不负苦心人，总算……“楚天，进去屋里再说，外面很冷的。”她善解人意的拉着老公催促着，夫妻间的恩爱全落入陆武的眼中，为何他从未有过这种温暖的感觉？他苦涩的羡慕着。

范楚天若有所思，经过老婆的提醒，才猛然想到他的小丫头和陆武这小子浑身全湿了。

他伸手揽着陆武往里而走，再细细的端详着陆武。

陆刚老弟，我会帮你好好照顾你儿子的，“大哥哥要住在我们家吗？”躺在妈妈怀里的小女孩终于忍不住出声了。

陆武经过她身边时惊讶的看看她，再瞥了瞥那被包裹得只剩一双大眼睛望着他的小女孩，她们长得简直一模一样。

范修尧好笑的肴着他，这小子总算有点比较人味的表情了。“她俩是双胞胎。”他低头哄着怀里的小家伙，“莲娃，这个大哥哥是你发现的，你先自我介绍。”小女孩眼里闪着明显的笑意，“嗨！我叫范舒莲，是姊姊，她是……”她指着另外的小女孩。

妹妹不甘示弱，赶紧出声，“我叫范舒荷，是大家的妹妹哦！”小家伙多此一学的介绍着。

除了陆武外，大伙都因她们的自我介绍而哈哈大笑，他们爽朗的笑声多少温暖了陆武寒冷的心。

进了屋内，陆武被米黄色系温暖的气氛震撼了。他环视着挑高六尺的大厅，再看到到处可见的绿意，不仅使整个房子鲜活了起来，更使人心旷神怡。除了室内盆栽造景外，在挑高的楼板处更有些许藤蔓的铺陈，使绿色生命力蔓延到心中，光是客厅就可以容纳至少三十人，这个家布置得相当的巧妙、温馨，而且人性化。

原来家就是这种感觉吗？陆武怔怔的发着呆。

范舒莲已经换了一套衣服出来了，红红的脸蛋布满了兴奋，“大哥哥，那间就是我和荷的房间。”她指着面对客厅的二楼。

跟在后面的妹妹也附和的直点头，“对啊！你要不要去参观？”两张神似的小脸期待的肴着他。

陆式不知道怎么拒绝她们的好意，只好冷着一张脸站在原地。

范楚天和太太、两个儿子从书房里走出来，看到他的为难，赶紧一手抱着一个小女孩，“你们两个小家伙明天还要上课呢！让妈咪带你们去睡觉。”苏倩接过小女孩，一手拉着一个就往上走。

范舒莲和范舒荷不情愿的被拉着走。范舒运回过头关心的问着：“大哥哥要住这里吗？”范楚天朗女儿笑笑，肯定的说道：“会！从今以后大哥哥就要住在咱们家了。”陆武听到范楚天的话后，不赞成的蹙紧浓密的眉毛。

范修伦眼里的敌意，已经被那封信和老爸的伤痛给化解了。他把手上的衣服递给陆武，陆武并不领情，他只是把信送到而已，已经没有他的事了。

“陆式，等一下。”范楚天喊着转身要离开的男孩。

“还有什么事？信我已经送到了。”陆武侧身冷淡的说道。

范楚天皱着眉头肴他，这孩子到底被陆刚所提到的严格训练折磨得有多彻底啊！为什为在他眼里肴不到一丝一毫的哀痛，难道他痛恨自己的父亲吗？哎！陆刚，你这是何苦呢？“你爸爸死了，你要去哪里？”范楚天关心的询问。

陆武竟然露出个冷笑，“天地之大，总有我容身之处吧！不劳费心了。”范修伦生气了，“喂！我老爸是关心你，你不要不识好歹。”范修尧比较沉得住气，他拉拉小自己两岁的弟弟，“修伦，闭嘴！”范楚天欣赏的肴了大儿子一眼，这小子果然有大将之风。

“修伦，听大哥的话。”他凌厉的扫了小儿子一眼，这孩子太容易动怒了。

范修伦在大哥和老爸的阻止下，乖乖闭上嘴巴，但双眼仍然很不高兴的盯着陆武。

“你爸的遗言要你就待在我们家。”范楚天据实的说着。他看到陆武要反驳的样子，心里掠过一丝笑意，这小子不喜欢仰人鼻息的过生活，好！不愧是陆刚的儿子。“不信的话，你可以问这两个小子。”范修尧和善的点头表示赞同，就连看他不顺眼的范修伦也心不甘、情不愿的点头。

“不用！我已经这么大了，可以养活自己。”陆武一口回绝。以前老爸在，他说的话像军令一般，现在老爸已经去世了，他可以不用受制于任何人了。

“楚天，我们可以请陆武当咱们家女儿们的保镖啊！陆刚信上不是提到陆武从三岁开始学武，功夫想必了得，台湾的治安越来越差，如果有他保护着这两个娃儿，我们就不用担心她们被绑架了，你说这主意怎样？”苏倩刚才和两个好奇的丫头躲在楼上听他们的对话，发现这个傲小子不能用一般常理留住，眼看老公计穷了，于是心生一计，赶紧牵着两个睡不着的女儿下来，准备来个“动之以情”。

“大哥哥会武功啊！那他可不可以教我和莲？”范舒荷一张兴奋的小脸直视着妈咪。这小丫头最喜欢看功夫片了，小小年纪对各家的拳法可是倒背如流。

苏倩顺水推舟，“你去问他愿不愿意教你啊！”范楚天意会的轻点头。

陆武能冷峻的拒绝范家的男人，或是外面交锋的敌人，但就是无法拒绝这两个甜美的小女孩，他无助的看着两个小姓儿走到他跟前，渴求的望着他。

“大哥哥！你救我武功好不好？”范舒荷亮着调皮的眼睛看着他。

范舒莲则拿过小哥的衣服，伸手拿给陆武，她好象始终在为他送东西。“大哥哥，你的衣服湿了，快换起来，妈咪说穿湿衣服会感冒的！”她像是为了寻求保证似的回头看了看苏倩，苏倩露出赞赏的微笑，忙不送的点头。

虽然两个女孩脸孔一样，衣服一样，身高、体型一样，甚至连笑起来的小小脸蛋都一模一样，但是陆武能确定她就是在暴风两中发现他的那个小女孩，因为她的眼睛里总会闪着温柔，不像另一个看起来永远像个好奇宝宝。

犹豫的接过小女孩递来的衣服，他只是愣愣的看着。

范舒莲以为他不好意思在这里换，因为她和荷换衣服都要躲在房间或浴室里，于是她伸出温暖的小手，拉起他冰冷的大手往客房走。“大哥哥，你可以在里面换衣服，追间没人住，你放心，我会叫荷不要来偷看的。”她天真的保证着。

范楚天和两个儿子惊讶的看着陆武竟乖乖的跟着女儿走，苏倩拉住跟着走的范舒荷，抵着笑意看着这神奇的一幕。

这孩子和莲娃有缘，不然莲娃也不会在她最惧怕的天气里发现了他。

小女孩保证的话，勾起了陆武的笑意，他淡淡的扯高嘴角，看着小女孩关上门……临关上门，范舒莲像想到了什么，又匆忙的打开，探进可爱的小脸，理所当然的说，“大哥哥，你会留下来保护我和荷吧！”陆武被她恳求的模样给击倒了，他不忍拒绝的冷冷点头。

是的！他会留下来保护她，因为他欠她一份情。

小女孩露出个开心的表情，心满意足的关上门。

那年范舒莲、范舒荷七岁，范修尧十七岁，范修伦、陆武十五岁……

第二章

木门被大力的推开，“碰！”的撞到墙上又弹了回去……一个长发披肩，如珍珠般玲珑剔透的女孩先跑到，开心的大呼大叫。而另外一个气质柔雅，艳丽如花，一双翦水眸子总似含情的短发女孩眼见大势已去，干脆用走的，慢慢踱进来。

范舒荷喘吁吁的把背包往沙发一丢，就往厨房找吃的去了，再出来时范舒莲已经在帮王嫂摆碗筷了。

在帮大伙盛饭的苏倩好笑的瞪着小女儿，“荷娃，你今年就大学毕业了，能不能拜托你有点女孩的样子？”范舒荷一面吃木瓜，一面抗议的拨开瀑布般的长发。“老妈，你也知道我要大学毕业了，能不能拜托你就不要再叫我荷娃了！这‘娃’字有多难听你知道吗？”她闲散的走到老位子坐定后，继续嘟囔，“你和老爸、大哥、小哥，甚至王嫂、张伯伯和其它人，老是娃啊娃的叫，好象我和莲是坐在推车里的婴儿，永远长不大哩！要知道，我们可是有投票权，也可以公证结婚了。”“我附议！”正忙着摆碗筷的范舒莲听到妹妹的抱怨，马上举手。

“谁在抗议啊！”范楚天带着两个儿子从书房里出来，听到女儿的抗议忙出声。每个人脸上都有不同程度的笑意，而范修伦笑得最不懂得掩饰，一张阔嘴张得老大。

“小哥，你又要闹场了哦！”范舒荷懒懒的白了他一眼，“你再闹，等下我就把人家托我拿的情书给烧了。”她状似漫不经心的要胁着。

范修伦一听赶紧闭嘴，别看这荷娃一副甜美、柔顺的样子，她可是说到做到。

“嘿嘿，怕了吧？罗蜜欧二号！”范舒荷干笑着，大叫自己为他和大哥取的绰号。她老奸巨猾的模样和范修伦唯唯诺诺的样子，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好了，吃饭了。不过，小哥，你为了情书真是可以把命去了。”范舒莲也好笑的坐在范舒荷的旁边。

“不只是我，我们家罗蜜欧一号还不是一样。”范修伦把这个难堪丢给了坐在旁边稳如泰山的范修尧。

范楚天倒是很想知道大儿子的反应，“修尧，要是你呢？你会接受荷娃的威胁吗？”范修尧笑笑的夹菜，“要烧任她去烧啰！大丈夫何患没女人追？”“好！还是大哥有气魄。”范舒荷轻轻的拍一下桌子，“不过，那是因为你太多女人追了，所以根本不屑我们学校那些嫩草，不像某人……”范修伦当然知道某人指的是谁，他开玩笑的瞪着对面的范舒荷，“荷娃，不要话里藏刀哦！”“我说过了，不要再叫我和莲什么娃啊娃的，难听死了。”范舒荷饿得直扒饭，饥饿到这种程度，想要怒目相对实在太困难了。

范修尧好笑的撞撞旁边的人，“修伦，不要理她，这丫头一个月总会来这么几次，我记得有句电影对白是这么说的：“经常性的就没有副作用”，还满有道理的。”范修尧的聒又惹得在座的人哈哈大笑，连范舒荷自己都觉得好笑，真是满有道理“奇怪，武哥呢？”范舒莲张望着。

“好象是他的舞厅出了点事情，所以他过去看看了。”苏倩记得他好象是接到舞厅来的电话才出去的。

“舞厅的问题那么多，常有人打架闹事，真不懂武哥为何不把它关了算了，还一直开分店。”范舒荷问出她老早就想问的问题。

“小孩子不懂就不要插嘴。”范楚天不悦的看了女儿一眼。

“可是……”范舒荷不服气的想回嘴，却被范舒莲给阻止了。

“荷，武哥有自己的想法，你不觉得他虽然和我们住了十几年，可是仍不能自在的融入我们家的生活，他应该有自己的生活空间了。”“你呀！明明和莲娃才差三十秒，可是看事情就没她来得透彻，该惭愧了。”范修伦数落的说着。

“好嘛！算我说错话了，可以吗？”范舒荷自艾自怜，“谁教我是咱们家最小的，注定要受大伙欺凌。”“你武哥都三十一岁了，行事自然有他的分寸，你也不用替他太担心了。”苏倩揉揉小女儿粉嫩的脸，慈爱的说着。

“没有哇！只是今年大专杯的武术比赛又要开始了，我和莲都分别报名了合气道、柔道比赛，今年是我们比赛的最后一年，我们一定要保持连续四年夺冠的纪录，所以要叫武哥赶紧密集训练啦！”“是这样吗？”苏倩看了大女儿一眼。

“荷说的是真的，今年我和荷交换，我参加柔道，荷参加合气道。”范舒莲补充说“我们家的女孩真可怕，难怪到现在都没人要。”范修伦对着范修尧恐怖的作哆唆“是吗？”两个女孩异口同声的瞪着小哥。范舒荷尤其忿忿不平，“那我们收到的情书怎会比你这个大情圣多呢？”“那铁定是给莲娃的。”范修伦说得很笃定。“你看看莲娃多有女人咪，你呢！像个野丫头似的，干嘛留长发？我看你干脆和莲交换发型好了。不过，你换了发型可能就没莲这么妩媚动人了。”范舒莲听得抿着嘴笑。小哥最喜欢卯上荷了，明明知道荷的容貌和她一样，他仍然有事没事拿这个话题出来闹一闹。

“你……”拉着一绺乌亮的秀发，范舒荷当真看了又看。她就不懂了，姊妹俩明明一模一样，怎么莲就是比她多了这一味？“好啦！修伦，你让一下妹妹会怎样？都三十好几了，还老爱和她斗。”苏倩不高兴的念着。

“对嘛！你和武哥同年，怎么人家就比你成熟、稳重呢！”范舒荷以眼还眼。

“你……妈！你自己看，这种丫头怎么疼得下心？”范修伦转头朝母亲诉苦。

苏倩实在拿这两个孩子没辙，她丢了个眼坤给对面的老公。

“好了，好了，孩子们，你们可不可以让你们亲爱的老爸好好的吃一顿饭？”范楚天终于出声了。

“是呀！我也觉得好久没安静的吃上一顿了。”范修尧赞同老爸的话，笑着扒饭。对这种稀松平常的吵嘴，他已经练就视若无睹的好功夫了。

“大哥，你如果不要常常约会，就可以常回来和我们安静的吃饭了。”范舒莲含着笑意糗他。

她已经将近一个月没和大哥一同吃过饭了，就连二哥也半个多月没有回家吃过晚餐。这两个超级罗蜜欧可真忙！

“我也想啊！可是人多的人情压力了。”范修尧露出他颠倒众女的笑，淡淡且无奈的耸肩。

真是没办法，谁教他们家的男人个个又帅又有女孩子缘？“你就不能收收心，考虑一下我们两老的需要吗？”苏倩经女儿这一提，才越想越气。

这两个儿子像在比花心似的，一个比一个自命风流。

“你们有什么需要？该有的都有了。”范修尧好笑的看着他妈妈，明知故问，“你这呆小子，难道不明白我们缺一个孙子吗？”范楚天佩服儿子的装

疯贾傻。

“叫修伦加油呀！”范修尧丢出烫手山芋，“你们慢吃，我吃饱先上楼休息了。”范修伦看着聪明的大哥，他可真懂得溜。“别看我，我一向很遵守中国的伦常，我和大哥呢！兄友弟恭，所以大哥没结婚前，我是不会冒犯他先结婚的。”他振振有词的为自己解释。

范舒莲、范舒荷全好笑的低着头。伦常？什么屁话！根本是自己不想结婚。

苏倩实在会被这两个油腔滑调的小子给气死。看样子，地想做奶奶有得等了。

“老板，那群混混闹场，直要带云妮小姐出场。”舞厅的领班小陈如释重负的看着陆武，却不敢领教他全身所散发的肃杀之气。

陆武可能是他所见过唯一能用眼神杀人的人了。他只消淡淡的看你一眼，包准你魂飞魄散。那浓密的眉毛，深不可测中带着寒气的眼睛，宽阔的嘴唇，再配上阳刚的脸型，挺拔的身材，简直可说是男人中的男人。最特别的是他始终留着平头，给人一种黑道杀手的感觉，这就是他优势的地方，因为他的气势就已经先吓得敌人腿软了。

据小陈所知，向陆武投怀送抱的女人不在少数，光是他自己开的三家舞厅里，就有不下三十个小姐向他示过爱，连大牌如云妮都曾表示过爱意，但从未看他动心过，陆武始终冷冷淡淡的和她们保持距离。

这个神秘难懂的人，到底谁能夺走他冷硬的心？“在哪里？”陆武表情如一，冷冷的问道。

“金厅！”领班带他走进是非地。

有将近六个不成气候的心混混，正搂着陪酒的小姐又叫又吼的。

“喝！快给大爷喝下。”其中一人拿着酒瓶，便往一个小姐的嘴里灌。

“不要太过分了！”六个陪酒小姐中最美艳、性感的一位气愤的拨开酒瓶，扶起那个被灌得泪汪汪，显然还涉世未深的小女孩，把她推出去，“小萍，你先出去，这里由我来应付。”“大哥！云妮小姐说话了。”旁边的小鬼叫着，对原先灌酒的男人起哄。

那个“大哥”忡手就要抓过云妮，却被她拿起酒瓶相向的气势给吓了一跳。

陆武隔着窗户，虽不能听见他们的对话，不过从云妮的动作就可以猜到八、九分。他站在原地看着，领班不明白的跟着他站着。

“大哥，云妮小姐看不起你哦！”这些个小混混反正不闹事就不爽，怂恿着那位带头的人砸场。

“云妮！你就是不给我面子是吧？”那位大哥被小弟的嘘声给吹得脸红脖子粗，已经恼羞成怒了。

云妮把酒瓶用力往桌角敲破，代表她的回答。

陆武看这情形，知道该进去了。

“你这个贱女人！”那位大哥拔出刀子就要往云妮捅去，却被及时赶到的陆武俐落的夺下刀子，不屑的插在桌上，轻松的用一只手反折他的手臂。

“滚！从今以后不要再来，否则到时不要怪我心狠手辣。”陆武冷漠的说完，用力的将他端向门口。而那些小喽啰只会起闹，当真遇到像陆武这种刚硬的男人，倒是连大气也不敢吭一声。

“你……报上你的名讳。”手差点被折断的大哥，拉不下面子的装模作样。

“滚！你不配知道我的名字。”陆武大吼一声，那班家伙果然屁滚尿流、连爬带跑的夺门而出。

“云妮姊，你不要紧吧！”小萍哭哭啼啼的跑近救命恩人云妮身旁。云妮根本不在意这些不入流的家伙，她在意的是眼前的陆武。

陆武连看都懒得再看，就转身走了出去。云妮安慰的拍了小萍一下，赶紧追上陆“武……老板。”其妮原本想叫他武哥的，但是一想到上次叫他的后果，就不敢再轻易尝试了。

陆武不管她，继续走他的。

云妮追得好辛苦，因为陆武的步伐又大又急，似乎毫不留恋，她干脆用跑的挡在他面前，“谢……谢你刚才的帮忙。”陆武依旧冷漠的看着她，“这店是我的，你要是没事就赶快工作。”说完，他就绕过她走出大门，留下云妮失魂落魄的愣在原地。

他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吗？还是根本就是冷血动物？她已经爱了他好久了，难道他一点都不知道！

云妮悲哀的笑着……

“坐好！坐好！现在要发礼物了。”范舒荷把大哥、小哥都集合在客厅，妈咪太无聊了，所以也跟着大家凑热闹。可是，她见大哥、小哥被她拉得很不甘心、情不愿的端坐在客厅里，也不高兴了。“大哥、小哥，不准你们皱着眉头。”“这可稀奇了，咱们家最小的竟然敢说不准耶！”范修伦永远是最先发难的人，“大哥，荷娃好象越来越不尊敬我们了。”“哼！要不是你们常不在家，我也不用这么做了。”范舒荷轻哼。

范修尧也皱紧眉头看着她，这丫头的确越来越放肆，怕是大家把她宠上天了。顺着视线看着大妹，她为何总是比荷娃多了丝柔媚？她平常也会和大伙打屁啊！但是大家就是舍不得责备她。

范舒莲赶紧声援妹妹，“大哥、小哥，这本来是不关我和荷的事哦！所以你们还是不要说话比较好一点。”“对！”范舒荷弹了下手指，响亮的弹声惹得苏倩冒火连连。

“荷娃！你能不能有……”苏倩不厌其烦。

“……点女孩的样子。”范舒荷无可奈何的接着，“妈，不要每天重复这句话嘛！”“老叫妈不要念你，你就不能收敛点。”范修尧又爱又怜的瞪着那鬼灵精的丫头。

这时外面车道传来一阵车声……哈！武哥回来了，救兵到了！

范舒荷冲向门口边喊着：“武哥回来了！”“这次又让她逃过了。”范修伦恨恨的说道。

陆武任由范舒荷拉着，莫名其妙的看着客厅里的人。

“武哥，他们欺负我，你是我和莲的保镖，所以你要帮我。”范舒荷忿忿的指着范修尧和范修伦。

范氏的“云天集团”是以买卖土地发迹的。当年范楚天自黑道脱离后，转而做土地买卖，不知道是他的运气好还是怎么的，他就是刚好买了当时已规画为商业区的一大片土地，而自从台湾的股市狂飙，带动房价跟着飙涨，范楚天就开始为“云天建筑”打下了名号，在他的带领下，“云天集团”不仅席卷了北、中、南的建筑业，就连营造、仲介也被他纳入营运项目。现在“云天集团”不仅以建筑享誉全球，更在其子范修尧、范修伦这两个金头脑

的商业奇才带动下，跨足买卖业、制造业，开始了全方位的经营理念。直至现在，范家的财富据估计已在台湾排名一、二。

钱一多，别人就容易眼红，黑、白两通都曾找碴过，奈何范家有“云天盟”撑腰，谅谁也不敢在这个全台第一大帮上动刀，所以范家的势力也就日渐可观，现在与黑、白两道的关系相当好。然而不怕一万只怕万一，谁也不敢保证哪天不会有人真发了狠，拿刀架着范家人，所以防患于未然实在必要，也难怪当年苏倩硬要他保护两个小女儿，并教她们功夫，生长在范氏这种豪门，实在有请保镖的必要。

当年要不是苏倩作了这个提议，他绝不可能留在范家十几年了才离开。

陆武做了范舒莲和范舒荷十几年的保镖，直到一年前他搬离范家为止。因为范楚天已经遵照他爸爸陆刚的遗嘱，在他三十岁生日当天把一千万元给他，他并不知道自己的老爸放这么多钱在他这边，也拒绝相信，但范楚天把当年替老爸保管时所签的字据拿给他看，他才不得不收下。

他会搬离范家，一来是觉得和他们家的温馨气氛一直格格不入，再则是因为他需要有个自己的生活空间。寄人篱下的感觉并不好受，虽然范家人对他犹如亲人，但是他仍无法这么轻易的打入他们的圈子。

也就是因为范家人对他太好，范楚天不仅让他和修尧、修伦一起受教育，更帮助他开店，所以他才会每天回到范家吃晚餐，因为他觉得这是他欠范家的。

范修伦一把拉过陆武，坐在范舒莲的身边，“人家已经不做保镖很久了，况且你这么强悍，不需要阿武来保护了。”“一日为保镖，终生为保镖，你听过没！武哥永远是我和莲心中环英勇、帅气的保镖，对不对，武哥！”范舒荷跑到陆武前面，忍不住伸出手摸着他的平头。她小时候最喜欢摸武哥的头，因为刺刺的，好好玩。

“荷！”范舒莲出声警告，“不要闹武哥了，该拿的快拿出来，等会儿好叫武哥教我们武术。”“对哦！”范舒荷赶紧跑上楼，抱了一大叠的信下来。她拿了最厚的一叠给范修尧，“这是大哥的。”再把比较薄的一叠用力塞给范修伦，“这是你的，下次再叫我当信差，就计件收费。”范修伦转变得真快，马上搂过小妹亲了又亲，“谢谢啦！下次生日，我再送贵重一点的礼物补回来就是了。”范舒荷好笑的盯着他小哥，“我还觉得奇怪哩！人家大哥还有去我们学校演讲，所以他的仰慕者一大堆。你呢，从不曾见你来过学校，怎么也会有人爱慕？”“他杂志封面上得多啊！”范舒莲冷不防的接了句话，让大家开怀不已。言下之意就是--他的绯闻太多了！

范修伦一听马上垮下俊脸，“完了，连莲娃都这么说了。”“好了，最后这一叠就是莲的。”范舒荷还特地抽出其中一封。

很别致的信封，可以有出是人工做的，因为太特别了！上面用粉红色的玫瑰花瓣很细心的贴出偌大的“范舒莲”三个大字。

“莲，这个齐柏韦真是人痴情了，竟然让我替他送了三年多的信。”范舒荷实在太佩服他们企管系的才子了。他人缘好、家世好、品性好，这种男人实在不必一直屈就于莲，尤其是莲根本不曾看过他的信，搞不好她连他是谁都不晓得。

“齐柏韦？”范舒莲果然如她所想的，根本不知道齐柏韦是何方人氏。因为每次荷拿给她的信，她连看都没看，就原封不动的请王嫂退回了。

“莲，拜托你不看僧面也看佛面，人家三年多来几乎每个月三封信，你

竟然还问我他是谁！”范舒荷一翻白眼，她真是被莲打败了。

范舒莲美丽的脸上出现一丝愧疚。“不然你描述一下，我们外文系离你们那么远，我哪里会注意到？”“是吗！我看是你这个校花太多人追，分不清谁是谁了。”范舒荷根本忘了自己和她是双胞胎了。

“荷！你没忘记我们长得一模一样吧！”范舒莲没好气的按过那封别致的信，好奇的打量它。

陆武冷冷的肴着范舒莲的动作，盯着她即使皱眉头也令人迷醉的美丽侧面，不晓得自己的心情为什么突然变得很糟。

“对哦！说到这点我才想到。”她移到莲的面前，抵着桌面坐着。“莲！你的长发是在大二剪的，你一定不会相信，这世上竟然有人能在和我们相处了才五个月，就可以认出谁是谁了。”范舒荷这么一说，可引起大家的好奇了，连范舒莲也不可思议的望着她，因为这实在太困难了，有时候连家里的佣人都会叫错人，更何况不是每天在一起的人。

“这有什么了不起？阿武还不是一来就能分辨出你们谁是谁。”范修伦不觉得稀奇的翻看着情书。

“武哥不同，他以前几乎无时不刻跟在我们身边，当然能分得出来。”范舒荷不服气的反驳，她早把陆武当家人有待。

苏倩也好奇了，“难道就是齐家这小子？”“还是妈咪厉害！你不知道这齐柏韦有多厉害，竟然不会看错我和莲耶！”她兴奋的说道。

她和莲老是被同学错认，她都快要被烦死了。也就是因为齐柏韦还有这点可取，所以她才愿意帮他送了三年的信，要换作别人啊，她连瞄都懒得瞄一眼，更遑论送信！

“这么说，这个齐柏韦很喜欢咱们莲娃了。”范修尧沉思的说道。除了有心人，没人会有这么好的观察力。

“可惜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啊……”范舒荷瞄了又低头研究信封的莲一眼。“而且人家是齐氏纺织的小开呢！不仅斯文有礼，品性绝佳，功课好，最重要的一点是事情，这种男人已经快绝种了。”范舒荷说到专情，刻意扫了两位哥哥一眼。

范修伦接下她的战帖，“你这么喜欢他，怎么不干脆自己留着？”“可惜人家追的不是我，要是他追我，我……”范舒荷认真的思索起这个问题，她会接受他吗？好象也不会，因为齐柏韦不是她喜欢的类型，她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男人，不过肯定不是齐柏韦这种小生型。

“你……你怎么样？”范修伦取笑她。

“好嘛！我承认自己也不会接受他。”范舒荷摊摊手，坦白道。

“为什么？”苏倩好玩的问着小女儿，既然齐柏韦如她说的这么好，她为什么不会心仪呢？“哎呀！这还用问吗？当然是他不对我的眼，我们不来电啊！”范舒荷移坐到范舒莲的旁边，叠起修长的腿，莫名的看着苏倩。

“这不就结了，我之所以不收信，也是这个原因。”范舒莲把信原封不动拿给范舒荷，“你帮我把信退给他，请他不要再浪费时间了。”“他不会这么容易死心的。”无可奈何的接回信，范舒荷直盯着信封上的字看。

“莲娃，你为什么不给他一次机会？”范修尧说话了。

“对啊！你现在又没男友，为什么不和他相处看看？”范修伦直点头。

齐家的人品性都不错，做生意也很诚信，如果依荷这么说的话，这个齐家小子倒不失为一个人才。

苏倩细心的看着女儿的反应，她脸上始终带着微笑，这表示大家的话她仅是作参考，心中其实早有定论。她不会要求女儿，也不想勉强她，因为她知道这种事是勉强不来的。

如果莲不喜欢，纵使对方家世再好、人品再好也是枉然。况且她现在还年轻，还有好多的事等待她去追寻，一切都不急的。

“不然，你告诉他，我心中已经有人了。”范舒莲轻柔的话气中透露着无比的坚“直的？”范舒荷眼睛睁得好大。

大家的表情全是惊讶，就连一向冷漠的陆武也轻轻的扯了下脸。

“你猜！”范舒莲面对她，徐缓的展开笑容，眼神深不可测。

第三章

范舒莲专心的练着柔道，汗湿的脸蛋依然美得惊人，空荡荡的道馆就剩几位参加比赛的女同学了，大家为了即将到来的日子而奋力的练习着。

“大家辛苦了，先休息一下。”教练带着一些慰劳品来到，原本专心的女孩们全都高兴的围住教练，翻着他带来的食物。女孩们拿到自己的食物席地而坐，开始吱吱喳喳的聊着天。

“舒莲，今天怎么没看到舒荷来练习呢？”范舒莲的同班同学兼死党小叶好奇的问。因为范舒莲和范舒荷这对公认的校花，向来是孟不离焦、焦不离孟的。

“今天公司里有点事，她先过去帮忙了。”范舒莲拿着运动饮料喝着。

“她不用比赛了吗？”小叶不明白她为何还有时间去公司帮忙，因为比赛的日子就快到了。“不过她的实力坚强，而且你家的老大、老二和保镖个个身怀绝技，她不用担心没人教。”范舒莲好笑的搭着好友的肩，“瞧你把我家装得像武林世家。”“本来就是嘛！你不知道大一那年，你得到大专杯合气道冠军，舒荷得到柔道冠军，这件消息有多震撼人心。不只因为你们是‘云天集团’首脑的宝贝千金，也因为你们傲视群芳的外表下有颗温柔、和善的心。人家都说美丽的女人只空有外表，没有头脑，谁知道你们不仅美丽、有内容，更有出人意料的运动细胞和脑子，你不知道这实在大大打击了本校女生的自信心，好的都被你们占光了，我们还有什么看头？难怪全校的男生对你们如痴如狂。”小叶嘟着嘴不甘心的抱怨。

“你也不错啊！”范舒莲替好友打气。

“就没你好。”小叶叹气的说道，“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同样是练武术的人，你就是比别人来得优雅，连舒荷也多少带点野气，可是你就不会，真的好奇怪。”范舒莲眉开眼笑的耸耸肩，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何会给别人这种感觉。

“你不要再笑了，你不知道你的笑容有多容易吸引人，不要说男生，就连我这个女生都快被你迷上了。”小叶哀声叹气，“难怪那个企管系的才子会对你穷追不舍。”练习的时间又到了，范舒莲轻笑的拉起挤羡慕不已的好友，“我才不知道你哪来那么多的不知道呢！”小叶头晕眼花的听不懂她的话，只有任由她拉着走了……

校园里好静……十点多了，范舒莲拉紧外套，虽然已经三月了，但天气还是冷飕飕的。

“舒莲，你家司机会来载你吗？”小叶随着她漫步着。

“不会。”范舒莲的声音在这万籁俱寂的夜里，显得格外轻柔、舒服。

“等一下搭我的便车。”小叶伸手作骑车状，表示她是机车族。

“好啊！”范舒莲愉快的答应，“顺路吗？”“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顺路的，说不定我运气好，还可以碰到你家那两个大帅哥。”小叶心仪范氏兄弟已经好久了。

“这你可能要失望了，因为大哥、二哥最近陪老爸出国视察业务了，要到下星期才回来。”范舒莲打趣的望着她，“这样你还顺路吗？”“顺路！我又不是那种重色轻友的小人。”小叶义气的说道。

“是吗？”范舒莲怀疑的说道。

“舒莲！”小叶抡起拳头就要朝她打去，范舒莲躲避的跑着让她追，两个女孩越闹越快活，笑声也越来越大。

齐柏韦已经站在门口等了将近六小时，当他看到范舒莲绽着灿烂笑容朝他跑来时，他整个人都愣住了。

范舒莲不知道她的笑靥迷住了大门口的人，也不知道他就是痴情的齐柏韦，但是小叶知道，她停下脚步看着他。

看到小叶突然停下来，范舒莲也好奇的看着门口清秀的男生，“小叶，他是你男朋友吗？”这个感觉惊钝的大美女！小叶没好气的对着好友说道：“人家等的是你！”“我？”范舒莲的确讶异了，现在已经十点多了，那他……“对！他就是那个痴情的齐柏韦。”小叶也佩服的看着手表，“他真是痴心得不可思议耶！”范舒莲真的有点感动了，可是这构不成爱情的因素，她必须好好和他谈谈。

“小叶，你先回去。”范舒莲拍下下好友，“不要胡思乱想。”小叶了解的看着她美丽坚决的脸庞，“你哦！真是冷血。”“这种事拖不得。”范舒莲只是淡淡的说道。

“好吧！那我先走了。”小叶同情的看了齐柏韦一眼后，就骑车离开了。

陆武远远的看着范舒莲站在那个男孩子的前面，大方的伸出手，那个男孩好象受宠若惊的直看着她。他是谁？“你好，我是范舒莲，你在等我吗？”范舒莲轻轻的他迟疑且汗冒得厉害的手握了一下，就收回了手，淡淡的说着。

“是的……我是齐柏韦。”男孩紧张得直冒汗，他从没这么近看过她，近看她更令人着迷。当她扬着浓密的睫毛，用醉人的星眸看着他时，他就心慌意乱得不知如何是好。

“我知道，也知道你为我费了不少心思，但是很抱歉，我已经有心仪的人。”范舒莲尽量委婉的说道。

“我知道，范舒荷已经告诉过我了，可是我不在乎。”男孩痴迷的看着她。

他实在不愿相信她已经有心上人了。因为这几年，她一直是他的生活重心，对她的一举一动也都了如指掌，他从没看过她和哪个男孩走得比较近，所以他不相信她的话。

“但是我在乎！因为你这样已经干扰到我了。”范舒莲实在不愿意这样对他，可是如果不这样，他恐怕很难死心。

“范舒莲，你为什么不给我一次机会看看？”齐柏韦简直要恳求了，他愿意为她做任何事，只要她给自己一次机会。

“我不能，因为我已经把这个机会给了别人。”范舒莲冷淡的说着。

“我不信！”男孩激动的抓着她。

陆武看那个男孩激动的抓着他的肩膀，他防备的从车里走了出来，走到范舒莲的视线内站定。

范舒莲看到陆武了，她面部的表情全转柔了，轻轻的摔开齐柏韦的手，愉快地走到陆武的身边勾着他手臂，幸福洋溢的说道：“他就是我刚说的那个人。”齐柏韦看见她勾着的男人，只是随便穿了件黑衬衫和雪白的牛仔裤，就已经把他刚硬、冷漠的个性清晰的勾勒出来。这个冷得像要冻死人的男人，就是她的心上人？范舒莲也看到他的怀疑了，她扬起眉毛，“你怀疑吗？”

“我……”齐柏韦不得不承认自己是比他逊色多了，他必须死心了。

再定、仔细的看了范舒莲一眼，他终于转身离开，结束了这一千多个日子的爱恋。齐柏韦控制着欲泛滥的眼泪，跑向他的车子，匆忙又伤心的离开了他爱得痴狂的女孩。

范舒莲放下勾着陆武的手，愣愣的看着齐柏韦伤心的背影，她真的不愿意如此啊！“武哥，你会认为我残忍吗？”她的声音幽幽的飘着，双肩都垮了。

陆武看着她幽凄自责得让人疼惜的表情，真想狠狠的搂紧她、安慰她，但他的满腔热血只化成冷淡的一句，“不会。”够冷！范舒莲自怜的笑笑，这就是典型的陆武，对任何事都不会付出太多的关注、太多的感情。可是她偏偏爱他，爱这个冷血的男人，这个永远对她们彬彬有礼的保镖，他一定想不到，他喊了十几年的大小姐，已经爱了他十几年了。

不过，她不会让他知道的，除非她知道陆武对她也有情，不然她会默默的守着他，永远不会拿这件事去烦他。

“大哥，你先回去，我想一个人走走静一静。”侧过脸看着他冷刻的脸，范舒莲很想伸手抹去他的冷淡，可是怕会接受吗？她只是伸手挥了一下，就兀自走开了。

陆武怎么会放心？不要说她，就是平常的女孩只身走在这墨黑的夜里，都是件危险的事，更何况她那倾城的美丽。

范舒莲转身，对着紧跟在后面的陆武笑道：“武哥，我有一身好功夫，你还怕什么？你已不再是我和荷的保镖了，更何况你白天要打理自己的事业，有时还要帮我爸和哥哥们打理公司的事情，就不用再担心我和荷，我们六月就大学毕业了，会照顾自己的，你也该好好的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要知道你并不欠我们什么。”范舒莲一语道破他的心事，是责任驱使他每天回到范家的吧！她悲哀的想着。

陆武不愿听到范舒莲不需要他的事实，不管怎么说，他这辈子都会保护她们，这是他欠她的。

两人就这么坚持地对望着，谁也不肯让步。

最后，是陆武执着的表情让范舒莲没辙了。“好吧！既然你这么执着于你的责任，我也没话说，那么保镖先生，可以陪我到一个地方吗？”范舒莲坐进驾驶座，陆武也跟着坐进来，“哪里？”她俏皮的说：“等会儿你就知道了。”说完，她灵巧的开车上路。

一路上两人都沉默着，开了将近十分钟后，范舒莲把车停在路边，踏

出车子，停在一间雅致的砖造楼中楼前，四周围被藤蔓缠绕，开满了红色和黄色九重葛。这房子位在东区热闹的边缘，安静无声的伫立着，是一户约九十坪大的住家。

“武哥，你看这房子怎样？”范舒莲兴奋的等着他的回答。

“不错！”陆武不懂她的用意，左右看看，环境倒是满清幽的。

“这块地是老爸的，本来老爸要我和荷来视察，准备盖商业大楼的，可是我和荷一眼就爱上了它。”范舒莲指着那间充满绿意的老房子，“于是我们就向老爸要求，打算用它来开餐厅。”拿出钥匙，范舒莲带陆武进到房子里，打开电灯。这房子的隔间相当方正，而且结构很牢固。“这房子目前隔有六房三厅两卫，最近会有人来把它打掉，我和荷打算重新装潢和油漆，但是外面的那些绿色植物会保留着。”“范伯伯不是要你和二小姐去英国留学吗？”陆武不断的打量着里面，因为还没重新装潢，所以他实在看不出来有什么特别值得人喜欢的地方。

“这件事可以缓一缓，我和荷打算毕业后先历练一番再说。”范舒莲似乎真的很喜欢这间老房子。“等到六月份毕业后，杂事比较没那么多的时候，我再来好好打理这里。”她伸手拉住陆武，热切的望着他，“武哥，你已经开过店了，你可以提供你宝贵的经验给我和荷参考。”陆武不自在的躲避她美得逼人的脸孔。“我开的是舞厅，不适用。”“大同小异啦！”她也看出他的闪避了，便笑笑的放开他，故作东瞧西望以掩饰尴尬。

她多希望回到小孩时代，能够自由自在的搂着他。

陆武则若有所思的看着她的背影。

“莲！听说你把齐柏韦甩了。”范舒荷趴在床上，明知故问的看着在隔壁床打坐的姊姊。

范舒莲睁开眼睛，瞪着一脸无辜的荷，“少乱讲了。”“拜托，你不知道这件事已经成了我们企管系的热门话题了吗？”范舒荷正经八百的坐正，面对着话题中的女主角。

“随他们爱怎么说，反正不关我的事。”范舒莲闭上眼睛继续打坐。

范舒荷越问就越好奇，像莲这种超级美女，到底会喜欢什么样的人？

“莲啊，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男孩？”范舒莲放弃打坐了，只要有舒荷在，她就别想安静。

亏荷还是和她同房了二十几年的双胞胎妹妹，竟然连她喜欢谁都不知道。不过这也不能怪荷，因为荷一向粗心惯了，怎么会注意到她的心思变化呢？“你呢？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她反问舒荷。

“这……我……”范舒荷很想描绘出一个具体形象，可是真的很难。因为她到目前为止和莲一样，没有一个看得顺眼的男友。“要遇到才知道。”“所以啰！你不是白问了。”范舒莲好笑的看着她迷惘的表情。

“也对！”范舒荷就是这种个性，只要人家不想回答的问题，她就不会追根究底，“不然我们来讨论一下我们未来的事业--餐厅。”她哪来这么多事可以问啊！范舒莲失笑的盯着妹妹活泼亮丽的脸蛋，“荷，你不担心明天的比赛吗？”“不担心，反正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尽力而为。”范舒荷似乎真的不把它放在心豁达的舒荷，就是这样让人疼爱，她不喜欢和人争，心思像孩子般的单纯。

她比自己淡然多了。至少她会想要陆武的心……“莲，你听我说，我

们那间将要诞生的‘莲荷’餐厅，由我们自己来油漆和布置，你觉得怎么样？这样我们至少还有出点力。”范舒荷怕她不答应，正极力的游说着。

“好，当然好！荷小姐说的话，我怎敢不从？”她其实早就想和舒荷商量这件事了，没想到双胞胎就是双胞胎，想的事情竟都是一样的。

“好！那等我们把学业结束后，就可以动工了，哟呵！”她竟高兴得就在床上蹦蹦跳跳，不亦乐乎。

“荷！小费点，等一下被妈骂。”范舒莲笑骂她。

范舒荷我行我素，继续欢呼着，“反正老妈一天固定要念我四次，我早就习惯了。”苏倩果然气呼呼的朝丫头们的房间来了。她一打开房门，就看到荷娃在弹簧床上跳得正开心呢！

“荷娃。”苏倩站在她床前低声的喊着。范舒荷因为向着里面，所以没注意到有人进来了，倒是面对着门的莲笑得倒在床上。

狠狠的瞪了莲一眼后，她无可奈何的转身，面对她家的太上皇，“妈——”“你明天不是要比赛吗？干嘛在床上鬼叫鬼叫的！”苏倩端起了做妈妈的架子，不悦的看着假装忏悔，却又不时回头瞪莲娃的荷姓。

“太高兴了嘛！”她垂头丧气的样子实在不像平常活泼、伶牙俐尔的范舒荷。范舒莲越有越觉得好笑，连苏倩的脸上也感染了她的笑意。

“你稳拿冠军吗？这么高兴。”“不是为这个高兴啦！”范舒荷提到自己的事业，精神又来了。她眉飞色舞的拉着妈妈，“是为我和莲的‘莲荷’餐厅高兴啦！因为我们决定自己油漆和布置，期待着做一件属于自己的事业，是种很令人兴奋的感觉哪！”“自己油漆？你们可以吗？”苏倩担心地望着女儿们单薄的身子，倒忘了上楼来是要骂她的。

“安啦！我和莲又不是林黛玉型的女孩子，这点小事对我们而言太简单啦。”范舒荷拍着胸脯说大话。

“小事？九十几坪的房子哪！”苏倩戳着女儿的牛皮。

“必要时还有大哥、二哥可资运用，妈，你放心啦。”范舒莲也赞成荷的说词，只不过她没荷那么会说大话。

“好吧！既然咱家的女儿这么英勇，我也没话好说了。这事等毕了业再说。当初真不该替你们做说客，实在应该坚持让你们到英国留学才对。”苏倩有点后悔了。

范舒荷一听赶紧圈着她老妈，“别这么无情嘛！我们要是离开台湾，少说也要两、三载，你会想我们这对人见人爱的漂亮姊妹花哦！”她双手抵着自己的脸颊，做了个可爱洋娃娃的表情。

苏倩好笑又好气的用力拧了下她的脸颊，“贫嘴！”

第四章

凤凰花开的季节容易让人感伤，多少的莘莘学子必须在这个时节，离开伴他们成长的学校，而离开学校，不就意味着迈入了另一段的人生？大多数的人都会选择流泪，来表现对这个阶段的感性结束。就连一向活泼、开朗的范舒荷也哭了，因为这个校园里有太多她顽皮的踪影。唉，从今以后只能待在家里被老妈管得死死的，焉能不令她伤心？“荷，你坐在这里发了一天

的呆了。”范舒莲露出同情的表情，“你真的很难过哦！”“才不是，只是没事做很难过。”范舒荷把腿收上沙发，嘴硬的说道。

“倮！这不就有事做了。”范舒莲把油漆桶塞给她。

“好啊！开你的车，还是我的车？”范舒荷从椅子上跳下来，随便的布鞋一穿就拉着莲往外走。

毕业时，老爸送她们一人一辆小跑车，莲的车是宝蓝色，荷的则是深紫色。

“一人开一辆好了，你下午不是要去采买出国的东西吗？”范舒莲拿着工具，边走边说。

荷早在上个月就计画好毕业后要和同学去纽澳玩半个月，还一直极力怂恿莲一道去。可是她目前没心情去，餐厅都还没油漆好呢！怎么布置？“说得也是。莲，不然你先去，我随后就到。”范舒荷说着就往楼上跑。

这间房子去掉了多余的东西，果然宽敞多了。

可是大热天的，这间房子又没冷气，范舒莲和范舒荷已经穿得很少了，还是达不到清凉的效果。

“哎哟！好热哦！”范舒荷软趴趴的坐在地上，顾不得脏乱了，反正她全身上下也干净不到哪儿去。她看了看身上的超短裤和小可爱，再看向似乎不为所动的莲，她穿的远比她来得厚，因为她穿的是件运勒衫。

“莲，好了啦，傍晚了，我又饿又渴。”她真的漆得太忘我了，竟然忘了要去买东西。

也罢！反正她已经浑身无力了。

范舒莲坐在梯子上往外望，天色真的有些晚了。“荷，你先回家准备出国的东西，我把这面墙漆好就走。”即使无力，她也得回去准备了。范舒荷整理好衣服后，不好意思的看着还在油漆的莲，“莲，我要出国半个月，这段期间你先不要自己油漆，等我回来再一起做。”范舒莲停下了油漆的动作，好笑的望着她，“如果要等你回来，我就和你一起去了，好啦，别担心了，我不会自己一个人做死的。”她还好笑的朝她眨眨眼。“别苦着脸，快乐安心的去玩吧！”“莲，你这样说，我反而觉得惭愧耶！”范舒荷抓着梯子，不放心的看着她。

范舒莲叹口气的下了梯子，“要怎么做，你才会放心？”“眼不见为净，我才放心。”她帮莲整理好她的衣服、头发，更拔下她的手套，推着她往外走，顺便把门锁上。“你今天和我回去，我去玩的这几天，你爱怎么做，我看不到就没罪恶感了。”“你哦！”范舒莲疼爱的看着和自己一模一样的脸蛋。

两个女孩只顾着说笑，丝毫没发现后面几个不怀好意的男人，正睁大眼睛盯着她们的美腿。

“哇！好漂亮的小姐。”五个看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的男人，看到范舒荷、范舒莲的美腿后，赶紧围住她们俩。这一见，才知道她们不只是腿美，人更具可看性。

“身材一级棒！”“没看过这么标致的姐儿！”“喂！双胞胎耶！”其中一个伸出手就要摸她们的脸，却被范舒莲冷冷的拍掉了。

被五个大男人围着，她们没有一点害怕的表情，反倒是范舒荷憋了一天的火气总算有地方发泄了。

“快走，我们不想伤害人。”范舒莲并不想闹事。

“你们听到了没，她们叫我们快走，不想伤害我们。”这几个下流的男人一个个的笑开来，仿佛她说的是笑话。

“小姐，别这样，亲一下嘛！一下就好。”里面最矮的男人淫栏的盯着范舒荷的胸部，范舒荷气得给他狠狠一巴掌。

另一个男人见状，伸手就要抓住她，范舒莲眼明手快的抓住他的手，使出一记漂亮的过肩摔，那人被她摔倒在地上痛得呻吟。

范舒荷朝呀旁的范舒莲兴奋的说道：“莲！开打了！”“嗯，也该活动活动筋骨了。”范舒莲同意道。

开玩笑！她们连续拿了四年的合气道、柔道冠军，可不是混吃混喝骗来的……

“你们两个去哪里了？大家都等着你们吃饭。”苏倩一见进门的女儿就赶紧问着。

范舒荷和范舒莲洗好手就坐定位了，果然大家都在。

陆武坐在范舒莲的对面，他一直觉得她的左手腕怪怪的。

“荷娃，你不是明天要出国吗？”范楚天好笑的肴茗她狼吞虎咽的模样，他记得自己好象不曾虐待过这孩子嘛。

“对啊！可是人家还有些东西没买齐。”范舒荷不开心的抬头看着老爸。

“既然这样，你还混到这么晚才回来。”范修伦不和她逗就是难过。

“我才不像你，每天从早混到晚。”范舒荷有气无力的举起一只手挡着，“今天休兵！”

刚才和几个混混大战后，没什么……”她话还没说完，就被隔壁的莲悟住嘴巴，等她意识到自己说溜了嘴时，已经太晚了。

“什么！”大家的声响着不同的怒气，除了一向冷静的陆武，他皱着眉，看着对面像似若无其事的范舒莲。

“莲娃！放下手，把事情说清楚。”范修尧和大家关切的放下碗筷，等着她们说明事情原委。

“都是我这大嘴巴！”范舒荷轻轻打着自己的嘴巴。

“荷娃！”范楚天和苏倩同时出声警告。

“是啊！你这样也没用，还是要说。”范修伦难得正经的靠向椅背，盯着对面的妹妹。

他平常是很喜欢损她，可是并不表示他不关心她。

她们可是范家的明珠哪！损伤不得的。

“说吧！”范舒莲认命了，反正他们不问个水落石出，铁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她定定的直视陆武的凝视，他也在询问，只是不像大家那么激动。

“好嘛！”范舒荷也只好学莲一样认命了，谁救他们家出了一批铁汉子？

“今天我和莲去油漆我们的餐厅，出来的时候已经傍晚了，有五个小混混围住我和莲存心非礼，所以找和莲就开打了。结果啊！那几个混混到现在还躺在那里叫爹喊娘的呢！”她越说越得意。

“怎样！武哥，你教出来的徒弟很不赖吧！”她得意洋洋的向陆武邀功，没留意到大家不悦的表情。

“大小姐的左手骨折了。”陆武只是冷淡的说出他的发现。

范家老小全都因为陆武的话，转而注意到范舒莲刻意隐藏的手臂。

“莲，是不是刚才替我挡的那拳？”最震惊的莫过于范舒荷了。她自责的询问着身边的人，为什么刚才地没发现莲的异状？范舒莲安慰她，“没事，

我还能油漆呢！”“莲姓，手伸出来我看看。”范楚天拉过女儿的手一瞧，这骨折还满严重的。他转向陆武，“阿武，你等会儿帮莲娃推拿一下。”陆武轻点了下头。

“莲，你手折了，刚刚怎么不叫我载你回来？”范舒荷想到什么说什么。然而她不说还好，这一说事情又惨了。

苏倩果然很不高兴了，“莲姓，你自己开车回来的？”范舒莲头压得低低的，几乎抬不起来了……“莲！以后不准这么逞强，听到了没？”范楚天替她捏了把冷汗。

“嗯。”众人攻她一个，她还能说什么？“好！莲，你这几天就不要去老房子油漆了，等我回来再一起去。”范舒荷总算可以放心了。

“你们还想去漆！”范修尧保护的瞪着她们，“从今以后，不准你们再去粉刷那房子，听到了没？”听到大哥的命令，范舒莲反抗的抬起头，“大哥！我没事，而且我们的武术底子这么好，不会有事的。”“武功好有什么用？人家拿一把枪，你们还不是就得乖乖束手就缚。”范修伦也说出他的隐忧。“尤其你和荷生在我们家这种环境里，容貌又高人一等，更是马虎不得。”苏倩也很担心女儿的安危，可是她不赞成太过保护女儿，于是她想到了个折衷方法，“好了，孩子们，听我说，这两个娃儿已经大学毕业了，这是她们的第一份事业，难免会想尽一份自己的心力，我倒是很赞成由她们自己去安排自己想做的事……”“妈！”范修尧不高兴的皱着眉头。

“我还没说完，你紧张什么？”苏倩不悦的瞪了他一眼，“不过，修伦说得有道理，尤其是我生的这两个娃儿又出人意料的标致……”“妈！哪有人这样夸赞自己女儿的？”范修伦咳了好几声，他的反驳声招来两个妹妹的怒视。

范楚天则含着笑意，看着自鸣得意的老婆，他一向支持她。

“你这死小子，就不能让我得意得意！”苏倩用力拧了他一下“妈，你别管他了，小哥这种人最见不得人家比他好了。”范舒荷的话从鼻子里哼出。

“别吵，让妈说完。”范舒莲轻轻的拉着妹妹。

“还是莲娃最识大体。”苏倩满意的看着柔美的大女儿，再望向她对面沉默无语的人。

“我的办法是，在荷娃出国的这段期间，让阿武陪莲娃到老房子布置，你们觉得怎么样？”“不好！”出乎意料之外，竟然是范舒莲表示反对。“武哥有自己的事业，我不赞成占用他的时间，他已经为范家付出太多了。”陆武目光炯炯的看着她，似乎不怎么欣赏她的好意。

她的话倒是博得范家人的共鸣，就连苏倩也认为自己太自私了，因为她一直把阿武当作家中的一分子，就没有特别留意过他的需要，就像她对两个儿子一样。

莲娃这丫头真的长大了。从小最黏着阿武的人是她，最依赖阿武的人是她，没想到现在最关心阿武的人，竟然也是她。

“妈！莲说得有道理耶！”范舒荷转向苏倩抱歉的声援着。

“以后我会天黑前回到家，这样你们就不用担心了。”范舒莲承诺完，就低头吃着她的饭。

“我看由我和修伦轮流陪你好了。”范修尧还是不放心的。

“对呀！我也好久没运动了。”范修伦高兴的附和。

“你是该运动了，腹部都一大堆油了。”范舒荷取笑着他。其实她家的男

人，上至老爸下至陆武，个个高大魁梧，肌肉结实，身材棒得没话说。

“有吗？”范修伦紧张的拍拍自己的肚子。

范舒莲好笑的看着笑不可抑的妹妹，“好啦！你就别再吓小哥了。”

“莲娃，你大哥的提议你觉得怎么样？”苏倩好气又好笑的看了眼那对宝贝儿女，又转回老话题。

回过头，范舒莲犹带着笑意，“不用了，公司的业务这么繁忙，我怎么好意自劳驾总经理和副总经理？”“傻丫头，公司里还有我这个大将在啊！你怕什么？”范楚天这个董事长挺身说话“怕你太劳累啊！”范舒莲转而看向宠爱它的老爸。

“我有时间可以陪大小姐。”陆武冷淡的结束这个争论。

“武哥，我……”范舒莲想再说些什么，却被他尖锐的眼神给遏阻了，她停住嘴没再说什么，因为她了解他每个眼神的含意，他这种样子表示心意已决，谁也无法动摇他的决定。

“这样会不会痛？”隆武握住她的手腕，轻轻的转动。

“会！”范舒莲咬紧牙根，看着同她坐在地板上的陆武，“而且很痛。”陆武的手一接触她，她的心就会狂跳不已，就像现在。

陆武盯着她冒汗的额头，和轻咬着下唇的完美贝齿，她一定不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能牵动人心。

“武哥，你真的不用浪费时间，陪我去做那些琐碎的事。”范舒莲不肯轻易放弃游说他的机会。现在练武房只剩她和他了，她必须为他争取他想得到的自由。

陆武专心替她推拿，对她的问题置若罔闻。“等下可能有点痛，忍着点。”范舒莲盯着他专心的脸孔，挺直的鼻梁，宽阔不近人情的双唇，以及无情的眼睛，多希望有一天能摸遍他俊帅又冷漠的脸庞。

“武哥，你听到没？喔……好痛。”她想抽回被他用力推拿的手，却被他紧紧抓“再一下子就好了。”陆武低沉的嗓音安抚了她。

他在回避。好！等推拿告一个段落，她再好好的和他谈一谈。

“手尽量少动到。”陆武仔细的检查他的包扎牢不牢靠，等到他觉得满意了，才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回家。

范舒莲用右手拉住准备起身的陆武。“武哥，等一下，我还有事要和你谈。”陆武坐回她的对面，冷淡的说道：“如果你又要提刚才的问题，那就没什么好说了。”“武哥，我真的不用人家陪了，而且漆个油漆真的没什么大不了的。”范舒莲急急的说道。

陆武冷冷的听完她的话，不发一言的站起来就往外走。他走到门前才停下脚步，但是并没有回头，“明天等我来载你。”范舒莲没能来得及说什么，门就开了又关上了。

她还能说什么？

范舒莲和陆武从早上九点就到老房子刷油漆，现在已经中午了。她负责刷下面，陆武则刷上面，范舒莲抬起手臂挥去脸上的汗，站起身退了三步，欣赏着自己的杰作，果然刷得很匀称。

顺着规线，她往上看着陆武默不吭声的背影，看着他随着动作而摆动的结实肌肉，多想被他拥在怀里啊……“武哥，我出去买中餐。”范舒莲发现自己的失神，赶紧想找件事先离开他的身边，冷却一下自己胡思乱想的脑

袋。

陆武往下扫了她一眼，不赞成的下了梯子，淡淡的放下油漆桶。“你休息，我去买。”范舒莲忿忿的拖住他，“武哥！我只是手扭到而已，并不是废物。”陆武依旧冷淡的移开她的手往外走。

望着他冷酷的背影，范舒莲心灰意冷的呆坐在地上，直到陆武把便当放在她面前，她看也不看便当就转个方向坐。

陆武又把便当移到她跟前，范舒莲存心呕气的转开身，两人就这么转来转去，到最后陆武终于有点火大的抓住她，范舒莲也对上他的眼睛。

“你到底在气什么？”陆武克制心中的怒气，蹲在她面前，维持一贯风格，冷淡的问道。

“你看看我。”她把脸伸到他的面前。

陆武看见了，但是除了看见她的美丽，他就什么也看不到了。

“我已经长大了。武哥，你必须放手让我和荷自立，不要一直将我们视为你的责任。”范舒莲沉痛的说道。

如果他只是一味的把他们的关系定位在这里，那他如何能够明白她对他的心？“不可能。”陆武说什么也不可能不管她们。

长久以来，保护她们已经成为自己的生活重心了，如果放任她们不管，他就会失去生活的目标，说什么他也办不到。

“武哥，我在你心中到底是什么人？”范舒莲很想知道。

最重要的人！

陆武直觉的想脱口而出，可是他不能，他们的身分太悬殊了。“大小姐。”大小姐！范舒莲悲哀得想哭。

“吃吧！”她掩饰的拿起便当，冷冷无味的扒着。

好冷、好冷，这种大热天为什么让她觉得冷？陆武看到她一闪而逝的悲伤了，为什么她会有这种表情？他拿起便当，站在窗前，向着外面吃着他的便当，还吃不到一半，呼叫器就响了。陆武看了一下电话号码，就又继续吃着便当，好象那不关他的事。

“武哥，不是有人 CALL 你吗？”范舒莲心情已经恢复平静。反正这么多年都等了，她不会轻易放弃对陆武的感情的。

“店里的人。”陆武平淡的回答。

“是不是又有人惹事了？”范舒莲担心的放下便当。

陆武转身看着她忧虑的脸庞，“不用担心。”“你快去看看啊！”范舒莲催促着，“等一下我再叫司机来载我就好，你先走没关系。”才刚讲完，呼叫器又响了。

“你看，一定是很紧急的事，他们才会 CALL 得这么急。”范舒莲起身，走到他的身边。

“我先载你回家。”陆武不为所动的收拾着东西。

“武哥，现在才中午，我这么早回去做什么？”范舒莲不以为然的抢着刷子。

陆武不明白她为什么越大越难缠。“我先载你回家。”“不要。”范舒莲坚持的和他对峙，她随口一说：“你要是担心，就带我一起去你的店好了。”

“休想！”陆武的火气快控制不住了。

范舒莲欣喜的看着他逐渐要发火的冷峻脸孔。“要不然你自己去！”陆武真想好好打她一顿屁股，“大小姐！”“你能不能不要叫我大小姐？”范舒

莲最痛恨他这种生疏的称呼。为什么他和大哥、小哥都能称兄道弟，就独独对她和荷例外？陆武莫名其妙的看看她，就弯身继续收拾东西。

“武哥，你先走，不然就带我一起去。”范舒莲挑衅的语气，惹得陆武再次发火。

“你难道就不能讲点道理！”陆武的不耐再也隐藏不住。

很好！她就是要他这样，有什么就说什么，不要老是冰冰冷冷的不发一词。

“我就是这样，不高兴你可以不用陪我。”范舒莲赌气的拿过刷子漆着。

“你……”陆武气岔。

“你若不去，从明天开始，我就自己来油漆，到时候你就别想进来。”范舒莲淡淡的警告着后面的人，心里则直窃笑着。

陆武冷着脸，拿下她手中的刷子，用力的丢在地上，拉着她就往外走。他绝不可能丢她一个人在这个地方，唯今之计就是带她一起去了。

范舒莲跟不上他又气又急的步伐，干脆用跑的。“你要拉我去哪里？”陆武把她塞进自己的车里，对着她吹气，“你不是要去店里吗？”“我……”范舒莲瞪着已经关上的门说话，她只是随口说说的。

陆武进了车子，飞快的开上路。

“等一下紧跟在我身边。”他侧身瞄了下她的穿着，还好她今天穿了件牛仔褲和白色运动衫，宽大的衣服遮住了她优美诱人的曲线，不过她的脸蛋也足以引起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了。

这就是武哥的店啊！

范舒莲从没到过这种地方，她好奇的打量着它粉红色的外表，璀璨的霓虹灯闪啊闪的，真的很容易使人迷失。

玻璃全是黑的，地怎么也看不出来里面的装潢。

“紧跟在我身边。”陆武对着她发呆的脸叮咛。

范舒莲回过神，没好气的望着他，“这句话你已经说了一路了。”盯着她美丽绝伦的脸，陆武就是不放心，干脆一把搂着她的腰走进去。范舒莲被他意外的动作给吓了好大一跳。

她很喜欢这种依偎在他怀里的感觉，虽然她知道陆武只是尽他的本分，却仍忍不住感到一丝甜蜜流过心房。

“又怎么了？”陆武对着显然已经盼了他好久的人问着。

这个人好象很怕陆武，不过，当他看到陆武带着一位小姐出现时，所有的不安全化成了惊讶。

“小陈！”陆武不高兴的看着领班，因为他目不转睛的直瞪着范舒莲。陆武下意识的收紧了手臂搂紧她。

“阿……我……”他好象忘了要说的事了。

范舒莲看他的样子，轻轻的笑了出声，“不要紧张，是不是店里有事？”她好心的提醒这个可怜的男人。

店里……对了！

“老板，上次那帮混混又带了十几个打手来闹事，他们在大厅押着云妮，说要等你来。”小陈紧张得直擦汗。

“你在这里等。”陆武低下头对范舒莲说道，他怕等一下会有不必要的冲突伤到“好，你快去救人。”范舒莲推着他，见他仍不放心的站着，她无奈的举起两根手指。

“我保证不会乱跑。”“小陈，你在这里顾着，不准任何人骚扰她。”陆武嘱咐后才进上。

“他很可怕，对不对？”范舒莲好笑的轻声说道。

“对，他很可怕，可是里面的人也不好惹。”小陈担心的直朝大厅的方向看。

“为什么？”范舒莲感到有点不对劲。

“因为里面那些混混带着枪！”“枪？”范舒莲脸色变白，赶紧循着陆武的方向走去，却被小陈拉住。

“快放开我，我有武功底子，你挡不住我的。”范舒莲心急的瞪着他的手。

小陈说什么也不敢放手，范舒莲只好反手制住他，叹口气的盯着他，“没骗你吧！这样我可以进去了吗？”小陈轻轻的点头，实在看不出来她长得这么漂亮、纤细，竟用一只手就可以制住他这个比她高出一个头的大男人。

看他点头点得很不甘心，范舒莲才放开他，进去前她突然转身，问着那个自尊心受创严重的男人，“你有扑克牌吗？”陆武一进大厅就看到几把枪对着他，云妮和店里的小姐全被那些混混通到舞池坐着。他看一看已被这班人毁得差不多的大厅，眼睛冷冷的眯起，这些人真的惹他生气了。

“陆武，你好样的，这下我看你怎么逞威风。”那天带头的人站了出来，一把抓出挣扎的云妮灌着酒。“这次我倒要看你怎么救她。”陆武拿出随身携带的小刀，快速又冷静的射中他灌酒的手，然后又快速的射中各个执枪的手，速度之快，连那些个中刀的混混都还搞不清楚状况，枪就落地了。

那些混混痛得紧握着流血不止的手，忙着要捡枪，却又被快速射出的扑克牌射中另外一只手，形成一幅有趣的画面。这里面所有的混混，包括那个老大，每个人都是一手中刀，一手中扑克牌。

陆武见状，不悦的看着走到他身边的范舒莲，“我不是叫你待在外面？”“你不觉得我的扑克牌使得很漂亮吗？”范舒莲看到那个出声的人抽出刀，就要刺向刚才被灌酒的女孩，赶紧跑过去使出一记回旋踢，把那个下三滥踩在脚下。

“不要老是仗势欺人。”范舒莲冷冷的对脚下的人说道。

“小陈，把他们绑起来送警察局，连那些枪也一起带去。”陆武的口气非常危险，对着跟进来却直发抖的领班命令。

云妮仔细的看着她的救命恩人。这位小姐和陆武是什么关系？为什么陆武一副急于保护她的样子？“谢谢你。”她感激的谢着看起来优雅，武功却一级棒的女孩。

“不客气，这只是一点小忙。”范舒莲诚心的笑着，也很轻易的就发现她眼中的依恋了，那种和齐柏韦同样的依恋眼神……难道她喜欢武哥？陆武看都没看他店里的小姐一眼，只是走到范舒莲身边端详着，“你没事吧？”“没事！”范舒莲偷偷的把左手藏到后面，刚才太用力动到左手了。

陆武发现了她细微的动作，遂执起她的左手观察了一下，随即不高兴的瞪着她，“为什么不听我的话？”“我怕你有危险。”范舒莲因为他的动作而轻皱着眉头。

云妮冷眼看着陆武的一举一动，他显然很关心这个女孩子，从没看过他这种心急的样子，即使店里发生再大的事，也很难看到他这个样子。这女孩是谁？“走。”陆武拉着她的右手，冷冷的对着大厅里的人说：“这个厅暂时先封起来，等小陈回来，叫他打电话给我。”望着他护着那个女孩离开

背影，云妮的心都碎了。

从头到尾他都没有正眼瞧过她，不！应该说从她来到这家店，他就不曾正眼瞧过她，一直都是她自作多情。那个女孩对他好象很重要。

走进车里，范舒莲看着开车的陆武，“武哥，刚才那个向我道谢的小姐很漂亮。”陆武专心的开着车，不予置评，因为他从来也没注意过。

“武哥，那个女孩爱你。”范舒莲抑制着心中的痛告诉陆武。

“别乱说。”陆武冷淡的表情，像是不知道有这么回事。

这个人哦！人家的爱恋已经表示得那么清楚了，他竟然毫无所觉。

“我没乱说，她看你的眼神就像齐柏韦看……”她猛然住口。

车子顿了一下，陆武斜视着她。难道她在想念那个姓齐的……

第五章

已经十天了，荷也快回来了吧！

范舒莲环视着她和陆武辛苦的结果，米黄色的墙壁，整体的感觉果然温馨。

望着挑高的古雅天花板，虽然房子还没有整理完全，但是她可以确定的是，在这里用餐一定不会有压迫感。范舒莲心花怒放的环视再环视，怎么看都觉得这栋老房子深得她心。

“武哥，如果我们在外面辟个荷花池，你觉得好吗？”她已经勾勒出大部分的蓝图了，现在只等而回来就可以动工了。

陆武淡漠的四处看着有没有哪里漆不完美，随口回答：“应该不错。”

“真的？”其实这栋房子大部分是他漆的，她根本少有动手的机会。

陆武蹲着补漆，根本没专心听她说话，“对牛弹琴”大概是现在最好的写照。

“武哥，谢谢你这几天的帮忙。”范舒莲彬彬有礼的道谢。

听到她生疏的道谢，陆武蓦然站起来盯着她。

转开身的范舒莲倒没发现他的不对劲。“武哥，我想在这里做个小舞台，摆架钢琴，而且我和荷打算偶尔上台演唱。”陆武一听她的话，全身都冷了，她要和二小姐上台演唱？“范伯伯知道吗？”“知道啊！而且也赞成，连大哥和小哥都没意见。”范舒莲柔美的笑脸在灯光的亲吻下，显得格外诱人。

陆武担心的盯着她看，范家的人到底是怎么想的，竟然会允许她们乱来？他们难道不知道她们两姊妹的容貌有多容易引人觊觎？“武哥，你别担心了，我不是早就告诉过你，我和荷会照顾自己。”范舒莲了解的轻轻拉着他的手臂，“真搞不懂你为什么老是担心这、担心那的。”“我是你们的保镖。”陆武就是没办法让自己放下心。

范舒莲绕到他的前面，仰起头，眼光清澈，坚定的申明，“你已经不是了。”“我是！只要我活着的时候都是。”陆武想躲开她的凝视。

“为什么？”范舒莲紧拉着他，他到底要回避多久啊！这次不得到答案，她是不会甘心的。

因为是你发现我的！

陆武不想困扰自己，更不想困扰别人，他和她是不可能的，范舒莲犹如一块被细心呵护的美玉。他呢？只是块石头，他配不上她。“因为我答应了范伯伯。”范舒莲好失望的哑着声音说道：“可是爸已经准许你卸任了呀！”“我已经习惯了。”他随便敷衍。

“习惯！这不是好理由。”范舒莲忍着心伤。“武哥，为什么你要搬走？”陆武对她突然杀出的问题感到讶异，“我已经成年了。”“你早在二十岁就成年了。”范舒莲不相信，“是因为我家给你太大的压力和包袱，对不对！”“别胡说。”陆武真的惊讶了，难道他的表现这么明显吗？“别胡说！别乱讲！除了这几句，你就没有更好的话可以答了吗？”范舒莲对他千篇一律的回答烦透了。

陆武沉默的任她发泄。

时间仿佛就这么停住了……“我想回家了。”范舒莲提起背包，就往外奔到他的车前，她需要一点时间来平复一下混乱的心情。

她已经等了十几年了，为什么越来越不能忍受他的不在乎？一上车，范舒莲就闭着眼睛沉思，直至回到家陆武喊她，才张开眼睛匆忙的下车。

陆武眼里满是痛苦，看着那个跌跌撞撞的身影……关上门，范舒莲的眼泪再也忍不住泛流。

范楚天和苏倩听到匆忙的关门声，赶紧从房里探头望着，结果看到的是莲娃倚着门，伤心的掩面啜泣。

范楚天和老婆担忧的互使眼色，随即走出房门，两人左右拥着女儿，关心的询问道：“莲娃，发生什么事了？”范舒莲难堪又忍着伤心的拭着泪，“没什么……”看女儿别扭的样子，范楚天把这种场面留给老婆处理，识趣的先进房了。

苏倩把女儿推坐在沙发上，正经八百的说道：“现在障碍清除完毕，可以告诉妈了”范舒莲听到她把老爸比喻为障碍，不由得破涕为笑。

“别光是笑，快告诉我啊！我要知道是谁欺负我们家莲娃，竟然能让她哭得比小学时被我打还伤心。”苏倩抽过面纸，为女儿拭泪。

不习惯的接过面纸，范舒莲眨着犹带泪水的双眸，看着故意逗她开心的妈妈，“妈，没什么事。”“是不是为了阿武？”苏倩早就明白这丫头的心事，她拍拍因讶异而瞪大了眼睛的女儿，“你是我女儿哪！我不知道，还有谁会知道？难道是荷娃那个粗心的丫头啊！”“你不反对？”这是她所能想到的第一个问题。

“傻瓜，你妈哪是那种嫌贫爱富的人，我要是反对，当初早就阻止阿武来咱们家了。”苏倩安慰的搂着她。

偎在苏倩的怀里，范舒莲好象又回到往日娇羞的小女儿模样。“可是武哥根本不明白我对他的心。”“阿武这孩子太封闭自己了，他一向认为是我们的仆人，根本不敢踰矩，再加上他对他爸爸的仇恨未了，所以他没这么快进入状况的。”苏倩推起女儿，“不过，妈向你担保，阿武这孩子绝对对你有情，只是不表现出来而已。”“武哥为什么恨他爸爸？”因为范楚天太疼她了，所以范舒莲实在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人恨自己的父亲。

“详细情形妈不知道，不过我猜想得到，可能和你刚叔的脾气有关，你刚叔的脾气简直和阿武一模一样，又冷又臭。而且我听你爸说，阿武三岁就在日本接受严格的训练，直到上国中才回来。这可能是很重要的关键，所以啰，你到阿武要有信心，而且要有耐心。你不记得是自己发现他的吗？”苏

倩笑着想起她小小的身影，拿着湿毯子给阿武的情形。

范舒莲也回忆的笑开来，她当然记得。那天，武哥就像只被雨打湿了的孤狼，冷冷、不屑的站在她家门口打量，既不愿叫人，也不愿离开，只为了送一封信。

她现在倒很感谢陆叔叔的那封信，因为有那封信，她才得以认识陆武。

“莲！我回来了！”范舒荷一回来就大呼小叫的，当她看到横眉竖眼的老妈时，高兴的抱着她，“嗨！老妈，半个月没听到你的唠叨声，还真怀念呢！”“嗨！莲，我买了一大堆东西哦，快下来看！”范舒荷招呼着站在二楼眉开眼笑的范修伦听到她的吆喝声，赶忙从书房里出来，“怎么一大堆木头，礼物呢？”“你怎么没出去？大哥和爸呢？”范舒荷没好气的瞪着东翻西找的小哥，用力拍了下他不安分的手，“好啦！我根本没买礼物，这些是木雕，木雕你懂不懂？就是用木头雕刻出来的东西。”“吝啬鬼！”范修伦又开始找她的碴。

“你才是小气鬼，自己一年出国不下五次，怎么就不见你买礼物呢？”范舒荷不甘示弱的反击。

“我是出公差哪！”范修伦不屑的哼着。

范舒荷一听，赶紧举起十只手指头数着。“那抱歉哦！我刚刚只数你度假的次数，忘记把你辛苦洽公的次数也数进去了。”“妈，你当初为什么要多生这丫头来和我作对啊！”范修伦可怜兮兮的说着。

“妈怕你太无聊了，所以要我把荷也拉出来。”范舒莲笑吟吟的代她回答。

“今天很热闹嘛！”范修尧一打开门就看到笑嘻嘻的妹妹，他露出爽朗的笑容看着她，“原来是小麻雀回来了。”“她真的很像只吱吱喳喳的麻雀。”范修伦非常同意大哥的话。

“范修伦！你能不能闭嘴，我才觉得你像乌鸦哩！声音难听又喜欢叫！”范舒荷和他一来一回的唇枪舌战。

范修尧再也忍不住哈哈大笑。

苏倩也笑得眼睛眯成了一直线，不知道这小女儿的八字是不是和她小哥相冲。“荷简直和阿武一模一样，又冷又臭。而且我听你爸说，阿武三岁就在日本接受严格的训练，直到上国中才回来。这可能是很重要的关键，所以啰，你到阿武要有信心，而且要有耐心。你不记得是自己发现他的吗？”苏倩笑着想起她小小的身影，拿着湿毯子给阿武的情形。

范舒莲也回忆的笑开来，她当然记得。那天，武哥就像只被雨打湿了的孤狼，冷冷、不屑的站在她家门口打量，既不愿叫人，也不愿离开，只为了送一封信。

她现在倒很感谢陆叔叔的那封信，因为有那封信，她才得以认识陆武。

“莲！我回来了！”范舒荷一回来就大呼小叫的，当她看到横眉竖眼的老妈时，高兴的抱着她，“嗨！老妈，半个月没听到你的唠叨声，还真怀念呢！”“嗨！莲，我买了一大堆东西哦，快下来看！”范舒荷招呼着站在二楼眉开眼笑的范修伦听到她的吆喝声，赶忙从书房里出来，“怎么一大堆木头，礼物呢？”“你怎么没出去？大哥和爸呢？”范舒荷没好气的瞪着东翻西找的小哥，用力拍了下他不安分的手，“好啦！我根本没买礼物，这些是木雕，木雕你懂不懂？就是用木头雕刻出来的东西。”“吝啬鬼！”范修伦又开始找她的碴。

“你才是小气鬼，自己一年出国不下五次，怎么就不见你买礼物呢？”

范舒荷不甘示弱的反击。

“我是出公差哪！”范修伦不屑的哼着。

范舒荷一听，赶紧举起十只手指头数着。“那抱歉哦！我刚刚只数你度假的次数，忘记把你辛苦洽公的次数也数进去了。”“妈，你当初为什么要多生这丫头来和我作对啊！”范修伦可怜兮兮的说着。

“妈怕你太无聊了，所以要我把荷也拉出来。”范舒莲笑吟吟的代她回答。

“今天很热闹嘛！”范修尧一打开门就看到笑嘻嘻的妹妹，他露出爽朗的笑容看着她，“原来是小麻雀回来了。”“她真的很像只吱吱喳喳的麻雀。”范修伦非常同意大哥的话。

“范修伦！你能不能闭嘴，我才觉得你像乌鸦哩！声音难听又喜欢叫！”

范舒荷和他一来一回的唇枪舌战。

范修尧再也忍不住哈哈大笑。

苏倩也笑得眼睛眯成了一直线，不知道这小女儿的八字是不是和她小哥相冲。“荷简直和阿武一模一样，又冷又臭。而且我听你爸说，阿武三岁就在日本接受严格的训练，直到上国中才回来。这可能是很重要的关键，所以啰，你到阿武要有信心，而且要有耐心。你不记得是自己发现他的吗？”苏倩笑着想起她小小的身影，拿着湿毯子给阿武的情形。

范舒莲也回忆的笑开来，她当然记得。那天，武哥就像只被雨打湿了的孤狼，冷冷、不屑的站在她家门口打量，既不愿叫人，也不愿离开，只为了送一封信。

她现在倒很感谢陆叔叔的那封信，因为有那封信，她才得以认识陆武。

“莲！我回来了！”范舒荷一回来就大呼小叫的，当她看到横眉竖眼的老妈时，高兴的抱着她，“嗨！老妈，半个月没听到你的唠叨声，还真怀念呢！”

“嗨！莲，我买了一大堆东西哦，快下来看！”范舒荷招呼着站在二楼眉开眼笑的范修伦听到她的吆喝声，赶忙从书房里出来，“怎么一大堆木头，礼物呢？”“你怎么没出去？大哥和爸呢？”范舒荷没好气的瞪着东翻西找的小哥，用力拍了下他不安分的手，“好啦！我根本没买礼物，这些是木雕，木雕你懂不懂？就是用木头雕刻出来的东西。”“吝啬鬼！”范修伦又开始找她的碴。

“你才是小气鬼，自己一年出国不下五次，怎么就不见你买礼物呢？”

范舒荷不甘示弱的反击。

“我是出公差哪！”范修伦不屑的哼着。

范舒荷一听，赶紧举起十只手指头数着。“那抱歉哦！我刚刚只数你度假的次数，忘记把你辛苦洽公的次数也数进去了。”“妈，你当初为什么要多生这丫头来和我作对啊！”范修伦可怜兮兮的说着。

“妈怕你太无聊了，所以要我把荷也拉出来。”范舒莲笑吟吟的代她回答。

“今天很热闹嘛！”范修尧一打开门就看到笑嘻嘻的妹妹，他露出爽朗的笑容看着她，“原来是小麻雀回来了。”“她真的很像只吱吱喳喳的麻雀。”范修伦非常同意大哥的话。

“范修伦！你能不能闭嘴，我才觉得你像乌鸦哩！声音难听又喜欢叫！”

范舒荷和他一来一回的唇枪舌战。

范修尧再也忍不住哈哈大笑。

苏倩也笑得眼睛眯成了一直线，不知道这小女儿的八字是不是和她小哥相冲。“荷娃，你带这么多木雕回来干什么？”“她要装饰我们餐厅用的。”

范舒莲走下楼，细细的把玩着这些纯艺术雕刻品。把玩了片刻，她才赞赏的说道，“荷！不错嘛！”“那当然，看谁的眼光啰！”范舒荷洋洋自得。

“你就不会含蓄点啊！”苏倩不敢苟同，又爱又怜的瞪了她一眼。

“好！不然来点别的。这……对了！莲，我们的店怎么样了？我明天就可以开始帮忙粉刷了。”范舒荷似乎有用不完的活力。

“就等你这句话！”范舒莲爱不释手的看着木雕小人像。

“现在不是就等装潢而已，”范修尧端着茶喝，轻轻地放下茶杯，关心的看着妹妹们，“要不要大哥介绍个设计师给你们？”范舒荷玩得太愉快了，高兴的跳过去搂着范修尧的腰，撒娇的向范修尧示威，“还是大哥关心我们。”面对她的撒娇，范修尧开心的点点她微热的鼻子，“当然啊！谁教我就只有你们这两个宝贝妹妹，不疼你们疼谁！”“抗议！难道我常虐待你们吗？”范修尧不甘心被冷落。

“哼！你哦，省省吧！”范舒荷不在乎的讽刺道。

范舒莲放下小木人，走过去拉着小哥，“好了，别闹啦！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餐厅的装潢与布置，及未来的经营方向，我想听听你和大哥的意见。”“走精致、平实路线，可能比较容易引起共鸣。”范修尧拿出商人本色，实事求是的指点着她们。“至于装潢方面嘛！我认为你们两个自然有主张，尤其是那个油嘴滑舌的丫头。”他的肩轻轻朝范舒荷一耸。

“小哥！不要做人身攻击，这样实在很没风度。”范舒荷努高了嘴。

“修尧的话我也赞成，至于后面那句话，我就不多置评了。”范修尧能闪则闪。

“妈呢？”范舒莲希望多听点旁人的意见。

两个商业精英都已经这么说了，苏倩当然没意见。“我没什么意见，只是对你们客串当歌手的事有点怀疑。”“妈！你对自己生的小孩不是一向信心满满吗？”范修尧揶揄的嘲笑着。

“她们的歌喉我当然信得过，我担心的是她们又是老板又兼歌手，会不会忙不过来？”做妈妈的一生都在为老公、孩子操心，她虽放任两个女孩自己打点，却也难免会担心她们把自己逼得太紧。

“我们只是偶尔客串，也就是说等到有空缺了，才会轮到我们过过瘾。而且我和莲两人负责一家餐厅，应该绰绰有余了。所以，请您老人家尽管放一千、一百个心。”范舒荷安抚着老妈。

“是呀！我和荷轮流，应该不会太累人。”范舒莲也不想让老妈太担心了。

“可是荷娃的歌声能听吗？”范修尧故意挑衅，双眼斜视荷娃。

“范先生修尧，你大概忘了我是学校歌唱比赛的亚军了。”范舒荷一向动口不动手，她皮笑肉不笑，饱含轻柔的威胁。

“冠军被莲娃拿走了！”苏倩为两个多才多艺的女儿感到自傲。

“侥幸而已。”范舒莲一点也不觉得光荣。因为决赛那几天荷刚好感冒，所以她自觉赢得不光彩。

“莲！我们上去讨论一下要怎么装饰我们的餐厅，不要理他了。”范舒荷拖着姊姊往房间走。

“这里要辟个荷花池吗？”范舒荷一大早就把姊姊从床上挖起来。现在，两人兴致高昂的站在爬满藤蔓、绿意盎然的古朴房子前，欣喜若狂的计画着两人想象中的蓝图。

这栋房子，每看见一次就会爱上一次，范舒荷感动的看着。

范舒莲比比房子的两旁，“这两边各做一个小小的花池如何？”“好啊！莲荷是我们的名字，更是我们的代表花，这个主意我喜欢。”范舒荷走到另一边，满意得像个小孩似的踢着墙。“这栋老房子的外表还要装修吗？”范舒莲微笑的摇摇头，“这房子只需整修内部，其它应该没什么太碍眼了。走吧！进来看一下武哥的杰作。”她率先领着妹妹进房子查看成果。

“喂！”跟着进去的范舒荷恶作剧大吼一声，空荡的房子立刻有了回响。待范舒莲打开灯后，她才睁大了原先眯笑着的眼睛，“哇！好棒，武哥真是太伟大了，这种颜色的感觉真的很不赖耶！”“有些复古的味道吧！”范舒莲心有戚戚焉。

“嗯！”范舒荷猛点头，兴奋的把手反剪在背后沿着墙走，一边检查是否有缺失。

“莲！这边可以放我带回来的大木雕和一些古玩，另外那边可以挂几盆花，这些花最好用陶瓷来装饰。”范舒荷合起双掌，陶醉的想象着，心中已经构思好一幅蓝图，“不过不能太复杂，清爽、简洁、大方的布置，感觉比较有格调……”口沫横飞的比画来比画去，直到发现姊姊温婉的笑容，她才发现自己太入迷了。

“继续说吧！我想听听合伙人的建议。”范舒莲亲昵的朝妹妹眨着眼。

她亦好玩的对眨着，“是！合伙人，希望你不会嫌我话太多。”“傻瓜，你一向有话就说，从不摆在心里，而且你说的几乎和我想的一样，这就是双胞胎的好处。”范舒莲多希望自己也拥有她那份率性。

范舒荷快活的点点头，突然看到站在门口凝视的陆武，她高兴的上前拉着他。

“武哥，你怎么来了？”范舒荷一向把陆武当成自己的哥哥，甚至比对她两个亲哥哥还亲，谁教陆武从小就跟在她后面跑呢！

陆武本来想去范家找范修尧，一到范家知道范舒莲到老房子了，心急的他还来不及听王嫂说完，赶紧马不停蹄的赶来这里，结果……“二小姐回来了。”陆武冷眼的看着急转过身的范舒莲，心不在焉的说道。

自从那天以后，他就没再见过她了。不知道是她刻意回避，或是两人总碰不在一起，反正他这几天的心情糟透了，虽然没人发现。

范舒荷没注意到两人的神色，只足欣喜又感激的逗着他，“昨晚回来的，我还没谢谢你这几天的帮忙。你今天怎么有空到这里参观？难道你也喜欢上这里了？”“不客气，这是我应尽的责任。”陆武已习惯她的消遣了，根本不以为意，仅是淡然的看过她便又转开了。

无可救药的忠诚！范舒荷拉他进来。“武哥，你能不能偶尔跟小哥一样和我斗斗嘴？这样日子才不会太无聊嘛！”范舒莲笑开了脸，她真佩服荷的直来直往，若她也能自在的和他行屁该有多好。

“你们什么时候回去？”陆武不自在的问着。

范舒荷去了个好玩的眼神给站在五步远的姊姊，却被陆武接个正着，她心虚的吐着舌头。

“等会儿荷和我要去选购地毯、窗帘、家具，和其它一些装饰品，可能要很晚才回去。”范舒莲替他解围。

“武哥要和我们一起去吗？”范舒荷当然知道他不会去，只是顺口谄着，礼貌嘛！

陆武焉有不懂的道理？“我还有事。”“好吧！既然如此，我和莲就自己去看了。不过开幕那天，你一定要来当我们的客人哦！”范舒荷伸出小指要和他打勾勾，陆武迟疑的伸出手和她打着印。范舒荷趁着打勾勾的时候，贴近陆武的耳朵嘀咕了些话。

范舒莲看陆武露出个奇怪的表情，就知道荷又在整人家了。

“不为难你了，快回去吧！”范舒荷心满意足的挥挥手。

陆武果真转身就往外走，他的脚步走得十分僵硬，像是在和谁生着气。

果然！一等陆武离开，范舒荷就放声大笑，一发不可收拾。范舒莲见状，只能好笑又无奈的看着她笑得不可收拾的俏模样。

“荷，武哥的表情怎么那么奇怪？”她很好奇荷到底说了什么，能让陆武的脸色瞬间变色。

“我……我……”范舒荷哭得喘不过气，眼泪不停的淌出来。

她开心成这个样子，准没好事，范舒莲提防的等着她恢复。

“我告诉武哥，开幕那天我们两个要跳艳舞以娱嘉宾……”范舒荷说到这里又开心的哈哈大笑。

“……所以武哥会有那种奇怪的表情。”范舒莲不知到底是要责备她，还是夸奖范舒荷欺近姊姊旁边环着她，神秘的对着一双和自己一样的眼眸，嘴角的笑意不断涌现。“莲，你刚才有没有看到武哥滑稽的模样？”范舒莲实在很想端起做姊姊的架子，好好的骂骂她，可是陆武刚才的表情真是千金难买，她也不由自主的漾出了笑容。

“我就知道你会同意的。”范舒荷轻轻撞一下她的屁股，活泼娇俏的搂着她，笑得不亦乐乎。

这丫头将来不知道会去折磨谁哟！

范家丫头的餐厅--“莲荷”，在两姊妹不分日夜的布置、筹备下，订于双十节开幕。

两丫头兴奋的发着自己设计的邀请卡，但是严令范家人不得到场。当然，除了亲爱的妈妈例外，讲明点就是范家的男性不得与会啦！因为她们不想靠老爸及两个俊逸的哥哥发展自己的事业。所以范家男性紧急的召开家庭会议，以探讨这种不公平的待遇。

“太不公平了，为什么我们要遭受这种不人道的待遇？”范修伦咄咄逼人，一张英气逼人的脸庞开玩笑的说道。

“谁教你们那么风流又有名！”范舒荷不屑的回嘴，她和莲共被大家“围攻”着。她笑嘻嘻的看着老妈。嘻！幸好有她撑腰。

范楚天听女儿这么说，赶紧无辜的看向旁边的老婆，“这风流可不干我的事，死丫头！

你存心陷害老爸啊！”他宠爱的转向直举手向他道歉的女儿，轻斥道。

“这和我们风流有关吗？”范修尧不解的望向莲娃。

“和你们风流有间接的关系，因为你和小哥太有名了，而你们的名声有一半是因为花心得来的。我和荷为免受盛名所累，也不想让人家说我们是靠‘云天集团’庇荫的娇娇女，所以我们希望老爸和两位哥哥暂时忍耐，不要见怪，等到哪天人家肯定了我们的餐厅时，我和荷一定作东，请大家好好吃一顿。”范舒莲殷殷的说明原因。

“好吧！就让阿武代替我们大家去吃这一顿了。”范修伦不得不释怀的撞撞身旁的人，“阿武，还是你幸福。”“我那天可能有事走不开。”陆武不喜欢

应酬，处在人群中容易让他紧张。

“别这样嘛，武哥，我保证我们餐厅的厨师手艺非凡，不好吃不要钱。”范舒荷拍胸脯保证。

“武哥，赏个脸好不好？”范舒莲也恳求啦。她很想让陆武看看自己辛苦布置装潢的成果，因为自从荷回来后，他就没再到过老房子了。

苏倩真想替女儿求他，可是这么做就太没面子了，只好鼓吹他，“阿武，我们家的男人都不能去，你也算是家中的一分子了，而且纪录良好，所以丫头特准你参加，你就不要推辞了。这两个宝贝可是给你从小保护大的，你难道不想看到她们的成就？”“好啦！阿武，念在两个丫头叫你一声师父的份上，勉为其难去吃啦。”范修尧帮忙做说客。

陆武为难的瞥过范舒莲盼望、祈求、楚楚可人的表情，他能拒绝吗？

鞭炮声隆隆不绝于耳，一盆盆花篮、一束束鲜花不断的送来，“莲荷”快被这些花给淹没了，一定有人泄漏消息，不然怎么会花篮、花束收不完？范舒莲和在里面忙着招呼客人的范舒荷穿着同一款式的无袖针织上衣，配上长窄裙，为了怕人搞混，两人特别选择不同的颜色来区分。范舒莲穿着深紫色上衣，搭配同色的长裙，整个人显得优雅大方；范舒荷则梳起头发，穿着浅雅俏丽的淡紫色来呼应姊姊。

两人天生的美丽容貌和好身材，再加上出众的气质，自然而然就成为众人的焦点了。她们似乎也相当习惯别人的注视，只是和蔼、得体的招呼着客人，于是很快的在开幕第一天，街坊邻居就知道这家餐厅老板是两位大美女。

大家竞相看美女，结果餐厅的生意出乎意料的好，让两个女孩忙得不亦乐乎。范舒荷更像只小蜜蜂似的跑进跑出，不像个老板，反倒像个小妹。

范家的人果然谨遵她们的交代，只有苏倩到场。苏倩比女儿更像老板，一会儿担心菜不够新鲜，一会儿又嫌菜色不够。

好不容易，“慈禧太后”总算肯离开了。范舒荷见姊姊偷偷摸摸的闪进休息室，她赶紧也趁着大家不注意的时候溜进去。

“喂，大美人！”范舒荷学着刚才离开餐厅的小朋友，好玩的叫着姊姊。

“什么事？”范舒莲没体力的坐在靠门的沙发，捶着酸麻的双腿，眼睛却总是有意无意的瞄着外面，武哥怎么还没来？范舒荷有趣的看着她的动作，甚少看到莲紧张的模样。“会不会累？”“比起上次我们二十岁生日的盛况，这根本不够看。”范舒莲心有余悸的想起那次宴会人山人海的“恐怖”情况。

“那次简直就是灾难！”范舒荷夸张的谢天谢地。“都怪老爸，说什么人生只有一个二十岁，而且这个日子很重要，所以要好好替我们庆祝，结果好好的生日聚餐竟然变成近千人宴会，我觉得那天好象‘相亲大会’。”“颇有同感。”范舒莲支持妹妹的说法。

支着头认真的端详着姊姊，范舒荷思索着如何开口，“莲，呃……有件事想和你商量一下，呃……我……”“说啊！”范舒莲不懂她怎么突然变得瞥扭了。

“说了你可不要骂我哦！”范舒荷不得不先申明，等莲若有似无的点了下头后，她才稍稍安心，“我们班的珍妮，你应该如通，就是常来我们家要看大哥、小哥，却总是看不到那个小骚包。”范舒莲轻笑的叹口气责备她，“她

不是你的好朋友吗？怎么叫人家小骚包？”“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开了一家舞蹈社，请我过去帮她忙……”范舒荷说到这，赶紧看看姊姊的表情，“我当然拒绝她了，可是……”她低下头不安的摸着衣服。

“可是她找不到老师，请你这舞林高手过去帮忙，对不对？”范舒莲能看透她的心范舒荷不好意思的猛点头，“莲，我只过去帮她一个月，只有一个月，所以……没办法！谁教荷拒绝不了朋友，她是个挺重义气的小姐。

“好朋友既然会开口要求，必然是真的有困难，你岂能坐视不管？”舒莲是个明理的人，她鼓励的摸摸妹妹低垂的头。

范舒荷一听，喜不自禁的圈住她的脖子，嘴巴咧得老大，“莲！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她拍马屁的功夫可是一流的。“一个月后我一定会每天来报到，让你休息休息。”“不必急于报答我，”范舒莲起身整理服装，她们躲太久了。“眼前的比较要紧。”跟着站起来的范舒荷也同意的往外走。

“老板，刚才有人送了九百九十九朵红玫瑰指定要给你，我已经把它放在柜台桌上了。”餐厅的服务生对着姊妹花说道，因为她实在分不清楚哪位是范舒莲。

“叫我们范小姐就可以了，‘老板’这两个字太正经了，我不喜欢。”范舒荷皱着鼻子敏感的指示着，“还有，那花到底是要给哪个老板啊！”她忍不住想逗她。

“范舒莲老板的……”新来的小妹被范舒荷的话给吓着了。

范舒莲见她惊慌害怕的模样，亲切的搭着她的肩，“荷爱开玩笑，你别介意了。”范舒荷也据着欲冲口而出的笑声，拍拍她，“对不起，我就是这样啦！你不要生气哦！”为了不再给她压力，她赶紧体贴的挽着莲离开。

望着笑呵呵的荷，范舒莲不禁要想她为什么随时都能像个快乐天使？“永远的爱恋，仰慕的人赠。”范舒荷从大堆的花中好不容易找出这张烫金的卡片。

“莲，你猜得出这人是谁吗？”翻来覆去的前看后看，她实在想不出来曾在哪看过这种刚正的字体。

范舒莲接过她递来的卡片，若有所思的想了会儿，“会是齐柏韦吗？”

“答对了！你说这小子是不是很痴心？”范舒荷抽出一支玫瑰嗅着。

范舒莲不想再谈论他，随便把卡片往桌上放着，使四处张罗去了。她不停的张望、不停的看表，店已经快打烊了，他为什么还没来？“天啊！终于可以休息了。”范舒荷侧坐在椅子上，整个人都瘫了。

范舒莲则指示着大家做善后工作，等到店里的人都走光了，她才有空坐下来。

“武哥没来。”范舒莲落寞的说道，眼睛瞟向遥远的地方。

范舒荷讶异的看着她恍惚的脸，难道莲喜欢武哥？“武哥来不来有什么关系吗？”她试探的问着。

范舒莲的唇色因为她的话而悲伤的牵动了一下。她的表情落入范舒荷观察的眼睛里，证明了自己的猜测。

原来莲喜欢武哥，难怪她始终不肯接受别人的感情，想来她是把心交给他了。不行！她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莲苦恋，必须帮忙他们。

她真笨！为什么没发现莲喜欢武哥？不过……她同情的望着莲。武哥生性冷漠，从不轻易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莲又不是个主动的女孩，他们这段感情可不被看好，况且，她目前只知道莲的心意，并不知道武哥对它的感

情如何，她得赶紧想个法子才行！

但是她该怎么着手呢？范舒荷苦恼的盯着莲优柔、愁苦的脸庞……两个各有所思的女孩，都没发现站在外面盯了好久的陆武。

第六章

温柔……黑眼珠里尽是醉人的温柔，不过她的声音里，似是包含了如凄如诉的情感。她笑了，优美、迷人的唇上浮起淡淡的笑意。

“今天是点歌时间，大家可以尽情的点歌，我也会尽量的满足各位。”范舒莲坐在钢琴前，轻柔、自然的对着餐厅里坐满的人说着，“但是请不要点歌仔戏，因为我还没学。”台下的人被她幽默的语气惹笑了，气氛显得相当温馨。

范舒莲难得上台，但是只要有她上台，“莲荷”的座位就会被预订一空，她俨然成为餐厅的卖点。浑圆、清脆的唱腔，加上出色的外表，已为她和餐厅打响了名号，也使他拥有一大群忠心的歌迷，更有多家唱片公司慕名而来，但都被她拒绝了。

范舒莲不轻易上台唱歌，她谨遵对母亲的诺言。况且，唱歌有时候只为抒发情感，并不是她热爱的职业，所以再多的掌声她也不动心。

陆武坐在餐厅的角落，聆听着她恍若天籁的歌声。他不喜欢她今天的衣服，太暴露了！

陆武冷淡的喝着酒，继续不悦的瞪着台上的人，警戒的注意着四周，提防有人蠢动。

一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范舒莲不经意的扫过陆武，他最近好象每天都来。

“谢谢大家的忍受，下次再见。”范舒莲轻轻的阖上琴盖，很快的返到休息室。

一进化妆室，她就看到一大束的海芋。又是齐柏韦！范舒莲几乎每天都会收到他的花，一天一种，他到底要怎样才会死心？陆武倚在门上，冷冷的有着她拿着花束发呆，她心动了吗？“是齐柏韦？”陆武的声音有些怒气。

范舒莲被他突然出现的声音给震得抖了下，随即若无其事的放下花面对着他，眼底满是责备，“开幕那天你为什么没来！”“有事。”陆武不多加辩解。

范舒莲压抑着满腔怒气，想放声大叫，她在他的心中到底重不重要？但是她的怒气却只化成一声冷冷的轻哼，“是吗？”“信不信随你。”受不了他的冷漠，范舒莲随手抓了件外套便往外跑，却被堵在门口的陆武给拦截。陆武紧紧抓住她，并用力的扳过她的身子。

“你到底在气什么？”他不明白她为什么和在台上判若两人。

“气我自己可以吧！”范舒莲气愤的挣扎，想甩开陆武却徒劳无功。

她不仅气自己，更气他。

“为什么？”陆武逼近她的脸。

看着他英气逼人的脸，范舒莲不禁迷失了，忘情的伸出手圈住惊讶的

他，她闭上眼睛，温存的送上白己的唇。

陆武贴着她柔软的唇，愣住了！旋即感到一股热流冲过头顶，并沉溺在她的温柔中……不！陆武无力的抗拒着，却推不开自己渴望已久的躯体，也伸出手环住她，不知不觉的收紧强而有力的手臂。

范舒莲呻吟的更靠近他，如果可以，她真希望永远这样靠着他。意乱情迷的伸手在他的短发梳着，范舒莲献上了她最温柔的感情，拥抱着这个刚冷的男人。

陆武发现自己太投入了，赶紧拉开她，冷锐的看着她，“不要再拿我当试验品。”说完，他就踩着大步离去。

“这就是为什么。”范舒莲低低的对着冷空气自言自语，一颗颗像珍珠的泪珠滚过脸颊，晶亮的跌落在地上。

“范小姐，我们要下班了。”最后几位服务生关心的对坐在窗边发呆的范舒莲说着。

范舒莲回过神，微笑的对他们招手，“明天见。”“范小姐，要不要我们留下来陪……”服务生担心的看着外面，夜深人静的，她又是女孩，实在让人放心不下。

“谢谢你们的好意，我没事。”范舒莲笑容可掬的保证道，“等会儿另外一位范小姐会来接我，所以你们先回去，不用担心我了。”等他们全放心的走了，范舒莲才收起伪装的面具。

回想着刚才和陆武甜蜜的亲吻，不禁悲从中来，她已经表示得这么清楚了，他还不懂吗？“莲，怎么了？”范舒荷接到姊姊电话时，被她忧伤的语气吓了一跳，下了课赶紧匆匆忙忙的跑来。轻轻的锁上门，她走到莲的对面，等着地的回答。

“我爱武哥。”范舒莲对着她轻柔的坦白道，迷蒙的美眸奥蓄满泪水。

范舒荷见状赶紧坐到她的身旁，搂着她，“我知道，好早以前就知道了。”她并不为讶。“为什么想说了？”“因为陆武拒绝我！”范舒莲哀伤的诉说，脸上凄丽的表情，任谁看了都不忍。范舒荷不懂武哥为何拒绝得了她。

“怎么会？他说了什么让你这么确定？”范舒荷问着。

范舒莲不敢面对荷雪亮的眼神，只是羞红了脸沉默着。

范舒荷好笑的盯着她，“快说啊！你不说我要怎么帮你？”“我……我……”范舒莲支支吾吾了好久，终于困难的吐出，“亲了他。”“什么？你……”她张口结舌的圆瞪着眼睛，爱情真会让人冲昏了头？“我……控制不住。”范舒莲招供，对于自己的双生妹妹没什么不能讲的。

“你……什么？”范舒荷由震惊转成大笑。太不可思议了，家里面最冷静的人，竟然会失控。

哦！武哥的魅力真大……范舒荷开怀的佩服他。

“荷！不要笑了，人家已经够难堪了。”范舒莲捂住她的嘴巴，抱怨的瞪着她。

范舒荷被她捂得差点岔气，扳开她的手大口大口的呼吸，“你要闷死我啊！”“谁教你笑得这么夸张！”范舒莲的不悦与难过全写在脸上。

“对不起嘛！”她不是有意落井下石，只不过……“武哥到底说了什么？”

“他叫我不要再拿他当试验品了。”范舒莲贴住绯红的脸颊，不知如何自处，幽怨的嗓音扣人心弦。

“莲，武哥的自尊心很强，对他必须慢慢来。”范舒荷认真的分析着，那一板一眼的脸上漾着无比的正经，仿佛一位心理医师。

范舒莲吃惊的抬起头，荷说的话和妈的一样，难道她真的太心急了？可是她没办法啊！

每次看见武哥，她的心就如雷雨急遽，敲得她的理智全乱了。

“莲！你爱武哥很久了吗？”范舒荷带笑的趴在桌上深思，娇俏的脸上像在算计着什么。

范舒莲挤出一丝笑容，苦涩的眼睛里埋藏太多的深情了，“从武哥来到咱们家开始，我的世界中就再也没有别人。”天啊！这么久了，她竟然没有发现，范舒荷开始觉得自己的感觉迟钝得像白痴。偏过头瞄着莲，她不禁要怀疑，这究竟是段怎样不破看好的感情，先别谈武哥的家世是否配得过莲，单是他守旧、冷酷的心就很难融化了。她羡慕莲的痴情，至少莲还有个爱恋的对象，比自己好多了，但又替她担心她的深情得不到青睐。

不行！她必须知道武哥对莲的心。

“好了，不要想太多了。”范舒荷安慰的拍拍她，“武哥早晚会明白你的心啦！放心。”即使他不懂，我也会想办法让他懂。范舒荷暗暗在心里发誓。

“真的？”范舒莲寻求保证，在这时候即使是虚伪的谎言，她都不在乎了。

范舒荷拚命的点头，用力之大，差点没扭到脖子。“不过……”她贼贼的笑着，眼睛不怀好意的瞄瞄姊姊，“你那招亲吻使得--漂亮！”范舒荷竖起大拇指称赞道。

“荷！”范舒莲面红耳赤的跳起来，追打妹妹。

为什么？她为什么要这么做……陆武一杯按着一杯灌着酒，他的心里充满了她的倩影。

舒莲！他在心里一遍遍的呐喊，多希望能把她紧紧拥在怀里，两人就这样过一辈子，可是她是掌控台湾建筑界龙头--“云天集团”首脑的女儿，他凭什么去争取她的爱？想到这里，陆武拿起倒满了酒的杯子，又狠狠的权入愁肠。

云妮担心的望着已经喝了一夜酒的陆武，从没看过他这个样子，心里好象有很多苦恼，浑身充满了敌意，家个刺猬不准任何人接近。

其实何止她担心，店里的人也都很担心他反常的行为，只不过她是针对陆武个人。云妮鼓起勇气，第三度接近浑身冰冷的陆武。

“老板，你没事吧？”云妮低低柔柔的看他，想找出他是否有一丝醉的迹象，可是没有。因为他深邃的眼眸仍清明、透彻的看向她，这表示他一点也没被这些酒给打倒。云妮在酒廊待久了，看的人也多，什么人酒品好、会不会喝酒，她只消瞄一眼就知道。

陆武的酒量好得让她没话说，不过，为什么他的酒量不差一点，这样至少可以有让她接近他的机会。

“滚开！”陆武的回答千篇一律，他继续饮着酒懒得再看她。

终于找到了，哈！她可找了他好久了。

范舒荷挥手谢过始终带着欣赏、爱慕眼神看着她的领班，等到他心不甘、情不愿的离开后，她才得以好好的观察陆武。

他旁边那个女孩是谁？似乎很关心他。幸好武哥好象对她没意思，不

然莲可惨了。她看着陆武冷漠的挥开那个.....应该是个陪酒的女孩吧！范舒荷有趣的有着他失魂落魄的灌着酒，看样子--武哥好象也很困扰。好极了！这就是她想要的结果。

“终于找到你了。”范舒荷夸张的吁了口气，赶紧坐在他的身边。

陆武看到范舒荷的表情，紧张的放下杯子，“发生了什么事！”难道是舒莲.....云妮吃味的盯着“上次来的”那个女孩，她的头发长得真快。不过让她感到不舒服的不只是她的美貌，而是她竟成功的攫获了陆武的注意力！

“这种事要私底下讲。”范舒荷二话不说的拉起陆武就走，陆武没有反抗的任她牵着走，因为他心里充满了范舒莲。

走进范舒荷小巧的跑车里，陆武紧张的表情再也掩饰不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瞧他紧张成这样！既然会担心她，又怎么忍心让莲伤心呢？她实在不懂武哥的想法。罢了！反正重要的是如何促成他和莲。

“是齐柏韦啦！”范舒荷假装苦恼的把车子停在路边。

“他怎么了？”陆武的声音变冷了。又是他，他到底想怎么样？“他一直苦缠着莲，我很担心耶！尤其是最近我不能帮莲，只剩她一个人，而且餐厅那里的混混又多，我实在放心不下她.....”范舒荷危言耸听的说完后，偷偷的吐吐舌头，没办法！如果不撒点谎，要如何达到效果？陆武越听心越冷，恨不得马上飞到大小姐的身边，时时刻刻的保护她。

“所以.....我想要再聘武哥保护莲，只要一个月就好了，好不好！”范舒荷可怜兮兮的求着他。人家不是说苦肉计最有效吗？她当然不能放过这招。

“这是我应该做的。”他说什么也不会任她一个人待在那个危险的地方。陆武的思绪已经成功的被范舒荷的话搅乱了，现在满脑子只有范舒莲美丽、哀凄的脸孔。

“好！这阵子就麻烦武哥了。”莲，我已经尽力了，接下来可要看你自己的造化

“莲！听我说，对付武哥，你一定要积极主动一点，必要时可以考虑献身。”范舒荷把心神不宁的姊姊拉到休息室，出着主意。

献身？范舒莲原本浑浑噩噩的脸蛋条然震惊，不悦的瞪着摆明了恶作剧的妹妹，亏她想得出来。“你别闹了！”她狠狠的敲痛荷胡思乱想的小脑袋。

“哎哟！好痛哪！”范舒荷按摩着被莲敲痛的地方，嘟起小嘴不悦的盯着莲，二人家是为你好，如果两情相悦到一定程度，发生亲密关系在所难免啊！我又没说错。”“你哪来这种心得的？”范舒莲好奇的看着一向无忧无虑的荷，她的思想显然比自己开放许多。

“看多、听多、想得自然就多了。”她像个博学多问的学者般沾沾自喜。

范舒莲不以为然的翻着白眼，“我看是--小说看得多，闲话听得多，所以就胡思乱想得一塌胡涂了。”范舒荷一听，不但不反驳，竟还高兴的哈哈大笑，这话也只有莲才说得出来。

“好，这个话题暂且搁着，现在最重要的是，怎样卸下武哥冷冰冰的面具。”“面具？”范舒莲的心因为荷的话而震动了，“怎么说？”“你难道看不出武哥好象一直被什么事困扰着？所以他才会一直和咱们家保持距离。

依我看.....”范舒荷用食指指着下巴，有意的卖着关子。

“依你看怎样？”范舒莲可急了，地想知道荷的发现。

范舒荷好笑的维持着正经的模样，慢条斯理的道出，“依我看，武哥根

本不敢付出感情。”范舒莲错愕的坐下。荷说的对，陆武就像她说的这样。他有心事，也一直在压抑，这些她早就知道了，可是她仍一直迷惘的追寻，追寻他能给她一丝丝情感，可是荷的话却彻底的打碎了她的梦想。

“莲！你没事吧！”范舒荷不知道莲的反应会这样激烈。拉拉她袖子，担心的看着她刷白的面孔。

“我该怎么办……”范舒莲忧伤的倚在荷的肩上。这辈子她一直追随的就是陆武，一直爱恋的就是他，现在荷的话让她无法承受，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她到底要怎么样赢得他冷硬的心？范舒荷的原意不是让她消沉，她生气的看着莲，“莲！你不会轻易放弃自己苦苦追求的陆武吧！我可不喜欢有这种懦弱的姊妹，范家人也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目标。”她不悦的撇撇嘴，“既然武哥不能也不敢付出他的情感，你就必须先让他信任你，然后再把他的身、心、灵魂都交给你。我的意思是说，对付武哥这种封闭的男人，最好的方法是柔情，所谓滴水能穿石，更何况你这滩水简直能透钢了！”范舒荷鼓励的朝她眨眨眼，顽皮的眼睛里满是支持。

“我该怎么去做呢？”荷的话燃起了她的斗志，她不该就这么放弃，如果她没试试看就放弃的话，往后她一定会后悔、痛苦一辈子。她不要这样，至少让她先试过，如果陆武真的对她没意思的话，她绝不会缠着他。

“好！很好！”范舒荷鼓舞的拍着她的背，“首先呢，我已经撒下网了，你必须配合我钓起这条大鱼。”“怎么配合……”范舒莲不再自艾自怜，她要努力争取自己所爱的人。

一整晚，陆武目不转睛的观察范舒莲，她不管坐着也好，招呼客人也罢，总是温柔、沉静，带着淡淡的的笑容，找不到一丝一毫的不耐烦，也寻不着半点昨晚的热情。陆武心烦意乱的瞪着她的冷静，她今天不用上台唱歌，所以打扮得较平常，但仍无法遮掩住她惊人的美丽。

范舒莲可以感觉得到那双锐利眼光，它们始终不着痕迹的盯住她，她轻轻的扯开笑容。

荷说的对，她不能逼武哥太紧，这会收到反效果。

陆武冷冷的看她接过服务生送到的百合花，她的嘴角含着一丝几不可闻的微笑，似乎很高兴收到花，令他心里非常不舒服。她拿起卡片看完了以后，突然看向外面，然后优雅的迈开脚步向外移动。

陆武的视线跟着她移动到外面，坐在这里，他可以很清楚的看尽外面的一切。他一看到是齐柏韦，马上起身跟着向外移。

“谢谢你送的花，但是希望你以后不要再送了，因为这样也没用。”范舒莲温柔的看着眼前的男孩。

齐柏韦不甘心的抓住她，他已经查出“那个男人”的身分。“你不要再骗我了，那个人根本不是你的男友，他只是你们家雇用的保镖而已。”“放开她！”陆武刚好听到最后一句。他说的话是实情，他只是他们家的保镖而已，可是他也不会把她让给这个心胸狭窄的男人。

“你凭什么说话！”齐柏韦原先俊逸的脸庞变得狰狞，他不屑的看着冷得像冰的陆武，丝毫不把他的威胁放在心上。

陆武轻轻的格开他的双手，一把搂过范舒莲，保护的意味十足。“你最好不要再来缠她，不然就不要怪我无情。”齐柏韦恼羞成怒，出手就要扁他，陆武却只当他是只烦人的苍蝇般拍开他。这种羞辱的动作惹火了齐柏韦，也

让他在心仪的人面前失足了面子，他实在拉不下脸。范舒莲眼看两人就要发生冲突了，赶紧大力的挣脱陆武强硬的箝制，挡在两个男人的中间。

“齐柏韦，我希望你不要让我太难做人，这是我的餐厅门口哪！”范舒莲稍稍不悦的瞪着这个鲁莽的人，她是为他好，因为他这派斯文的模样，根本用不着武哥，她只消轻轻的出手就能摆平他了。

她的话、她的一举一动都能牵制他，齐柏韦忿忿的瞪着冷静的陆武，“今天就看在范舒莲的份上，我不和你一般见识。”范舒莲直到现在才知道，这位企管系才子有多幼稚！幸好她没接受他的追求。

她没好气的瞪着他，冷冷淡淡的对他要求道：“你能不能离开了？”“我……”齐柏韦忠再说些什么，可是碍于陆武在场，只好不舍的再看心上人一眼，“我会再来的！”来不及叫他不要白费力气，他就已经走了，留下范舒莲站在原地干瞪眼。

“你喜欢他？”陆武困难的问出，不是滋味的盯着她的表情，他以为范舒莲舍不得齐柏韦离开。

这个白痴！连她厌恶的表情也看不出来。范舒莲生着闷气不理他，就要往里而走，却被陆武挡在门口，他的脸色不太好。

“你还没回答。”陆武脸色不善的等着她的回答。

“这不关你的事吧。”范舒莲淡淡的想推开他，陆武却因为她的回答生气的抓紧他脸寒如冰的死瞪着她，而她竟然不怕他的逼视，也抬头迎接他的挑战。

“你不是一直说自己只是我的保镖吗？既然如此，文何必干涉太多？”范舒莲扭开手，进屋前又不舍的瞥了他一眼。

荷说的对，以退为进是目前最好的方法了，她必须先通出陆武的感情，才能进而获得他的信任。

对不起了--武哥！

抡起拳头在墙上用力击着，陆武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自己的情感。而且她说的对，长久以来，他就一直自认是她家的仆人，既是仆人，就没有权利过问她的一切。

可是，他怎能眼睁睁的看她投入别人的怀抱里……

第七章

“爸！陆叔叔到底是个怎样的男人？”范舒莲心情烦闷的跷班在家，适巧碰到老爸也刚好在家。她没有让陆武知道她的行踪，也没告诉他今天不去餐厅，她希望陆武会为她担心，甚至挂念也好，至少让她知道他在关心自己。可是她又矛盾的不想知道他的关心，因为她怕他是出于职责的敷衍。

总之，她的情绪糟透了，早上荷出门前，还安慰的开导了她一番。

正在看报纸的范氏夫妇，讶异的看向正下楼来的大女儿，她的样子好憔悴啊！

“我的乖女儿，你今天学老爸偷闲啊！”范楚天声如洪钟的逗着女儿，苏倩也优闲的笑着。

漫不经心的步下楼梯，范舒莲坐到范楚天的身边，难得的撒着娇，“爸，

人家问你的问题，你还没回答啊！”“怎么突然对你陆叔叔有兴趣了？”范楚天放下报纸，感兴趣的端详着女儿，旁边的苏倩则不停的干咳。

“没有呀！只是想多了解一下武哥的爸爸。”范舒莲心虚的漫应着。

苏倩叹了口气，这个大老粗哦！怎么一点也不懂女儿的心情？“楚天，你就别闹了，快告诉莲娃，她想知道的陆刚是个什么样的人。”“好吧！仔细听好哦！老爸可不想再多说一次。”范楚天粗犷的脸上尽是笑容。这娃儿的心事，他早就听老婆说过了，陆武这孩子的确不错，莲娃如果能嫁他，当然再好不过了，只怕那个死硬派的愣小子不肯轻易接受她。

“当年，我和陆刚及前任的‘云天盟’盟主白宏是结拜的兄弟。我是老大、白宏老二，陆刚最小。”范楚天又忆起了三人在一起拚命的血泪史，兄弟三人的友情比石坚，那也是一段令人缅怀的过往，如今景物依旧，人事全非，怎不令人欷歔？“我怎么从没听你提过还有个白叔叔？”范舒莲的惊讶非同小可。

离怪“云天盟”会特别照顾“云天集团”，原来……那么，爸会把公司取名为“芸天”，是为了纪念他在黑帮那段流血流汗的日子啰！

“早年，你白叔叔的‘云天盟’因未成气候，而我的公司也刚起步，他为了怕私人的恩怨拖累我，所以不要我和他走得太近，阿宏是个很重兄弟情的人。”好久没见到他了，这阵子比较有空，应该下去探望他们那一家子。他心想。

范舒莲听老爸这么一说，敬佩之心油然而生。“这就是你把公司取名‘云天’的理由。”这丫头的心思果然灵敏，范楚天伸手摸摸女儿，“这些年，有很多的报章杂志一直猜测我们公司和‘云天盟’的关系，但是一直不得而知，你现在知道了。”范舒莲轻轻的点头，“那时‘红帮’--就是现在‘云天盟’的前身--可说是个势力相当庞大的帮派，但是它的范围只局限在南部，不像现在的‘云天盟’可号令全省。我们三个在‘红帮’里各拥有相当的权力。白宏是温和派的，我的作风比较冷硬，但是比起陆刚的孤傲，我实在微不足道……”“你爸爸虽属冷硬派，但是他有人情味，不像陆刚，他简直是不近人情。”苏倩亲昵的握着范楚天的手，表情仍如少女般，对老公充满了崇拜。

“也就是因为你陆叔叔的冷硬作风，所以他得罪了很多，但是他还是坚持自己是对的。时值‘红帮’多事之秋，不仅是待我如己出的老帮主病逝，就连阿刚也消失得无影无踪，那是老爸人生最低潮的一段时间，幸亏老天怜悯我，派了你妈来拯救老爸……”范楚天爱恋的握紧老婆温暖的手，她的手一直带他走过那段黑暗期。

“所以老爸就娶了老妈了。”范舒莲欣慰的看着他俩鹤蝶情深。她实在很羡慕老爸能放下一切，和妈双宿双飞。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苏倩痛苦的想起和范楚天那段不被祝福的感情。“当初因为你老爸是‘红帮’的继任人，而老妈又是名门的千金，你外公和外婆抵死也不肯让女儿和黑道的老大来往，所以找就和你爸分分合合了好几次。”“最后，我选择了离开黑道，来证明对你妈妈的感情及真心。我之所以会离开，一方面是过倦了刀口砑血的生活，另一方面是不想失去你妈妈……”范楚天看着老婆美丽的容颜，她永远是他靠岸的港口。一艘船再怎么大、豪华、坚韧，如果没有个靠岸的港口也是徒然。老婆的爱是他终生的依恋，也是他下意识寻找了一辈子的东西，他怎能不好好的把握？他愿意倾其所有，来换得她的一生依存。

“那帮派会轻易放你走吗？”范舒莲忧虑的看着他们。

“不会，可是你白叔叔出面说话了。他替我担保，如果我出卖帮派的，他自愿赔上自己的性命，所以老爸就你白叔叔的护航下，顺利的离开‘红帮’。我离开没多久，帮派就发生内斗，白宏出面重新整顿了‘红帮’，并重新将其命名为‘云天盟’，以纪念我这个前任帮主。”范楚天笑笑的掩饰内心的感怀。“老爸这辈子最得意的事，便是交了阵刚和白宏这两个手足；最感谢的事，是遇到你妈妈；最欣慰的事，是拥有你们四个孩子，和找到了陆刚的独子。”范舒莲听到老爸的众多满足，也跟着替他高兴。“陆叔叔这些年究竟跑到哪里了？”当年因为她年纪小，所以不知道陆叔叔信上为了些什么，她只记得看过信的人都是一脸凝重。

“那些年他跑到日本隐居了，刻意的隐姓埋名，难怪老爸几乎翻遍全台湾都找不着他。

你陆叔叔对老爸有着救命之恩，他这人虽然冷酷，但是对兄弟也是好得没话说。不过，你陆叔叔是个不懂得表达感情的人，这点你从阿武的身上就可以看出来了。”陆武简直有过之而无不及。“武哥为什么恨他爸爸？”范舒莲很想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老爸也不知道，可是从你陆叔叔的信，大概可猜到多少和他的个性有关系，也可能和陆刚的教育方式有关，这些详情只有你武哥才知道。”范楚天叫老婆把信拿出来。

范舒连接过那张已经泛黄的信纸，专心的看着上面潇洒的字体，她很想知道陆叔叔是个怎样放荡不羁的人。大哥：别来无恙否？兄弟俩已十八个年头没见了，你大概四处的找寻我吧！很抱歉，我刻意的隐居在日本，这些年来，小弟无时无刻不思念着大哥和二哥。

前几年回台湾，得知大哥的建筑事业正蓬勃发展，而二哥也当上了‘云天盟’当家，小弟针于你们的成就与有荣焉，只有小弟最不才，落得沦落他乡的命运。

不谈那些伤感的往事了，当大哥接到这封信时，可能就是小弟与你天人永隔之时，请不要悲伤，这辈子我活够了，有了大哥和二哥的扶持，小弟觉得这辈子对我来说已经可以了。

临死前，小弟有个不情之请，我想把唯一的儿子托给大哥照顾，这小子可能是我最不能放心的，他的名字叫--陆武。为了希望他成为一个英勇神武、顶天立地的好男儿，从他二岁起，我就对他施以一连串的武术训练，而阿武也果真不负我的重望，学习能力不仅强，更非常的独立。

可是因为我曾做了件终生后悔的错事，等我发现自己做错时，已经无法弥补了，阿武也因此不能谅解我。唉！可悲、可叹，这是我自作孽的，怪不得谁。只是我担心这小子会步上我的后尘，你知道我是个不懂得感情的人，所以我十分担心。

这小子一直以为我不关心他、不受他，可是他错了，这个世上我最爱的就是这小子，只是我未能适时表达对他的关心。大哥，你是否觉得我错了？即便你觉得我错了，小弟也没机会改变了，但是阿武还年轻，所以小弟希望借助大哥和大嫂的温情改变这小子，不知大哥是否能答应小弟这一生中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请求。不管大哥答应与否，小弟都不会青怪大哥的决定。弟陆刚绝笔范舒莲的眼泪缓缓流出。陆叔叔是怎样至情至性的男人，他既爱儿子，又不知怎么表达，并且竟然肯为了儿子向别人恳求，这个儿子对他来

说，真的是比一切都重要了。

“爸，陆叔叔很爱武哥。”范楚天也红了眼眶，每次看到这封信他就容易激动，因为他太了解陆刚了。他那种不在乎、倔强的个性，竟然肯为儿子折腰，怎能不教他动容？“陆刚这浑小子很爱陆武，可是他不会表示，所以你武哥并不了解他父亲对他的感情。”“为什么不把信拿给武哥看？”范舒莲把信看了又看，每看一次，她的泪水就会抑制不住往下流。

苏倩抽起面纸拭着泪，“你武哥根本不听，他的心里已经深植了对陆刚的恨。”“阿武这孩子必须慢慢的劝导才有效，如果硬叫他接受这事实，他反而无法接受。”范楚天把这些年和陆武相处的心得告诉女儿。

“必须有个人去敲醒他那个固执的脑袋。”范舒莲替陆叔叔忿忿不平。

苏倩和范楚天相视一笑，女儿激动的神情，不是说明了她就是那个人？“老爸有棒槌可以借你用哦！”范楚天搂着女儿爽朗的笑道。

“爸！不来了，你笑人家。”范舒莲倚在他怀里不依的说着。

“今天怎么跷班了，荷娃呢？她怎么没学你？”范楚天撇开那些伤感的过往。

“想偷懒一下。”范舒莲扮了个鬼脸，“荷是个重要人物，不能请假。”“你也很重要啊！”范楚天搂着她，认真的说着：“告诉老爸，你们的餐厅经营得如何？要不要老爸调兵遣将去帮你？”“爸！你信不过自己的女儿吗？”范舒莲好笑的瞥着老妈要笑不笑的脸。

“当然信，可是这不孝女儿一直不请老爸去饱食一顿，我怎么知道好不好？”其实，他每天都会派人去餐厅查探营业的情况，如果那些报告没有加水加料的话，这两个丫头还真是经营得有声有色。“今天如何？择期不如撞日。”范舒莲说走就走。

“好！当然好，你看老爸和老妈这身穿着可合格？”范楚天拉起老婆，让女儿细细审视。

范舒莲果真打量起他们来了，老爸和老妈一向不爱穿名牌衣服，但求舒适而已。她好笑的看着他们的休闲服，自己的父母只好特别通融了。

“可以，当然可以，自己的父母即使穿着破衣破鞋来，我也没意见。”范舒莲也就穿着轻雅的休闲服，拉着父母出发。

陆武见范舒莲两手各拥着范伯父和范伯母，高兴的走进餐厅，她今天只穿了套乳白色的休闲服和球鞋，整个人活泼、亮丽了不少，乍看之下，很容易错认为范舒荷。

“嗨！阿武，过来和我们一起用餐。”范楚天坐进餐厅里视线最好的位置，他很快的发现角落的陆武。苏倩也高兴的招手要他过来。

陆武勉为其难的坐在范舒莲的身边，生硬的和他们打招呼，“范伯伯、范伯母。”苏倩假装没看到他的生硬，继续活络的聊着，“这几天怎么没过来家里用饭，也没见你到家里来了，是不是生意比较忙的关系？”“妈！你忘了，武哥这几天都在这里陪我，因为荷没空过来。”范舒莲不欣赏老妈明知故问的装蒜。

“不要太打扰阿武，他自己有生意要打理。”范楚天不喜欢阿武为范家任劳任怨的付出。“我会有分寸的。”陆武赶紧出声，免得范舒莲又替他说话。

“我也叫武哥不用过来了，可是他不听我的话。”范舒莲借机说着。

自从看了陆叔叔的信后，她原本不安的心似乎稳定多了，对陆武的感

情也不再只是被动的守着。她要得到他的回报，而且她根本不怕他会给自己什么答案。

“阿武，既然莲娃可以独立自主了，你就不用太替她操这些个心，好好替自己打算打算，你事业有成，年纪也不小了，是该考虑娶妻生子。”范楚天关心老友的独子，也关心陆家的传承，他不想辜负了老友的重托。

范舒莲只是安静的看着，并不发表任何意见。

“你范伯伯说得是，你叮别学修尧和修伦那两个死小子，不想结婚只想玩乐。”苏倩对两个儿子已经快放弃了。

陆武淡淡的看了范舒莲事不关己的脸孔一眼，她似乎并不关心。“谢谢你们两位的关心，我自有分寸。”“好！不要让你爸爸抱憾于九泉之下。”范楚天有感而发。

范舒莲见陆武的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赶紧把话题带开，故意制造着活泼的气氛，“爸，待会儿要带老妈去哪儿玩？”苏倩也接到女儿丢过来的讯息了，她刻意的拉着老公，“你爸要带我去阳明山走走。”“等会儿我和你们一块去走走。”范舒莲高兴的附和，真的很想出去散散心。

“好呀！阿武也一起去。”苏倩热情的邀着陆武。

“我有事，很抱歉。”陆武不想面对范楚天的关心，和洞悉一切的眼睛。

“既然武哥有事，就不要勉强他了。”范舒莲向老爸使了个眼色，请他不要做无谓的邀约。

齐柏韦正想去找范舒莲，就看她拥着一对夫妻走出来。等等！她右手边的那个男人好象范楚天。

“范舒莲！”齐柏韦不死心的亲自送花来了。昨天虽然和那个保镖闹得不愉快，但是这点插曲，一点也抹灭不了他对范舒莲的心。

在她跟前站定，齐柏韦礼貌的朝范楚天和苏倩问好。

“你是？”苏倩好奇的打量这个白净、斯文的男孩。

“我叫齐柏韦。”他急切的想博得他们两老的好感，范舒莲恶心的看着他的做作。

“楚天，他就是齐氏的小开。”苏倩想起来了，她转身向老公介绍着。

站在后面的陆武，脸色阴晴不定的看着他阿嚏谄媚的奉承着范楚天和苏倩。

范楚天也不喜欢这种油头粉面的小子，可是碍于礼貌不得不敷衍，况且齐氏的大老和他的交情不错，不看僧面也得看看佛面。

“伯父、伯母，你们要去哪里？我送你们去。”齐柏韦极尽讨好之能事。

范舒莲一点也不欣赏他的好意，“谢谢，可惜我们自己有车，不劳费心。”苏倩也很想这么说，可是她不得不顾点人情世故，冒着被女儿瞪的危险，她无奈的邀着他同行，“我们要去阳明山走走，你要去吗？”他怎么会放弃这大好的机会？当然是猛点头了。

范舒莲果真很呕，巴不得一口气回绝他，可是老妈邀人在先，总不能让她难做人吧！不经意的看向阵式，范舒莲发现他酝酿的怒气一触即发，只好赶快把他们带开了，留下陆武站在原地目送的僵直身躯。

好不容易摆脱了齐柏韦，范舒莲掉头往餐厅走，她有预感陆武还在等着她。

果然还有灯光！轻轻的推开门，一时无法适应阒暗的室内，等了一会

儿她才恢复视力，直接走向陆武平常坐着的角落。

陆武眯起眼睛，看着她越靠越近的苗条身子，越看越美的脸蛋，但是这一切他都得不到，范舒莲不是他的。

“你为什么还留在这里？”范舒莲直挺挺的承受着他全身散发出来的怒气。

“等你。”陆武低低的回答，却揪住了她的心。“为什么？”范舒莲固执的追问。

“因为我是你的保镖。”陆武低沉的声音，始终不肯多透露一点情感。

范舒莲蹲下身子看着他，哀痛嘶哑的吼着，“骗人！你骗人！”陆武伸出手，狂猛的把她拥进怀里，寻找着她的唇。范舒莲并没有被他突兀的动作吓着，她伸出手把他的头压得更低，柔软的唇瓣满足的响应着他刚硬无情的唇。她接受他的邀约，伸出舌头和他缠绵，她可以感觉他浓重、疯狂不已的喘息。

陆武轻轻的拉开她，细细的吻着她的鼻子、眼睛、耳垂及弧度优美的颈子，最后又绕回了最引他遐思的红唇品尝着。他已经等这一刻等了几乎一辈子了。

范舒莲脸红心跳的任他吻着，他新生出来的胡子有些扎人，可是她不在意，她喜欢和武哥这种亲昵的感觉，甜甜的回吻他，恣意的昵在他身上，那种有人疼爱，感情不再是单行道的感觉真好。

陆武一发不可收拾的狂吻着范舒莲，如果她有半丝抵抗，他也许就会克制住自己，但是她没有，她和他一样陶醉在其中，看着她娇惑的模样，教他如何不动心？喘息不休的抵着她的唇，陆武伸出舌头轻轻的划着她的唇瓣，柔柔的唤着她，“舒莲，舒莲……”他的每句呼唤都喊进她的心坎里了。

范舒莲高兴的淌着泪水，不仅弄湿了自己，也濡湿了陆武刚硬的脸。“我等你这样叫我，已经好几年了。”陆武温柔的吻去她的泪，“我何尝不想，但是我不能……”“为什么不能！”范舒莲抽噎的响应着他的亲吻。

“因为我们是不同世界的人，你是鼎鼎大名的范楚天的女儿，而我只是个没没无闻的小卒。”陆武爱怜的抚着她的脸。

“我不在乎！”范舒莲坚定的伸出手，摸着 he 深刻的五官。她好久以前就想象这样摸着他，但是一直没有机会。

“我在乎！”陆武交叠着她的手，把那双温柔的小手更贴近自己。

“我到底要怎样说，你才可以彻底的放掉这层拘束？”范舒莲执拗的非等到答案不陆武把她的脸压向日己的心窝，迷惘的声音裹透着不可测的未来，“我也不知道。”范舒莲不管了，她伸出手环住 he 强悍的躯干，反正陆武她要定了。

“我喜欢你。”范舒莲赖在他怀里，认真的说道。

“不……你只是一时迷惘。”陆武既想推拒又不能自己的紧抱着她柔软的身子，范舒莲皱着眉，不高兴的抬头注视着他，“我喜欢你，从很久……”“不要再说。”陆武捂住她的嘴不让她继续说。

她只是用明亮的眼眸盯着他，就够让他无所遁形了，降武伸出另外一只手蒙住她的眼睛，“不要这样看我。”范舒莲轻轻的拉下 he 捂住她嘴巴的手，却不拉开另外一双，因为她不要自己说谎时让他看透。“那我只好去喜欢齐柏韦了。”“不！”陆武激烈的搂紧她，他无法把她让给那个小子或任何人，那会要了他的命“你不要我，又不准我去爱别人，你到底要我怎么办？”

范舒莲轻轻的叹息。

陆武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只想拥有目前这美好的一刻，其它的日后再去烦恼了。

轻轻的抬起她的下巴，陆武热烈的叠上自己的唇，他狂热饥渴的在她唇上辗转缠绵，双手亲密的拉近她。范舒莲迷失在他释放的热情里，久久无法平息。

两人纠缠得知痴如醉，直到外面突然响起的喇叭声，才让他们延烧的热情冷却。

陆武好不容易控制住自己，抵着她的额头喘气，“该回去了，你开车来的吗？”范舒莲慵懒的摇头，“搭齐柏韦的车来的。”她的回答抽紧了陆武的身躯，“以后少见他。”他不悦的说着。

“不得已的。”范舒莲轻轻逆着他的平头摸着，“为什么不把头发留长？”虽然他留这种发型很好看，但是她们不能明白他十几年来未曾改变的原因。

“在日本留惯了。”陆武平淡的带过，一点也不想忆及在日本不愉快的一切。

“哦！那你到底会不会想留长？”范舒莲坐在他的怀里好奇的梳着。

“没想过。”陆武淡淡的抓住她忙碌的小手，“该回去了。”他恢复得真快，范舒游快快不乐的离开他的怀抱往外走，陆武大步的跟上她，并搂着她朝车子走。

车停在范家豪华的铁门前，范舒莲转头认真的亲了下陆武冷漠的脸，“今晚我说的一切都是真的，不管你的心怎样，反正我就是这样了。”陆武很想再拥住她，可是他的自卑心又在作祟了。范舒莲推开车门走了出来，想让陆武好好的想想。一辆深紫色小跑车翩然滑到铁门前。

范舒荷摇下车窗，看着停在大门口的人儿，“嗨！莲，武哥，今天天气不错哦！”她看到姊姊略带桃红的脸颊，和武哥目不转睛的多情模样，就知道他们的好事已经成就了一大半了，嘿！嘿！齐柏韦这招果然有效吧！就等着喝喜酒了。

“莲，你要进去吗？上来吧！”范舒荷好心的唤着她。

范舒莲轻轻的朝陆武说再见，就钻进荷的跑车里了。

“别看了，人已经走了。”范舒荷把车停在花园边，好笑的看着她不安的脸。“怎么样？是不是很快就可以听到你的喜讯了？”“少胡扯了。”范舒莲心里掠过一股甜蜜的热流。

“是吗？”范舒荷上下的打量着她，嘴边漾起一抹诡异的笑容。

“荷！别闹了，你又不是今天才认识武哥，他的个性怎样你还不了解吗？”范舒莲没好气的下车吹着夜风。范舒荷靠着窗子嘲弄着她，“至少有些进展了吧！”妹妹的话让她想起两人今晚忘我的接触，不知不觉脸开始热了，耳朵也跟着红得发烫“哇！我看不只‘有些’哦！”范舒荷故意把嘴巴张得大大的，以表示她吃惊的程度“我要先进去了。”范舒莲轻巧的迈开脚步，躲避她了然的拟视。

范舒荷笑得合不拢嘴巴……

第八章

“阿武！”范修尧挥手叫唤正忙打理事务的陆武。他的出现让餐厅的女人眼睛一亮，范修尧早就习惯了这些注视，根本不在意，只是好笑又风趣的朝那些小姐眨着迷死人不要钱的桃花眼。

“老板，那边有位先生在找你。”云妮好心的提醒低着头专心看帐的陆武。

他笔直的鼻梁冷冷的挺着，睫毛也不比刚进来的男人好看，他的嘴甚至可以说太大了些，他的一切一切都不比那个男人耀眼。陆武可以说是完全阴沉的，可是她就只钟爱他一人，那个条件比他好太多的男人一点也无法引起她的遐思，但陆武能！即使他从不看她，从不甩她，他的一举一动也够让她脸红心跳了。

陆武听到店里小姐的欢呼声，拧着从不曾松过的眉头，往范修尧的方向看。一看到是他在“卖弄风情”，陆武心领神会淡淡的笑着。如果他是女人，也会被范修尧这种风度翩翩的精英分子给迷住。

流着和陆武相同的血液，陆武对兄弟也好得没话说，范修尧、范修伦是对值得托付的好兄弟，就好象范伯伯一样。

“今天怎么有空来？”也只有和他们在一起，陆武才不会感到拘束，他暗示酒保调杯酒。

接过酒保滑过来的酒，范修尧畅快的饮着，“逃难啊！”“逃难？”陆武不明白他的意思，可是今天他的神情好象有点仓皇，不知道他又干了什么好事。

“逃离家里的灾难。”范修尧搭着陆武的肩，感慨万分。

“范伯母又逼你结婚了。”陆武幽他一默。苏倩逼儿子成亲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这次可能比较惨……”范修尧想起老妈龇牙咧嘴、恨不得生吞了他的模样，就胆战心惊，这次会不会做得太过分了？“你又做了什么事惹她生气？”陆武把酒保又递过来的酒拿给他。

范修尧潇洒的淡出个爽朗的笑容，不安好心的斜视陆武，“我只是组了个俱乐部而已。”“什么性质的？”陆武太了解他的个性了，绝对不会是什么正经的组织。

“就是关于单身、不结婚一类的。”范修尧毫无悔意，“兄弟，你要不要参加？我们对会员身分的筛选相当严格，普通人可没这么容易想进来，怎样？特别通融你哦！”陆武不予置评，只是淡淡的笑着，无法同意范修尧花心的作风，不过那是怕的事。他太了解范修尧了，他这种人只把游戏人生当作不结婚的借口，等遇到真爱时就会手足无措了。

“阿武，你也不小了，为什么从没见你和哪个女人亲近，难道……”范修尧淡淡的歪着嘴糗他。

“我没你那么好的胃口。”陆武仍是一贯的轻笑，对他的取笑只当耳边风。

范修尧了解的击了他的胸膛一拳，“好家伙，真人面前不露相，老实招来，你到底有没有中意的女人？刚才那个小姐对你不错哦。”他欣赏的瞟着正望向这边的云妮。

琥珀色的酒液摇晃着香醇醉人的味道，范舒莲的脸印在上面，正对他轻轻的微笑。那夜的激情又回到他的眼中，他想忘却忘不了，因为范舒莲的身影随时随地会出现在他眼前。为了躲避两人之间衍生出的特殊情感，他这几天都窝在这里，哪也不去。

见他凝重的脸色，范修尧精锐的眼眸仔细的研究他。兄弟做了这么多载，他怎么会不明白阿武的心事？阿武的视线总会不知不觉的停留在莲娃身

上，他自己一定没发现，范修尧偷偷的笑着，这小子把心事藏了这么多年，仍是铁着嘴不肯承认，也只有他这种人才有这么好的忍功。

“阿武，要找到心爱的人不容易，好好把握。”范修尧拿起酒杯，意味深长的敲着陆武的杯子，杯子清脆的响声直荡入陆武的心底。

真苦，范舒莲偷偷的尝着看似白开水的葡萄酒，完美的小脸皱成一团，轻轻的半起身，把杯子放在梳妆台上，然后又坐回地上发愣。

这几天武哥都没来店里，是不是他的店又发生事情了？范舒莲不由自主的担心着，还是……还是他故意躲着她？门“砰！”的大力被推开，范舒荷匆匆忙忙的躲起来，一双灵活的大眼滴溜的朝外边转着。

“荷，你在干嘛！”范舒莲意兴阑珊的往墙边靠，不甚感兴趣的盯着妹妹贼样的表情。

范舒荷被她吓了一跳，赶紧把灯打开，“莲，你吓了我一跳。”爬到她面前坐着，“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回来？”反常，真的太反常了。

“你呢？先告诉我，你到底在做什么？”她懒懒的望着荷像抹了红彩的好奇脸蛋。

“对哦！”范舒荷经她提起，赶紧又跳起来贴在门上。她比个“噤声”的手势，“嘘……老妈今天发飙了啦！”她心有余悸的悄声告诉范舒莲。

“为什么？”范舒莲惊奇的问道。要让妈发脾气很难的！

“她发现大哥做的好事了。”万分无奈的顺着门滑坐在地上，范舒荷眯着眼睛哭得开心极了。“大哥真行，竟然公开组了个‘单身汉俱乐部’！你能相信吗？这个俱乐部竟然还发行月刊。”她把月刊丢在范舒莲的面前。

范舒莲好奇的捡起月刊，翻了又翻，封面人物就是大哥！里面内容谈的尽是哪家名门千金的脸蛋好、不婚的好处及结婚的缺点，所有的会员都透过文字抒发感性的宣言，“妈看到了？”范舒莲笑着问她。

“还没，不过她已经知道俱乐部的事。”范舒荷也闷着笑意，直盯着封面上笑得十分得意的大哥，他是很帅，可是也惨了。

“妈看到里面的内容一定会气死的。”范舒莲控制不住的露出盈盈笑意，把自身的烦恼全放在一旁。

“她已经紧急召唤大哥回来了，我们可有好戏看了。”范舒荷不安好心眼，呵呵的奸笑着。

大哥的车声……好大的胆子，还敢回来啊！

范舒荷拉着姊姊快乐的冲到楼梯口，等着观赏一出精采好戏。

范舒莲不得不坐下，因为荷已经一屁股坐在地上，津津有味的欣赏着。“莲，哥真聪明，竟然拉武哥回来当挡箭牌--聪明！帅！”“小声点，等下被妈和大哥发现，我们铁定也脱离不了关系的。”范舒莲压低声音轻柔的拉着她，脑海里却全是陆武的身影。

苏倩恐怖的瞪着范修尧一副悠哉的样子，算他聪明！懂得拉阿武回来挡，不然她非生吞活剥他不可。

范修尧有恃无恐的拉着不太情愿的陆武坐下，他必须想办法消除老妈的怒气才行，“妈，你今天没出去参加慈善义演啊！少了你，晚会就黯然无光了。”苏倩亲切的朝陆武笑着，一听到儿子又开始耍嘴皮子，便转头愤怒的瞪着他，差点没把眼珠瞪凸出来。强忍着欲发作的怒气，她生气的恐吓他，“你给我闭上嘴。”“妈，别这样嘛！我又没有杀人放火，你有这种人见人爱

的帅儿子，应该高兴才对。”把两手平放在椅背上，范修尧如是说道。

楼上的两个女孩听到大哥的强词夺理，皆笑得不可开交。

从眼角余光看到两个女儿坐在楼阶上，笑得眼泪直流，苏倩的火气更大。“你们两个也给我下来！”范舒荷的嘴形停在老妈的命令中，范舒莲却在荷呆愣时已经认命的站起来，准备面对残酷的命运了。

“走吧！”她推推犹在发愣的荷。

范舒荷不依的赖在地上，朝苏倩抱怨，“妈，这又没有我们的事，为什么要叫我们下去？”“没你们的事？”苏倩尖锐的声音足以震破所有人的耳膜。“你知情不报罪加三等！”苏倩扭着腰，用纤手比着楼下。

“我……”范舒荷原本理直气壮的声音渐渐隐没，最后只剩下她自己才听得见的咕哝声，“好嘛！下来就下来！”陆武一直就只注意着已站在苏倩身边的范舒莲，她像个恶作剧被抓到的小女孩一样。她小时候就是这样，永还不会违背苏倩的命令，永远是乖乖的先认错，不像二小姐总要找尽各种理由为自己脱罪。

走过范修尧要笑不笑的面前时，范舒荷轻轻的踢他一脚，紧急的向罪魁祸首求救。范修尧收到讯息，悄悄的向她做了个“万事OK”的手势，要她安心。

“别在那里比手画脚的，给我坐好。”苏倩把笑意放在心里，端起做妈妈的威严架子。

“尤其是修尧，仔细听好，限你在今年结婚，明年让我抱孙子，否则我就飞到台中和你白婢作伴，不再回来了。”“台中气候不错，妈可以考虑和爸去那里隐居，反正我们在全省各地都有房子，你们甚至可以按月份到各县市去住。”范修尧根本不怕她的威胁，要让他这么早就套上枷锁，他铁定不干。

范舒荷不敢张开嘴，只好闷在心里笑得好难过。

范舒莲的心则只注意到身旁的陆武，他只是冷静的看着他们争吵，仿如置身事外的陌生人。

“范修尧，我是生你来忤逆我的吗？”老妈七孔冒烟了！范舒荷轻轻的拉拉范修尧，暗示他使出绝活--舌绽莲花。

“不是！你是生我来疼的。”范修尧站起来，拥着矮他一大截的“活火山”，“不要生气嘛！否则会老得快哦！尤其你的皮肤这么好，如果皱了多可惜。”苏倩的笑声已经窜出了，但是仍不甘心就这样放过他。“怕我老得快，你就给我安分点，不要老是搞那些有的没的。”“我没有啊！那个俱乐部纯粹是休闲性质，根本不像外面说的那么恐怖。”哼！她这个儿子什么个性难道她会不知道？要不是碍于陆武在场，她准会……“哇！三堂会审。”又回来个搅局的！范舒荷清清喉咙，颇有兄妹情的暗示范修尧少开口。

“荷娃，你喉咙不舒服啊！”范修尧少根筋的问道，他的回答让她气呕得翻着白眼看向天花板，这个白痴活该被骂！

“你回来得正好，你大哥的俱乐部有没有你的份？”瞧他那种心虚的模样准有一份了，苏倩气愤的推开大儿子，“你们两个今天以前写一份悔过书给我！”“今天以前……现在已经快十二点了！”范修尧不敢相信老妈会叫他们写这种玩意，他和修尧已经不是十三、四岁的青少年了。

“天亮了也一样。”不想再面对那对发呆的儿子，苏倩转向女儿们，只见莲娃心神不宁的表情和阿武正襟危坐的脸，形成一幅很奇怪的画面。

“阿武，今天就留下来过夜吧！”对于苏倩的好意他心领了，他只是陪范

修尧回来，顺便看看范舒莲的。“不用了，我店里还有事，先走了。”“留下来多待一会儿，咱们好久没聊天了。”范修尧真心的邀着他。

陆武轻轻的摇头，“店里真的有事，先走了。”“店里有位漂亮的小姐在等他。”范修尧开玩笑的说道。他的话字字敲在范舒莲的心上，原本泛红的嘴唇一下变白。

范舒荷同情的看着莲，当她恶狠狠的想找大哥算帐时，才发现他若有似无的来回看着陆武和莲，而且表情似乎满意极了。

是那天那位小姐吗？范舒莲的心好乱，脑子也是一片空白，难怪他这些日子很少到餐厅来。

陆武不明白范修尧为何突然提到云妮，也无心去探究，因为范舒莲的哀凄表情已经占满了他全部的思绪。

“修尧乱讲的。”陆武定定的为自己解释。

“是吗？”范舒荷了解大哥的用心，开心的附和着。

“修尧、荷娃，你们唯恐天下不乱吗？尤其是荷娃，我刚没说要你写悔过书，你是觉得太闲了是吧！”苏倩不忍再见女儿伤心的脸孔，完全没注意到两人挫败的眼神。

陆武离不开，这时候他离不开身。

“莲娃，你送武哥到大门，你不是有事要问他吗？”范舒荷冒着“生命危险”，怂恿郁郁寡欢的姊姊。

“我……”范舒莲想推拒。

“别我呀我的，快去啦！”范舒荷用力把他们两个推出去。

范舒莲转身瞧着紧闭的木门，陆武则站在一旁凝视她的动作。

“武哥，你这阵子为什么没到餐厅来了，是因为大哥说的女孩吗？”坚持不肯回头看他，范舒莲看不到他的任何反应，当然也看不到他眼底一闪而过的痛苦。

“你这样认为吗？”陆武直盯着她的背后。

“我不知道，对你的一切，我已经茫然得不知如何是好。”她双手环抱，轻轻的摩擦双肩，因为她突然间觉得好冷。

“你大哥说谎。”犹豫的伸出双手，陆武始终没有握住他想拥住的瘦弱肩膀。

他的否认温暖了她的心，范舒莲转过身，泪光莹莹的盯着他，“是吗？”“你不该怀疑我。”陆武不想再沉溺在没有结果的感情里，更不想伤了她的心，如果他们再继续纠葛下去，只会使两人更痛苦。

范舒莲望着他刻意保持的鸿沟，突然不顾一切的投入他的怀里，紧紧的偎着他。陆武迟疑了一会儿才反手抱着她，把脸搁在她头顶上，嗅着她的芳香。

“为什么这么固执？你的身世和我家的财富没有关系啊！”她痛苦的把脸埋进他的怀里。“是不是要我也去做舞小姐，你才会觉得我和你是同一个世界的人？”陆武猛然的拉开她，“不要有这种想法，听到没！”被他凶猛的眼光望得无处可逃，她只能幽然的看着他，“我不想失去你。”陆武刚硬如石灰岩一般的心，渐渐被她的柔情吹软了。

“陪我走出去。”他需要好好的想想他们的将来。

范舒莲当然柔顺的倚着他高大的身躯往大门走，全然没发现屋子里窥探的眼睛。

她是这么的美！

陆武放柔了表情探着她，如果可能，他也会希望拥有她一辈子，可是他父母间冷淡的关系，使他不敢轻易放出感情，也怕自己不懂得甜言蜜语的个性会留不住她。他爸爸不就是如此！爱他妈妈却又不表示，导致他温柔、善良的母亲抑郁而终，这件事是他心中永远无法释怀的痛，是没有人可以了解的。

一旦他放任自己的情感奔流而出，他就不准她逃避，因为他的占有欲太强了。趁现在两人都还没陷得太深时，他必须离她远远的，不然等到两人都无法自拔时，他绝不可能放她走，到那时，他实在不敢担保自己不会做出什么事来伤害她。

为什么他的表情如此严厉？范舒莲轻柔的拉拉他，“武哥，你在担心什么？”陆武放开她坐进车子，隔着车窗伸出手，轻拂着她柔嫩的肌肤，“进去吧。”“武哥……”范舒莲张口欲言，却被他的手轻轻压住。

“我不能给你保证，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是陆刚的儿子，身上流有他冷酷的血液，所以你还是离我远远的，免得……”陆武不敢看她温柔如水的眼眸。

范舒莲也伸出手盖住他的嘴，阻止他再说那些老调。“如果这是老天注定的话，我绝对没意见。”放下手，她低下头一点一点的吻着他的脸。

陆武伸出手把她的头更压向自己，极其温柔的吻着她，范舒莲有种被珍惜的感觉，而他的温柔也彻底的撤走了她的不安。

范舒莲和陆武的感情终于有了显着的进展。虽然陆武总是有所保留，对她也仍是维持着一段距离，但是范舒莲不在意，毕竟这种事是急不得的。她知道陆武的心中深藏了很多不欲为人知的过往，也了解他如果不敞开心胸，两人的感情绝无法维持长久，但她能奢求他吗？陆武已经对她比别人不同了。她能奢求吗？既哀伤又像沉溺在爱中的女人……陆武放松心情，仔细的听她圆润、动人的歌声。可是为什么她的心情起伏这么大，像是有什么解不开的结紧紧的捆住她？才失神了一会儿，范舒莲就已经鞠躬下台了。陆武站起来，走近靠着柜台和领班轻声说话的范舒莲，脚步没停，拉着她的手就往外走。范舒莲并没有被他突兀的举动吓着，只是低下头淡淡的笑着，仿佛这早在她意料之中。

陆武拉她坐在餐厅外莲荷池畔，来来往往的人群已不在他们的眼中。范舒莲犹带浅笑，抬头看着陆武。

“你不快乐。”陆武很想把自己的手再熨在她柔细光滑的肌肤上，可是他只能紧握住拳头，克制的手浮起了一条条错综的青筋。

“是吗？”范舒莲笑得更开心了。他会关心她，这已经够让她满足了。

“大小姐--”陆武依旧一下子改不过来，也许他也无心改吧！

“不要叫我大小姐，难道你要我叫你保镖先生吗？”范舒莲轻轻的回嘴，不高兴的微微嘟高了嘴。

陆武爱怜的看着她娇俏的表情，淡淡的扯出一丝笑容，“也可以，我会接受。”范舒莲不依的勾着他的手臂，直想把整张娇柔的脸庞倚进他的怀里，可是她不敢，因为在大庭广众之下她仍会顾虑。如果是荷，她铁定不管三七二十一。可是……，她忍不住就想接近他，她不要陆武老是和她离得老远。

“想不想去看电影？”范舒莲沉溺在幸福里，任谁也看得出她很快乐。

“现在？”陆武冷淡惯的表情难得出现温柔。他会愿意为她做任何事，只求她高兴、欢喜。

“嗯！”瞪大了明媚的双眼，她高兴的频点头。

“走吧！”陆武很少上电影院，有也只是去消磨时间。现在既然她想看，有了她陪伴，也许这次他会发现电影奥妙的地方吧！

顺着他的手，范舒莲自然的搂紧他，高兴的说道：“看完电影后，我们可以去淡水吃海产，然后……”陆武从来不知道她也可以快乐得像个小女孩，他一向认为只有二小姐才会有用不尽的童心，没想到向来优雅、端庄的她也有这一面。

范舒莲的声音渐渐消失，担心的看着不发一话的陆武，“你不喜欢吃海产吗？”陆武含着笑容，淡淡的别开脸。

“说嘛！不然……是你不喜欢看电影啰？”范舒莲莫名的猜着，一颗心因为他的笑容而狂跳不止。

陆武的嘴巴越张越大，一口雪白的牙齿在路灯的投射下亮可鉴人。

停在车子的前面，陆武扳过她好奇的小脸，用温柔得溺死人的音调，低低的朝她催眠，“两样我都不讨厌。”他笑着低下头，寻找她微张的小嘴，轻柔熟练的亲吻她，手插进她的秀发里，不舍的揉抚着。

范舒莲几乎被催眠的赖进他怀里，双唇微张，陆武的吻始终又深又慢，然后渐渐控制不了奔放的热情，手也控制不住的顺着她的身躯往下滑……范舒莲热烈的回吻他，并不在意他进一步的亲密，她只想拥有武哥……陆武在最后一刻紧急煞车，她错愕的看着他的退缩。

“对不起！”陆武轻柔的帮她扣好扣子，低头在她光滑的额头轻轻的吻着。

范舒莲抵着他的胸膛脸蛋红似火，经过刚才亲密的接触后，她不知道该怎么面对陆武误会了她的意思，心焦的轻抬起地低垂眼睑的脸，“你在生气吗？”这个傻瓜！

范舒莲呼出憋在心里的闷气，轻笑着挽起这个不解风情的男人。“走吧，看电影去了。”“不生气？”陆武十分在乎她的感觉。

“保证不生气。”范舒莲郑重的申明，心里却哀叹连连。

第九章

爱情可以让人变得更开朗、活跃，就像陆武。但也会让人变得邪恶、狰狞，就像站在餐厅门口张望了好久的齐柏韦。

原本他对范舒莲只抱持一种爱慕者的心态，被她拒绝他也认了。可是，当他知道她爱恋的人竟然是那个没没无闻的保镖后，内心的挣扎使得他的性情慢慢转变，随着范舒莲和陆武的感情日深而显得狰狞，昔日那个斯文、俊朗的大男孩已不复见。

范舒莲吃惊的看着憔悴不已的齐柏韦，他正坐在餐厅里愣愣的发呆，眼里酝酿着风暴。

她不安的走过去坐在他对面。她已经好一阵子没看见他了，虽然她还是每天收到他送来的花，但是她都原封不动的退回。

“齐柏韦，你没事吧！”范舒莲基于同校之谊不得不关心他。

齐柏韦脸色苍白的握住范舒莲的手，忿忿的逼问：“他哪一点比我好？”“请你小声一点好吗？”她用力抽回自己的手。还好武哥今天有事不能来，不然他一定又会勃然大怒。

慑于她的怒气，他放低了音量。没办法，范舒莲是他的致命伤。“告诉我啊！”范舒莲眼里冒火的厉声道：“你凭什么质问我？”说完，推开椅子就要离开。

“不要走！”齐柏韦心急的伸出手拉着她，急切的哀求道。

为了怕引起侧目，范舒莲若无其事的坐回位子，低声冰冷的命令他：“放手。”“告诉我他哪一点比我好，我就放手。”齐柏韦看出她的顾虑，开始耍赖。

范舒莲真想狠狠给他一巴掌，“他就是比你强，没有所谓哪一点。”“我不信！”齐柏韦疼蛮似的抽紧自己的手，连带的也压痛了她。

“我已经回答了，快放手！”范舒莲没想到他的手劲这么大。

齐柏韦放开她的手，竟然仰头狂笑！范舒莲被他歇斯底里的模样吓呆了，众多眼光移射过来，就连台上的歌手也停止演唱，直望着他们。

范舒莲羞愧得直想挖个地洞钻进去，但她只是强装冷静的朝柜台的人打了个“呼叫武哥”的手势，随即低声警告他，“够了！齐柏韦，你的笑话闹够了，现在请你离开这里。”齐柏韦狂笑的站起来，像个醉汉东倒西歪的往门口走。走到门口时，又突然站住不动，背对着范舒莲，用大家都听得到的音量说道：“范舒莲！你们绝对不会有好结果的，他只不过是条看门狗，狗怎么配和人在一起？”齐柏韦丢下这句话后，人也跟着消失，只留下尾音在风中飘荡。

范舒莲被他狠毒的话击得全身发抖。她难堪的看着服务生一张张同情、诡异的脸孔，这种气氛压迫着她，逼得范舒莲冲出这个令人难过的地方。

好冷！她毫无目的的漫步着。为什么齐柏韦会变成这样？难道是她害的？她是不是该觉得自责？她的心太乱了，乱得没注意脚步与方向，等到她发现四周奇异、森冷的气氛有些不对劲时，已经太迟了。她已经走入台北市最阴暗的角落，犯罪、吸毒者聚集的大堂，她心惊胆跳的往回走，虽然有一身好功夫，可是她毕竟是个女孩子，体力总有限，而且.....她害怕的左看右看，加快脚步，想尽速离开这里，可是她担心的事仍然发生了。

一大群男人从前面弯进来，本来嬉笑的声音因看到范舒莲而停止，全都贪婪的盯着身穿连身长窄裙，曲线毕露的范舒莲。

“李仔！你不是找不到马子可以把吗？你看，前面不是来了一个。”“这个真的不错，脸孔漂亮，身材又好.....李仔，上去把把看。”大家全在怂恿一个肥得像猪的男人，他的双眼亦淫秽的看着范舒莲姣好的身材。

范舒莲暗咒着自己的乌鸦嘴，眼看着前面就是巷口了，却被这一大堆地痞流氓挡得一点缝也透不过。她直觉的转回头，看了看后面又黑又长的巷子，再低头看着自己身上的长裙，心里直响着警铃，那群流氓少说也有十来个人，她铁定打不赢，还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先跑了再说。

“等等，这女的我好象看过。”其中一个人走上前要看清楚她的脸。

范舒莲犯了个错误，她不该转过头去看他的。她一看到他，立即撩起长裙，片刻也不敢迟疑的往后全力的奔跑。

“干！是上次那对双胞胎其中一个。”出声的人起哄的追着范舒莲，一大

堆人也被他鼓动，全像猎犬般的欲捕捉前面的猎物。

范舒莲拿出跑百米的冲劲，不敢回头望，却被背后如鼓鸣的追赶声吓得直冒冷汗。

突然一个不稳，让她慢了脚步，而被身后的人有机可乘，抓住她的手。她直觉的把他摔出去，而这个动作使得她被后面的男人团团围住。又有一个人要出手拉她，她使出个漂亮的擒拿，按着所有的人一窝蜂朝她攻进。刚开始范舒莲尚应付得游刃有余，但几个回合下来，她终于寡不敌众，渐居下风。

范舒莲被两个男人各抓住一边，仍不断的挣扎着。

上次被她狠狠教训了一顿的男人，淫秽的用刀子划着她的脸。“你也会有一天，再逞英雄啊！”范舒莲冷静的瞪着他，隐藏心里的所有恐惧，不让他们发现。

“够冷！嘿嘿，等下我会榨出你的热情来的。”他一把撕下她的袖子，惹得一旁观赏的其它人怪叫。

“不要！”范舒莲必须假装很害怕，来降低他们的防备。

“你也会怕啊！”带头的人洋洋自得的大笑。

就是现在！范舒莲用手肘使劲撞向后面的两个人，再提起脚狂猛的朝前面的人一踢，踢得他立刻抱着自己的下腹，蹲在地上呼天喊地。范舒莲趁着慌乱赶紧逃走了，其他人见状群起而攻之。

因太专心跑着，范舒莲没注意到前面的人，结果一头栽进了一个壮阔的胸膛里，她慌乱的抬起头求救。

“后面有人追我……”白浩庭和手下本来是要到这巷子拜访个前辈的，却意外的碰到一个落难的美女，他和善的给她一个安心的笑容，就把她推到自己的背后。

旁边四个雄壮威武、身着黑西装的手下，接过他的暗示掏出枪，人手一把的指着随后而来的混混。那些混混没想到半路突然杀出个程咬金，又被中间男子领袖般的气势给吓着了，全都愣愣的待在原地不敢动，当然，他们最怕的还是那几把枪。

白浩庭看到这些下三滥追着一个弱女子，她的衣袖又被撕得破烂，斯文、俊逸的脸孔顿时变得十分危险，他把怒气全都化为一道冷冷的命令：“好好的教训他们。”说完，他脱下外套，体贴的披在女孩的身上，轻推着她走到外面光亮的地方，这样柔弱的美女不适合看到血腥的画面。轻轻的带她到听不到打斗声的小公园等他的手下们，就着路灯一照面，两人都对彼此的外貌和与众不同的气质留下深刻印象。

白浩庭看过不少美女，但是他从没碰过这么有气质的、道地的大家闺秀。一般大家闺秀他看太多了，但是她似乎又比她们多了些什么。

范舒莲则折服于他斯文的外表和高贵的书卷气，又见他浑身散发若天生的领袖气质，心想他一定不是个简单人物。

感激的伸出手，范舒莲冷静的脸上已寻不着一丝惊慌。“你好！我叫范舒莲，你呢？能不能告诉我大名？好让我日后能回报。”白浩庭笑笑的接住她的手，赞赏的看着她，“大恩尚且不言谢了，更何况这种芝麻小事。”范舒莲诚心的笑出声，“至少可以交个朋友！”白浩庭顽皮的眨眼意有所指，“我有这个荣幸吗？”范舒莲知道他只是在开玩笑，因为他眼里的戏谑太明显了，可是她被他逗得十分开心，今晚的不愉快全都散了。“抱歉，我已经有男友了。”“真的吗？唉！我早该知道的。”白浩庭的表情可没有丝毫“相见恨晚”

的讯息发出。

一连串银铃似的笑声从范舒莲嘴里悠扬的泄出。

陆武找了一个晚上，终于看到她了。范舒莲停住笑声，看到陆武匆忙跑过来。他一见到她身上披了件男人的衣服，心里不舒服的因子立刻开始发酵。

“你没事吧！”陆武轻轻的搭着她。

“还好。”想到刚刚的事她就一阵冷颤，这阵颤抖传到陆武的心中。

“到底发生什么事？”他微皱着眉，语气急切的问道。

“刚才有一群人在后面追我，幸亏他……”范舒莲扭过头，想介绍刚才的那名男子，他却已识相的带着手下先走了。

“等我一下！”范舒莲急急的追上去。“喂！等一下！”白浩庭回头等着她，“他就是我绝望的来源对不对？”等她站定后，他玩性不改的调侃着。

范舒莲没有否认，只是被下西装外套还给他，“不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你已有护花使者，何必让我失望？”白浩庭仍是风趣的逗着她。

他定定的再看她美丽绝伦的五官一眼，就不敢再看了，因为他已经感受到她男伴传来的压力。接过外套，他无心的半开着玩笑，“你该不会正好有个妹妹，长得和你一样迷人吧！”“我是有个妹妹比我漂亮！”看着他挑高的眉，范舒莲知道他根本不信，于是她也恶作剧的对她承诺，“为了报答你的大恩，我决定把妹妹许配给你了，不知你意下如何？”“好啊！”白浩庭爽快的答道，本想再说些什么的，无奈手下轻轻的搭了他一下，像是提醒某些事。“承蒙小姐的爱戴，在下岂有不答应的道理？只可惜我现在有事，无法去你家提亲，改天如果我和令妹真有缘，定会相见，请恕我有事先走一步了。”他根本不把她当回事，只礼貌的朝她挥挥手，就迅速的上车离开了。

范舒莲这才猛然发现自己忘了留他的名字和住址。

陆武走近她的身边，看到她衣衫破烂，怒不可遏的脱下牛仔外套，温柔的替她披“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狂啸的逼问着她。

范舒莲吓呆了，她从没见过他气成这样。“我……我……”她震惊的结结巴巴地说不出重点。

“说啊！”陆武可没时间欣赏她的失常，此刻他最关心的只有她是否被伤害了。如果她发生了什么事，他绝不会原谅自己。

面对他凶狠的样子，范舒莲只庆幸自己不是他的敌人，不然绝对没有半点存活的机会。

如果必须对他说明原委，范舒莲就必须又回到齐柏韦给她的难堪里，而她绝不愿意他也承受相同的难堪和痛苦，他会为了今晚的事找齐柏韦算帐的。这种两败俱伤的结果不是她所想要的，所以她不能告诉他关于齐柏韦那些狠毒的话。

范舒莲向他大概的描述今晚的遭遇，却略过齐柏韦那部分，她发现她越讲下去，陆武的脸就越冷，到最后已经整个变白了。

“……还好是刚才那个人救了我。”范舒莲失神的倚进他的怀里，仍为刚才的事而心悸不已。

“那些人渣呢！”陆武恨不得亲手宰了那些人。

“可能已经跑了。武哥，我们离开这个地方好不好？”范舒莲痛苦的要求着，她不想在这里多逗留。

陆武使尽全身的力气才没发脾气，他把力量全用在拥紧范舒莲的娇躯。

还好她没事！他知道她隐瞒了一些事，但是在这种时刻，他已经无心追问了，他只知道这一切和齐柏韦那小子脱不了关系，这笔帐，有一天他会讨回来的！

“以后不要随便乱跑！”陆武闭上眼睛，痛苦的命令怀中的人，他应该时时刻刻待在她身边保护她的。

范舒莲身心俱疲的点头，她现在只想倚在他温暖的怀里，永还不要离开。

“走！我带你去我公寓换衣服。”陆武直接带她走向他的车子，她这样子回家，一定会被范家人彻底追问。他担心的看着她没有丝毫血色的脸，她绝对支持不了的。

“好。”范舒莲低低的应声。

车行的速度相当快，陆武不时侧过脸，看着已经睡着的范舒莲，一方面加快车速，幸好他的公寓离这里不远。

把车停好，陆武轻轻的抱起睡得不省人事的范舒莲，走进电梯，很快就到了十二楼。

范舒莲被开门声给吵醒了，发现自己整个人被陆武抱着，却被他想抱稳她又想尽快开门的样子给逗笑了。

“武哥，放我下来。”范舒莲拍拍他，表示自己能下来走。

陆武却不愿放她下来，他只把钥匙拿给她要她开门。她熬不过，只有乖乖照做。

打开门后，她看不清黑抹抹的室内，陆武却毫无困扰的抱着她来去自如。她被轻轻的放在沙发椅上，陆武等她坐好了才过去开灯。

范舒莲一时无法适应，用手遮着刺眼的光线，而陆武见状赶紧将灯光调柔。

这样好多了，这里的一切依旧没变，范舒莲很少来这里，不过屋内所有的家具和电器，可都是她和荷一手包办采购的。

“喝下去，这酒不热。”陆武拿了杯薄酒要她喝，等范舒莲接过后，他才转身走进自己的房间里。

范舒莲乘机打电话给荷，免得家人担心她晚归。

“荷吗？我现在在武哥这里……你不要想歪了……回家再谈，告诉妈一声。”范舒莲没体力和荷周旋，端起酒淡淡的喝着，不知不觉全都喝光了。

陆武拿着一套黑色的休闲服从房间走出来时，看到她双颊已酡红，很讶异她的酒量居然这么浅。

企图使自己降温一些，范舒莲不好意思的用冰冷的手“冷敷”双颊，却徒劳无功。随着脸色的绯红，她的心跳也跟着加速，她知道自己没醉，但是她需要武哥的温暖。

“拿去换上。”陆武把衣服递给她，闪避着她露骨的感情。她如果再这样诱惑他，他就会不顾一切的占有她。但他绝不能让这种事发生。

范舒莲把衣服放在一旁，起身面对他，“为什么不敢看我？”“别乱讲，你喝醉了。”陆武把她失常的表现归咎于酒醉。

“不是，你明知道不是！”范舒莲狂乱的喊着，一行清泪滑下脸庞。不管有没有将来，她只想拥有武哥一夜，只要一夜她就满足了，不管武哥如何逃避，她都要定他了。

“别哭。”她的眼泪是他的致命伤。他动情的拭去她的泪，一边低说着。

范舒莲迫切的狂吻着陆武，从眼睛、鼻子、耳朵……直到嘴巴，陆武

的欲望已经被她点燃，他轻轻的想推开她，但是她不肯。

“抱我！武哥，抱我！”范舒莲抵着他性感的嘴唇要求。接着，又像证明自己的话似的轻轻扯下背后的拉炼，柔软的衣服顺着这动作，一点一点的往下滑，直到落在地上，摊成了一堆布。

陆武迷乱的望着她玲珑的身躯，他渴望了一辈子的人儿就站在他的眼前！陆武头晕目眩，不知该怎么拒绝她。

范舒莲看到他的犹豫，赶紧把仅剩寸缕的身子贴住他，拉下他的头热烈的亲吻着，“不要拒绝我……”陆武低吼一声，就低下身子拦腰抱起她往房间走，他怎么拒绝得了她？齐柏韦的话伤她太深了，她紧偎着他，需要他的温暖来驱走齐柏韦带给她的伤痛。那散满激情、炙热、魔幻的一夜，她始终没回家……

慵懒的翻着身子，范舒莲慢慢张开眼，冬阳的热力彷彿在配合幸福的她，正光耀的四处奔射着，照得她心里暖洋洋的。

羞红着脸，她转过身想看陆武，却发现她身边是空的。她急忙坐起身，极力搜寻任何的声音……范舒莲叹口气的拉起棉被，遮住光裸的身子，无意间看见床尾放着一套整齐、干净的衣服，她羞愧的拉过棉被闷着自己，思绪不断的被昨夜的柔情缱卷占满……她不懂陆武为何不留下来陪她，难道他真的对她没有丝毫情意？一思及此，她的心就冷了下来。不会的！武哥不会这样对待她……但是她真的不喜欢这种被遗弃的感觉。

为了不让回忆逼疯她，范舒莲狂乱的掀开棉被，胡乱的穿好自己破烂的衣服就要离开。

她冲到玄关，却突然停着不动，低头看看身上的破衣服，她绝不能就这样穿回家。

该怎么办才好？范舒莲走向沙发思索着。

直直的望着电话发愣……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向荷求救了。

无奈的拨着荷的专线，她担心的看着手表，十点了！没想到自己会睡到这么晚，希望荷还没上班……“荷……你能不能帮我送衣服过来武哥这边……”范舒荷昨天等听她的事等了一整夜，而她竟然没回来，等到现在就只等到一通要她送衣服的电话--“好啦……等会儿就帮你送去……谁让我是你妹妹……好！有事等我去了再说。”挂上电话后，范舒荷心不甘、情不愿的起床梳洗。等她一切都弄好时，已将近十一点了，抓起桌上的车钥匙，她立刻赶着为莲送衣服去了。

走到楼下大厅……糟糕！老妈怎么没出去？范舒荷心里暗暗叫苦。

“荷娃！莲娃昨晚没回来，你知道吗？”苏倩盯着小女儿。

“妈！对不起，我忘了告诉你，莲娃昨晚有打电话告诉我，她要在小叶家过夜不回来了。”范舒荷扮着笑脸，直赔不是。“对不起啦！昨天人家在房里看录像带，看得忘了。”苏倩不疑有他，因为范舒荷的表情没有丝毫不安，自然得很。“你哦！不早点告诉我，害我担心了一夜，只差没去报警。”说完，她站起来往房间走。

范舒荷好笑的嘲弄她，“妈，你要回房睡觉吗？现在已经要吃中饭了，而且小心睡太多会发胖哦！”经过她的身边时，苏倩用力的挣了下她的嘴皮子，“死丫头，要不是你知情不报，老妈怎么会再回头睡美容觉？”“好了，不要再捏了，不跟你闹了，我赶时间。”范舒荷亲了一下她的脸颊，“好好睡你的觉吧！”“不要开快车！”苏倩对急忙冲出门的女儿喊着，可是她总觉得

自己在白费力气。

然而她猜错了，范舒荷这次不但没像往常般的开快车，反而十分守规矩，慢条斯理的开着车，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她是初学者呢！

她并不是遵守老妈的谆谆教诲，而是……她忘了武哥的家要怎么走了！她的记忆力一向很好，可是怎么就是找不到？好不容易“摸索”到较熟悉的街道，范舒荷放慢车速，找寻着陆武住的巷子，看着看着，她突然发现前面有个男的鬼鬼祟祟的跟踪一位妇人，该不会是……范舒荷把车往旁边一停，还来不及熄火就心急的冲下车，悄悄的跟着那个男的。果然不出她所料！他一见那妇人停下来，就突然往前冲，一把抢过她的皮包就往前溜了。

她拿出了吃奶的力量追上去，追了约一百公尺，那个人偶尔回头，发现“异状”，竟大胆的停下来，不怀好意的看着她，没想到今天人财两得，这妞儿长得可真是超乎常人的标致。

“小姑娘，是你自己免费送上门的，可别怪我残暴。”他急喘着气，硬撑着从怀里拿出开山刀，直朝范舒荷逼近。

范舒荷没有退后，只是停下来恢复体力。这个人实在是个社会败类，今天她要是不把他交给警察，她就不姓范！

“把手放在后面。”那个歹徒越来越接近她，还恐吓的挥着刀子。

这么肥的身体能跑这么快也不错，可是他拿刀的样子实在逊毙了！范舒荷冷静的站在原地看他耍猴戏，她倒要看看这个人渣有几分能耐。

见她不动的站着，歹徒把刀架在她的脖子上，伸出肥得像蹄膀的手，就要往她玲珑有致的曲线摸去……范舒荷见时机不妙，立刻快、狠、准的朝他的手一劈，他痛得来不及反应，她便轻易的夺过刀子抵着他的额头。

没用的东西，三两下就被她解决了！

“别动，等下说不定我一个不稳就滑了手，到时候伤了你，我可没辙。”她甜蜜无辜的威胁道。

“小姐，你大人有大量就饶了我吧！”他没想到眼前这个美丽的女孩功夫竟然一把罩。

“饶了你？门都没有！走！”范舒荷移到他的背后，把刀架在他脖子上，正想押着他往回走时，却看到那位妇人不知何时已经站在后面，微笑的把一切看入眼里。

“这位女士，你没事吧？”范舒荷押着歹徒在妇人的面前站定。

“没事，谢谢你，小姐。”她白嫩丰润的脸上堆满了真诚的谢意。

哇塞！她的年纪该和老妈一样吧！皮肤却棒得没话讲。

范舒荷操着刀轻松的瞄着她，看她样子好象是个官家夫人，气派硬是不同，而且她的眼底没有一点惊惧，反而表现出超乎常人的冷静。不过，她的身材配上笑嘻嘻的脸，倒是让她联想到笑弥勒。

“不客气。”握刀的手使了一点力，她朗声的命令被她制住的歹徒，“喂！把皮包还给人家！”刀口无情哪！他哪敢耽搁，只有匆匆忙忙递出手中的皮包，物归原主。

“向这位女士道歉！你这个好吃懒做的家伙。”范舒荷冷声的命令道。

“对不起……”大胖贼不甘不愿的喃喃自话。

“大声点！”听到他道歉得有气无力，范舒荷冷冷的让刀子滑向他喉头。

“对不起！”他认栽的又大声说了一次。

妇人因为她的恶作剧而开心的笑着。这个女孩心地真好，又长得美，

如果是她女儿该有多好。

“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妇人和蔼的看着她。

“我叫范舒荷。”范舒荷心不在焉的回答她，眼睛却警戒的看着巷子的另一头。

她发现有个男子倚在柱子上，远远的观察着他们，而且已经站了一会儿。他是这个人的同伙吗？范舒荷下意识的握紧刀子。

他发现了范舒荷的观察后，才从容不迫的离开柱子，往她们走去。

“我叫黎静，你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家住哪里……”她忍不住想探听，这个女孩实在深得她心。

“伯母，容我这样叫您，不过那边有个人一旦看着这里，我怕您会有危险，您能不能把我脖子上的领巾解下来？”范舒荷不安的看着那个人逐渐接近，看他的气势和结实的体格，摆明了就是个练过武的人，恐怕不好对付，她得防着点。

她接过领巾，快速的捆紧大胖贼的手，绑好后一手抓着他，另一手则拿着刀子备“伯母，您站在我后面比较安全。”范舒荷温柔的催着她。

黎静始终含着笑意，虽然她也感受到另外一个人的威胁，却仍老神在在，从容不迫的走到范舒荷所要求的地方。

说实话她并不怕，这种场面她见多了，但是为了不让范舒荷分心，她只好照着做。

“小姐，别误会，我是刑警，这个人我已经注意很久了。”男子强装冷淡的说道。

其实刚才的一切他早看到，也听进耳朵里了。他之所以一直没出面，是因为这个小姐的功夫实在了得，她应付得来的。

范舒荷气愤的瞪着他的证件，尖锐的质询道：“你刚才为什么不出面！”

“我想啊！可是等我到达时，你已经擒住他了。”他无辜的向她解释。这个女孩真漂亮，孟克森对她的外貌和爱作弄人的个性留下很深、很好的印象。

“夫人，您没事吧！”他向后面温婉的黎静致歉。

黎静并不在意被人抢走东西，但是当她发现他是刑警时，眼神完全变得冷淡，而刻意的维持礼貌。

她对警察似乎没啥好感。孟克森苦笑着，他当然发现了她的冷漠，甚至可说是敌意。

范舒荷没发现两人之间的冷淡，她只是气得把手中的人推向他，故意奚落他，“我不知道现在刑警的办事效率这么差！”孟克森把心思转回眼前的人，对她的批评不但没生气，反而哈哈大笑。他把手铐铐上歹徒的双手后，解下了她的领巾还给她，顺便拿出口袋里的钥匙晃着，打趣道：“现在的警察度量很大！”范舒荷怒气未消的抢过钥匙和领巾，面色不善的瞪着他，“你怎么有我的车钥匙！”孟克森深刻、带着山地血统的漂亮脸孔仍旧笑嘻嘻的。“我们办事效率这么低，当然必须多巡逻几趟，来证明我们的勤劳啊！勤能补拙啊--小姐。”他一点也不在意范舒荷的批评，反而自嘲的笑着。

他的好脾气让范舒荷的怒气没法发作，更何况人家好心的把钥匙还她，她当然不能太小气。“好嘛！算我心胸狭窄可以了吧！”“在下岂敢委屈了小姐？”孟克森对她爽快的认错十分欣赏，能开名贵跑车满街跑，想必是有钱人家的千金，难得她没有一点娇气，又乐于打抱不平。

范舒荷被他自认倒霉的样子逗得盈盈笑出声。“好啦！我都已经认错

了。”轻拉着在一旁的黎静，她朝着那位帅气的刑警说再见。

“伯母，你住哪里？我送你回去。”“咳……嗯……”那个长相不错的刑警又出声了，“很抱歉！两位可能必须先随我回警局一趟。”“人都交给你了，你还想怎样？”范舒荷不悦的回头，微侧着脸瞪他。

“冤枉啊！小姐，我们怎敢对你们怎么样？实在是你们必须随我回去作笔录，这是法定的程序啊！我也不愿意刁难你们。”他说得可怜兮兮，好象范舒荷欺人太甚。

“我一定要去吗？”范舒荷不高兴了。

“小姐，你们如果不配合我们，我们如何将这些人治罪？”他轻轻的拉拉手铐，“相信你也不会希望这种人无罪开释吧！”想想也有道理，她岂能让这些人逍遥法外？但是她必须先帮莲送衣服过去。

“好吧！可是你必须先让我去办一件事。”孟克森焉有不答应的道理？“我的警车在那里。”他拉着犯人，一边邀着冷如冰霜的女士，“女士，请您先进到车里等。”黎静点点头，朝范舒荷微微一笑就先行走过去，留下孟克森和范舒荷对望着。孟克森当然看到这位女士对他俩的差别待遇，他真搞不懂，为什么她似乎对他含着一股……该怎么形容才好？对！“厌恶”！就是这个字眼。

“你不怕我溜了？”范舒荷不怀好意的甩着手上的车钥匙。

孟克森回过神面对她的挑衅，他悠哉游哉的把手伸到口袋，拿出她放在车上的驾照和行照晃着。他原本是怕找不到车主时，可以用这些东西调查，没想到派上用场了。

“不怕！”孟克森绽开了笑容，也挑战的看着她。

“你……真卑鄙！”看到自己的证件落在他手上，范舒荷笑容冻结，不客气的吼“没办法！这是非常不得已的。诚如小姐所说的，我们必须预设各种可能性，所以如有冒犯之处，就请你多多包涵，等会儿到警局，我就会把证件还给你。”孟克森诚意十足的保证。

“哼！算你行。”范舒荷不再和他争辩，气冲冲的跑走了。

“范舒荷。”孟克森感兴趣的盯着她的背影，再看向她的证件，低沉沙哑的声音轻轻的吐出她的名字。

范舒荷的气来得急去得也快，这会儿只见她凭着记忆，正沿着十二楼一户一户的摸索着。都是那个该死的管理员啦！只模棱两可的敷衍她，不肯再诉她武哥到底住哪里。

她不耐烦的按电铃，一定是这家，因为整层楼就剩这间她还没问过，运气可真背！

“荷！怎么这么晚？”范舒莲穿着陆武的休闲服出来应门。

范舒荷推开门，吁了口气就朝沙发坐下，没好气的把袋子里的衣服拿出来，“能找到你就该偷笑了。”“哦！”范舒莲轻轻的接过衣服，被荷审视的眼神看得脸上红一阵、紫一阵。“你在看什么？”“看你呀！”范舒荷笑嘻嘻的说道，“当初不知道是哪个保守的女人说我小说看太多，闲话听太多，所以满脑子乱七八糟，结果自己却……”“荷！”范舒莲羞答答的像个刚过门的小媳妇。“不听你胡说，我要去换衣服了。”她抱着衣服，赶紧躲开妹妹那了然于心的表情。

“莲，等等！我有事必须先走，这车钥匙给你，等会儿你开我的车回家。”

范舒荷实在很想放那个刑警鸽子，可是一想到自己的东西还在他那里，就不得不低“你要上课就快去！”她理所当然认为妹妹赶着上班。

已走到门口的范舒荷听到她的话后，回过头不快的撇撇嘴，“我今天可能没法子去上课了。莲，等一下你顺便帮我打个电话告诉珍妮，我今天有事没办法过去，请她自己代一下课。”眼看着荷就要走了，范舒莲赶紧奔到门口，“荷，你今天怎么不去上课？”“唉！一言难尽啦！反正没事，你不用担心我了，还是多留意一下老妈。”范舒荷懒得再从头说起，反正也没什么好说的。

“老妈……她……知道了？”范舒莲紧张的吞口水。

“没有！我告诉她，你在小叶家过夜。”范舒荷做了个要她放心的手势，按着左顾右盼，“怎么没看到武哥，他呢？”范舒莲忧戚的看着地面，对 her 的问题不知如何答复。“我……我……也不知道。”那么果然是真的啰！她早料到了。

轻轻的拍了拍姊姊垮下的肩膀，她安慰道，“武哥一定是有事要处理，所以……”“荷，不要安慰我了，我又不是三岁小孩子。”范舒莲自怜又难堪的看着妹妹，眼眶里合着些许泪水，但她极力隐忍着不让它流出来。

范舒荷见状赶紧搂着她。哪该死的武哥到底死到哪里去了！

“莲，别这样，对武哥有点信心。”她拉开靠在她肩膀上的姊姊，信心满满的看“我很想，真的很想！”她何尝愿意让自己痛苦？“顺着自己的心走，不要犹豫也不要猜疑，这些东西容易使人脆弱。”范舒荷温柔的解析，“还是那句老话，对武哥有信心些。”等荷走了好久后，范舒莲还在思索她说的话，自己是否真的对武哥没有信心？

“范小姐，你住哪里？等一下我儿子来载我，你可以顺便搭我们的车回去。”范舒荷和黎静从警察局走出来时已经傍晚了，夕阳的余晖正渐渐冷却。

“伯母，不用了，谢谢您的好意。”范舒荷感谢的看着她，“您住台中啊！”刚刚在填数据时，她曾瞄了下她的数据。

“对啊！你有空来台中时，到我们家坐坐。”黎静从皮包里拿出笔和名片纸抄着地址。

“这是我家的住址，你有空一定要来。”范舒荷微笑的点头，接过她递来的住址。“会的，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过府叨扰您。待会儿既然有人来接您，而这里又是警局的前面，应该没有什么人会这么大胆来抢劫。”她诙谐的说道，“那我先走了，伯母再见。”望着她渐行渐远的轻快步伐，黎静突然出声喊住她，“范小姐！”范舒荷紧张的回头，以为又发生事情。

黎静只是庄重的说着，“谢谢你的见义勇为，有空请务必到台中让我招待。——范舒荷露出愉快迷人的笑脸，同她保证，“会的，有一天一定会去打扰您的，再见。”黎静实在很喜欢这女孩，如果她是自己的女儿该有多好。可惜她自从生了儿子，就无法再生育了，造成她终生遗憾，因为她一直想要个女儿。把眼光调向范舒荷走远的身影，她心想，如果能有个像她一样善良又美丽的女儿就好了。

“范小姐，你要到哪里，我有荣幸为你服务吗？”孟克森开车慢慢接近范舒荷，没想到她就是商界呼风唤雨而“云天集团”龙头的千金。

“不必，我自己搭车就行了。”范舒荷一看是他，连停都懒得停。“更何况，我只是个区区的小老百姓，怎敢劳你大驾？”孟克森倚在窗边笑笑，她真有个性。“下了班我就不是刑警了。怎样？让我赎罪一下嘛！难道你还在记恨？”“我才没那么小气。”范舒荷懒得和他啰唆，索性大方的停下脚步。“好啦！为了表示我的大方，也让你有机会赎罪，就麻烦你了。”孟克森闻言赶紧停下车，为她拉开车门，“请--我的荣幸哦！”范舒荷见状，哈哈大笑的钻进车内。孟克森则心折的听着她银铃般清亮的笑声。

“妈，你没事吧？”白浩庭一接到她的电话，立即一刻也不敢停的带着手下直奔这黎静见到范舒荷开心的和那个刑警好象在斗嘴，看得太专心，竟未发现两部黑色轿车已经停靠在她身边。

回过神，她慈爱的朝儿子担心的脸笑笑，温柔的脸上净是疼爱。“没事！是前面那位小姐见义勇为。”白浩庭顺着她说的方向，只看到她坐进车前愉快的侧脸。咦？她好象昨晚的那位漂亮小姐，不过她的头发好象长了点，或许是看错人了。

唉！这台北的治安也太差了点吧！竟然连着两天发生的事都和他有关。

“妈，你有没有问人家姓名？改天我们好登门道谢一番。”白浩庭瞪着远去的车子一会儿，转过头对妈妈温文的说着。

“有！可是她只告诉找她叫范舒荷，其它的就不愿多说了。她不说，妈也不好太勉强人家。”黎静可惜的说着。

“既然如此，表示人家不愿意为这点小事让人感谢，你就不用太感念在心了。”白浩庭太了解他妈妈了，她不容易喜欢人，而一旦对谁有好感，就会对他很好。她的待人处世只凭感觉行事，这一点和奶奶实在很像，幸好她俩很投缘，不然老爸就惨了。

而看来她还满喜欢这个叫范舒荷的……

第十章

已经在这里住了三天，也躲了整整三天，他到底还要折磨自己多久才够！

陆武坐在岩石上看海浪，听风呼啸而过的声音，冷漠的脸上尽是痛苦。

他不该控制不住自己，不该侵犯她洁白的身子，他凭什么这么对她，他到底凭什么？她是范氏的千金小姐，人又长得漂亮，前途无量。而自己呢？只是个不学无术的男人，这种男人不值得依靠终生。

可是，如果她和别人在一起，他一定会受不了。他绝不允许她和别人像和自己一样的亲密，她是他的。

伸出手用力的捶着岩石，陆武受不了的狂吼，“啊！”范舒莲突然从躺椅里醒过来，她好象听到武哥的声音了。揉揉惺松的睡眼，努力的看清楚这是自己家的后花园，才知道原来是作梦了。

好几天没看到武哥了，他究竟到哪里去了？她去他开的所有舞厅找过他了，可是每间店他都没去，大哥和小哥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

难道那一夜对他来说，真的没有任何意义吗？还是根本是她自作多情？

范舒莲坐在后花园里晒太阳，一颗心乱七八糟。

“莲娃！齐柏韦来找你出去玩。”苏倩不太情愿的到花园里，叫着陷入沉思的女儿。

她实在也不太喜欢齐家那小子，要不是看在她爸爸的份上，她早就随便编个理由赶他走了。

范舒莲把桌上的太阳眼镜戴上，冷冷淡淡的朝苏倩望着，“妈，我不想出去，麻烦你告诉他，我人不舒服。”她的眼里闪着厌恶，他做了那种事以后，竟然还敢来约她。

苏倩关心的看着她平躺的身体，这几天她心事重重，也没看见阿武，难道这小俩口在闹别扭？“你没事吧！”范舒莲把眼镜往上推了一点，强颜欢笑。“没事，我只是不太喜欢齐柏韦。”“好！既然不喜欢就别勉强，妈帮你打发这个人。”苏倩温柔的允诺。

“谢谢妈！”范舒莲话里有很多的感激。

苏倩带着笑容走向客厅，准备应付齐家小子。

齐柏韦一看到苏倩走出来，赶紧站起来，“伯母，舒莲她……”“很抱歉，连娃她身体不太舒服，可能没办法接受你的邀请，她感到很抱歉。”苏倩流利的应付着，没有一丝的不自在。

“她不舒服吗？不要紧吧！”齐柏韦关心的问着。

“不要紧，只要休息个几天就好了。”苏倩笑得快僵了。

“既然这样，我就不打扰了。”齐柏韦聪明的知进退。

“很抱歉，让你跑这么一趟。”苏倩觉得好累，他总算要走了。

离开范家后，齐柏韦的眼里闪着阴冷的光芒，范舒莲是故意不见他的，她仍执意爱那个保镖。他就不懂他究竟哪点比那保镖差，为什么她对他会那么钟情？如果她选的人条件比他好，也就算了，但她爱的偏偏是个保镖。他绝不会让他们这么如意的在一起，而且他会让范舒莲后悔选了那保镖。

“我要找云妮！”齐柏韦到陆武的舞厅好几天了。他早就知道云妮爱陆武好几年了，她倒是个可利用的好人选。

“请你等一下，云妮马上就来。”张大班逢迎话媚的接过他的钱，笑呵呵的说道，“她马上过来。”齐柏韦冷淡的喝着酒，开这种舞厅的人能高尚到哪里去？他绝对比陆武好多了。

“我是云妮。”云妮带着职业的笑容坐在他身边。

齐柏韦细细的打量她，她绝对称得上漂亮，但和范舒莲一比就没什么看头了。也许是职业使然吧！她的气质总是隐约带点风尘味。

云妮见他文风不动，一派斯文的模样，应该还在读书吧！

“你是个学生吧！”云妮帮他倒了杯酒，手贴在他的胸前抚媚的划着。

齐柏韦轻轻推开讶异的她，“云妮小姐，我今天来找你，是有件事想和你商量。”“商量？”云妮怪异的看着他，他不会是什么不良分子吧！

“商量陆武的事。”齐柏韦淡然的笑道。她眼里的不安一听到陆武就变了，这么说，她果然如其它小姐说的很喜欢陆武啰！

“陆武发生了什么事？”云妮紧张的问着，刚才的媚相全不复见，她现在的样子倒像寻找失踪多年的情人般的激动。

齐柏韦奸狠的笑着，他倒希望陆武发生了什么事。“我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而且我也不是要找你谈这个问题。”“不然你到底想谈什么？”云妮

听到他话里对陆武的敌意，不客气的问着。

“你想不想得到陆武的爱？”齐柏韦认真的说着，一点也不在意她的不悦。

“这不关你的事。”云妮不领情。

“如果你想得到他的心，又不想听我说，那你可能一辈子都无法得到这个人。”齐柏韦有恃无恐的喝着酒。

云妮很想叫自己不要理他，但是爱陆武的心已经胜过理智了。

“我希望你能和我合作，让某个人对陆武死心。”“某个人是指谁？”云妮渐渐懂他的意思。

“一个我想得到的人。你应该知道陆武喜欢的女孩是谁吧！”齐柏韦不屑提起他的名字。

云妮的脑海里很快就浮现那天救她的那个女孩。“我为什么要帮你？”

“因为你可以得到你所爱的人。”齐柏韦的话深深的鼓吹着她。

“你要我怎么配合呢？”云妮冷淡的瞥着他。

“我就知道你会感兴趣。”齐柏韦不再是一派斯文，只是阴森的笑着。

下班了，人也都走了，只有这一刻才是属于自己的。

坐在武哥常坐的老位子，范舒莲苦涩的想着从前，想着未来，想着最近的一切。手指漫不经心的摸着装饰用的花瓶，心思飞得好远、好远……陆武终于回来面对现实了，他回来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到她的餐厅看看……她竟然还没回家！

“你怎么还不回家！”陆武怒火中烧的推开门，她怎么这么不懂得爱惜自己？范舒莲错愕的看着他，起身奔向他。陆武稳稳的接住她飞抛过来的柔软身体，她自然的香味又迷惑了他，陆武心里冲过一股震撼。

忍了好久的哀怨终于得以发泄，范舒莲紧紧的搂住他，怕他又消失。“你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她靠在他的胸膛怨道。

“我去淡水住了几天。”陆武不知怎么面对她。

“为什么？”范舒莲稍稍推开身子，目光炯炯的望着他。

“我……我……”陆武说不出话。

“你先听我说，武哥，”范舒莲捂住他的嘴，“那夜的事就当是场梦，我们谁也不欠谁，我不要你心里有负担。”梦！这就是她的想法吗？“我知道你心里一直被过去的一切给缠住，所以你始终无法释放内心真切的感情，但是没关系，我可以等，我真的可以等。因为我爱你！”范舒莲放下手，温柔的吻着他，她把手悄悄的伸到陆武的颈后，轻轻的拉下他的头，加深两人的吻。

陆武推开她，“我不行，我没办法爱人，所以你不要在我身上浪费精神和体力了。”“我不相信！”范舒莲不愿接受这个事实。

“大小姐……”陆武尽量和她保持距离。

“我告诉过你不要叫我大小姐！”范舒莲大吼出声，她的心好乱，只能借着情绪来发泄。

“你是我的大小姐，永还都是如此。”陆武吃了秤砣铁了心，他宁愿让她现在恨他，也不愿见她执迷不悟。

“不，不是这样！你骗我。”范舒莲的泪直滑落地面。

“我很抱歉。”陆武冷淡的说道，强迫自己离开她。

范舒莲不敢相信他真的要离开，她跑到他前面挡着，“武哥，不要离开我。”“对不起。”陆武轻轻的推开她，冷漠的说着。

范舒莲不愿再求他丁，她趴在桌上哭得十分伤心，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锥心的痛苦。哭了好久以后，才有人轻轻的碰她肩膀，抬起头，看到一张和自己神似的脸，正露出担忧的表情看着她。

“荷！我好苦。”范舒莲趴在她的肩膀上，放肆的哭泣。

该死的陆武！范舒荷心里直咒骂，“莲，别这样。”“他……不要……我……”范舒莲抽抽噎噎的说着。

“武哥说的？”范舒荷尖锐的问着她。

范舒莲哭得无法停止，只能点头。

“该死的家伙！”范舒荷忍不住想骂他。

“不要……咒他。”范舒莲轻轻的说道。

“他都已经这样了，你还为他说话！”范舒荷气冲冲的想杀人，不悦的瞪着姊姊。

范舒莲哀怜的看着她，范舒荷被她看得没辙。

“好嘛！不说就不说，不过你要答应我振作起精神。”范舒莲现在无法做这种承诺，她只有沉默不语。

“莲，武哥既然和你无缘，你就不要强求了，也许你以后会遇到一个比武哥更适合你的人啊！”范舒荷想尽办法要鼓舞她的士气。

“不可能了，这辈子我就爱武哥一个人。”范舒莲自知不可能再爱上别人。

“莲！你不要这么固执好不好！”范舒荷有些生气了。

范舒莲也感觉到妹妹的怒气了，无可奈何的看着她，“荷，你还没有遇到一个自己真心爱上的人，所以你没办法了解我的心情，感情这种事岂是说放就放得了的？”她真的没话讲了，因为她的确如莲所说的，至今仍无一个真心爱恋的人。

“好！算你说的有理，但是我還知道‘时间可以治疗一切’这句话。”范舒荷体谅的看着她，“就算你无法忘记武哥，但是也不必要一直缅怀过去，因为过去已经成为历史，你再怎么追也追不回了。

“莲，听我的好不好？”她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了。

陆武站在窗边直盯着范舒莲，她还是哭了！看着她哭泣的脸，他的心犹如刀割。这辈子他会永远保护她，直到她嫁人为止。不！即使她嫁人了，他仍旧会保护着她。

已经一个多月了，范舒莲始终郁郁寡欢。

范家上下都知道范舒莲和陆武的事了，因为她表现得太明显了，以致引起全家人的高度注意，就连一向不管这种事的范楚天也忧心不已。范修尧、范修伦甚至去找过陆武，但是陆武仍是一本初衷，任谁都无法动摇他。

“我实在快被阿武的牛脾气给气炸了。”范修伦怏怏的对着一家人说，当然除了最主要的关键人--范舒莲。

“难得我们有意见相同的时候。”范舒荷没好气的拍着他的肩。

“楚天，你说该怎么办才好？”苏倩尤其担心。

“这种事也不好勉强人家，现在只有莲姓自己想得开才行。”范楚天不避讳的搂着老婆安慰她。

“把她送走如何？”范修尧最实际，眼不见为净。

“这个主意不错！”范修伦表示赞成。

“我也觉得可以。楚天，你认为呢？”苏倩小鸟依人般的偎在老公怀里，征求他的意见。

“荷娃呢？你觉得怎样？”范楚天想知道小女儿的意思，再作决定。

“试试看啰！”她似乎不怎么乐观。

“好！我们就以送你们去英国读书为由。”范修尧早就想好了理由。

范舒荷听得心惊胆跳……“我也要跟着去啊！”“当然！”“不然莲怎么肯答应？”“而且要由你提起比较具说服力。”范舒荷被他们七嘴八舌给转昏了，反正她就是逃不了了。

“可是我们的餐厅才刚上轨道……”她仍在做无谓的挣扎。

“有我们在，你担什么心？”范修伦也回拍她。

“可是……”范舒荷实在不想离开他们，但是又不能不顾虑莲。

“别什么可是了，反正就这么决定了。”大家异口同声的说。

莲的车声……她回来了！

“莲娃回来了，这事就交给你了，我们等你的好消息。”苏倩带头说完，客厅的人就作鸟兽散，仅剩下一脸莫名其妙的范舒荷。

“你还没睡啊？”范舒莲淡淡的问着，脸上的忧愁虽然经过刻意掩饰，却仍明显得让人一眼就可看出。冲着这点，她不管莲答不答应，也得拚了命试上一试。

“有些事想找你商量。”范舒荷拍拍旁边空位示意她坐下。

“好啊！”范舒莲轻柔的坐在她身边。

“莲，珍妮那边已经不用我帮忙了。在那边帮忙的这段时间，我想了很久，觉得自己有再充实的必要，所以找想要出国读几年书……”说到这里，她偷偷的瞄了达一眼，才继续说，“你和我一起去好不好？”范舒莲了然于心的望着她，“荷，谢谢你和大家的关心，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我，但是现在我无法就这么走开。我不知道武哥是怎么想的，但是我的感情没办法让我轻易的抛下这个地方，给我一点时间，我再答复你好吗？”“好！但是你要想开点。”范舒荷怎能再逼她？“我会的，一定会的。”只要再和陆武谈过一次，再一次就好，如果陆武真的不要她，那她就只好和荷离开这个今人伤心的地方了。

“不要再喝了！”云妮实在看不惯了，她也不怕陆武发火，反正他就是不在乎她对她的感情，她怎么样他也不会去注意的。

“滚开！少来烦我。”陆武不悦的瞪她，“你为什么老爱来烦我？难道你就不能闪得远远的！”“我就是不能，才会作践自己让你骂！”她豁出去了，不吐不痛快，今天她要让陆武知道她的心。“我就是贱！喜欢被你骂，可以了吧！”陆武不动情冷冷的瞪着她，除了范舒莲，其它的女人都无法引发他的同情心。“少来烦我，听到了没？”“少来烦你？你知不知道人家要暗算你和范舒莲？你还在这里喝酒！”云妮气得吼他，也不管自己说了什么。

陆武一听紧张抬起头，脸色苍白的抓着她的手，“你说什么？”“说到范舒莲，你就有兴趣了！”云妮心里酸得难过。他的心里永远只有那个女孩，她实在不甘心，为什么陆武连一次机会都不给她，就否定了她？“舒莲到底怎么了！”陆武急切的抓着她，用力之大让云妮暗暗叫苦，他却丝毫不在意。

云妮好不容易和他有所接触，却是这种局面，她实在替自己感到不值。

“你现在不叫我走了吗？”伸出另一只手抓着他，云妮渴求的望着陆武焦急的脸，“陆武，你知不知道我喜欢你好几年了？”陆武对她的表白置若罔闻，纵使 he 有一点惊讶，也被担心范舒莲的心给抹杀了。

“这是你的事！”陆武拨开她的手，“快告诉我谁要对舒莲不利！”云妮放开手，悲伤的仰头大笑，没想到她的痴心到最后落得空余恨……云妮带着两行清泪指着陆武，“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心，到底是不是人？不然为什么你一点感情都没有，连做人的一点基本情感都缺乏？告诉我，快告诉我呀！”云妮不管别人的侧目，崩溃的大喊。

陆武冷得冻死人的眼光盯着她发飙的脸，冷声叫唤领班，“小陈，送云妮回家，让她在家休息个几天，她太累了。”说完，他就跨步离开，急着去看范舒莲。

“陆武！”云妮大声叫着追他到外面，紧紧拉住他，“陆武！你难道不能爱我？即使假装一下也好，陆武！”陆武被她的傻气感动，终于认真的看着她。她长得很不错，可惜他没这个福气，这辈子只有范舒莲能让他动心，可惜他没办法和她在一起。陆武不禁要怀疑，这个世界究竟是怎么了？为什么有情人都无法成双？老天总会遗忘了一、两个无法凑成对的人。

“云妮，你是个好女孩，以后会遇到一个疼你的人，我不值得你为我付出这么多。”他诚挚的对她说。

云妮因为他难得的话而止住了泪，陆武终于肯和她好好的谈话了，够了！这样就够了。

“让我当你的朋友，只是朋友就好了。”“我们本来就是朋友，舞厅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我的朋友。”陆武不想让她存有一丝丝希望，这阵子他已经伤了太多人的心了，反正他最在乎的人都能伤害了，再多伤一个也无妨。

云妮明白他想和自己划清界线的意思，只足破涕不在乎的笑笑，“让我这个朋友请你喝一杯酒，顺便把齐柏韦的事告诉你，如何？”“齐柏韦！”陆武声音里的狠硬让人不寒而栗。

“你来干什么！”范舒莲刚要步入餐厅，就撞入一大片花海里，而花海后面伸出了齐柏韦歉意十足的脸。

“范舒莲，我……特地来向你道歉的。那天我喝醉酒，胡言乱语冒犯了你，希望你大人有大量不要生气。”齐柏韦扮出最无辜的样子道歉，这招对女孩子一向吃得开的。

“我接受。”范舒莲心里一阵作恶，冷冷的看他欣喜若狂的模样。“你可以离开了。”“范舒莲，如果你不生气，就请你收下这些花。”齐柏韦死皮赖脸，硬装作听不懂她的话。

范舒莲把那一束花拿过来，随手扔在旁边的椅子上。“好了，你可以走了。”齐柏韦难堪的看着那束花，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你不喜欢玫瑰没关系，改天我再送别的给你。”“齐柏韦，不要再装傻了好不好？你明明知道我对你的感觉，难道你一定要我恶言相向才肯死心？”范舒莲的胃不舒服的直翻搅，她累得直想发火。

“那个陆武到底有什么好？他不过是个开舞厅不入流的混混，哪点配得上你？为什么你就不死心？看看我，我才是会永远爱你、保护你的人啊！”齐柏韦脸色发白，握住她瘦弱的肩膀。

“你度量狭小又自傲，不要说你比不上陆武，就是随便一个人的人格都

比你高尚，你凭什么批评人家！”范舒莲不能忍受人家这样说陆武，她已经气得无法替他留情面了。

齐柏韦没想到自己在她心里竟是如此不堪。他恼羞成怒，“我不能跟他比？你以为我不知道他老爸只是个过气的黑道混混，他妈妈是个日本艺妓！他只是个杂种！”范舒莲狠狠的甩他一个响亮的巴掌，“滚！从今以后不要再让我看到你，不然你就不要怪我让你离看。”范舒莲毕竟是个练武的人，以致她在盛怒之下，将全身力量都烙在齐柏韦英俊、白皙的脸上，五爪红印正清皙的浮现。

“你以为陆武会像我这样爱你吗？”齐柏韦看范舒莲的脸色因他的话而逐渐泛白，冷冷的笑着。被他说中心事了！“他根本不会喜欢你这种青嫩的小女孩，他喜欢的是他舞厅里的小姐。”范舒莲的心被齐柏韦慢慢的撕扯着，不会的！武哥不会这样对待她的。

“这是我们的事，和你无关。你请吧！不要再出现在我眼前。”范舒莲摇摇欲坠的扶着墙角，这几天为了武哥的事，一直吃不下也睡不着，体力已经透支了，现在再受齐柏韦的刺激，她已经穷于应付的直想倒下去，要不是齐柏韦在这里，她早已放任自己不管了。

齐柏韦也发现她的不对劲了，赶紧靠近她，“范舒莲，你不要紧吧！”范舒莲拍开他假惺惺的手，把头靠在墙上硬撑着，没力气的对他吼道：“你走……不要让我看见你！”“范舒莲！”齐柏韦不放心的站在原地，她毕竟是自己最深的挂念，再怎么，他也无法一下子就放掉对她的痴恋。

范舒莲不愿看他，只是闷闷的说道：“我恨你，听到没……”接着身子一软，人就跟着往下溜了。

陆武看见齐柏韦抱起昏迷不醒的范舒莲，还来不及停好车就跳下来跑过去，人到拳头也跟着到，狠狠的揍了齐柏韦一拳，一把推开他，把范舒莲搂进自己的胸膛。

她的脸色好苍白！陆武的眼底满是深情，他紧紧的把不省人事的她搂近自己。

陆武虽然心急于她，却没忘记地上的人，看了从地上爬起来的人一眼，他冷声的威胁，让他知道自己说到做到。——“要再来烦她，不然我一定会宰了你。”齐柏韦也看到陆武深情的眼眸了，原来他对范舒莲的感情不下于他。擦着嘴角渗出的血丝，他不屑的朝陆武说道：“我不会再出现在你们面前，但是我希望你能勇于面对自己的感情。”陆武低头又爱恋的看着怀中的人，他也很想，但是……

范舒莲一张开眼睛，就看到荷和妈妈都忧心的坐在她床边看着她。她挣扎着想坐起来，却被她们不赞成的按回去。

“多休息一会儿，你的身子很弱，我已经炖了一些补品要给你吃，这几天你就给我乖乖的待在家里休息，好好静养。”苏倩不得不下命令，这个女儿太不懂得爱惜自己了。

“莲，餐厅有我打理，你就在家多休息几天。”范舒荷也赞成妈妈的话。因为这几天莲就像个没有灵魂的躯壳，不吃不喝又不睡，让人看了好害怕。

“谁带我回来的？”范舒莲在梦中好象看到武哥抱她，而且很深情的看着她。

“阿武那孩子带你回来的。”苏倩不想隐瞒她。这对小俩口不知道怎么了，明明都很关心对方，却又互相折磨，尤其是阿武，她更不懂他的心了。

范舒莲一听，憔悴的脸庞骤然涌上生命力，那么她的梦境果然没错。

范舒荷同情的看着莲美丽的神情，她实在不想让莲心碎，可是……“莲，武哥只是送你回来就走了。”范舒荷暗示苏倩先出去，让她俩独处，苏倩了解的轻点了下头，就识相的出去了。

“莲！都已经快两个月了，武哥仍然没有任何的表示，你为什么这么执着？何苦累了自己，把自己弄成这样，不仅全家人跟着心疼，你自己也没有得到任何好处。”范舒荷苦口婆心的力劝。

“荷，我会努力让自己振作起来，再给我一点时间就好了。”不知不觉，她的眼泪又淌下来，这阵子她简直成了水龙头，动不动就想掉泪，脾气又出奇的暴躁，她到底是怎么了？“幸好你没怀孕，不然这样子就更难撇得清了。”范舒荷无意中溜口而出。

然而，说者无心却让听者闻之心惊，怀孕！她怎么没想过这个可能？她的月事已经快两个月没来了，难道……“莲！你没事吧？”范舒荷轻轻的摇着呆愣的她，看她原本苍白的脸色更加雪白，而且一双无神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实在好吓人。

“荷，我好象怀孕了。”范舒莲的声音里竟然有些许兴奋。

“什……什么？”范舒荷惊惶失措，不敢相信的瞪着她。

“荷，你带我去检查好不好？”范舒莲高兴的起身下床，打扮着自己，那兴高采烈的神情，一点也不像刚才昏迷不醒的人。

范舒莲拿好东西，却看到一脸呆样的妹妹仍无法相信的坐在床上。莲好笑的拉拉她，“荷，走啦！不然我自己去哦！”范舒荷用力眨了好几次眼，想把这个梦魇眨掉，当事人露出浅浅的笑，拜托加威胁的看着她。

“好啦！勉为其难！”范舒荷不情愿的被她拉着走，幸好妈在自己房间里，不然她一定没办法撒谎，这下莲就惨了。

站在妇产科的门前，两姊妹的表情不一，范舒莲显得很兴奋，范舒荷则刚好相反。

“荷，你在这里等我，我很快就出来。”范舒莲又回复以前温柔自信的模样，说完就毫不犹豫的进去，让范舒荷看得不知该庆幸，还是忧伤。

半小时后，范舒荷倚着车子，担心的想冲进去的时候，只见范舒莲开门一见到她就冲过来，搂着她又是叫又是跳的，狂喜不已。

“荷！我有孩子了，是武哥的，我要去告诉他！”范舒莲搂着她高兴的说道，“好！不要跳，很容易动到胎气的。”范舒荷看她高兴的样子，不觉也跟着快乐起来，自己要做阿姨了，好棒！“我载你去。”范舒莲摇摇头，“我自己去，这件事我不想让别人在场。荷，对不起……”范舒荷了解的点头，毕竟这是他俩爱的结晶，而她也不宜在这节骨眼当电灯泡，也罢！

“好吧！你先载我到餐厅，等你和武哥谈好了再来载我，可以吗？”“谢谢荷！”范舒莲感激的搂紧了她。

陆武躺在沙发上闭目养神，不断的想厘清他和范舒莲之间的纠葛，可是两人缠绵得如火如荼的身子越是清晰。

“武哥！外面有人找你。”“谁？”他没睁开眼睛，只是不耐烦的问着领班。

“上次你带来的那位小姐。”小陈畏畏缩缩的，怕又挨一顿冷眼。

陆武条然睁开眼睛就要冲出去，可是他克制了自己。她为什么不像云妮一样对他死心？陆武苦涩的想着。

一定要彻底让她死心！

“去叫云妮来。”小陈一分钟都不敢耽搁，赶紧去找云妮……“老板，你找我？”云妮对他虽然仍有爱恋，但她已设法把它升华为友情，所以她看他的神情已不再光是迷恋了，拨开云雾总见青天，她的心已经平静很多了，也许她和陆武终究会成为好朋友，不过也仅此而已，他的心已经容不下任何人了。

“小陈，你去把那位小姐带来这间休息室。”陆武冷冷的命令着他，等他走后他才转头对云妮说着，“我需要你帮个忙……”“谢谢你，我知道哪一间了。”范舒莲心情十分快活，她想这份快乐分享给孩子的爸爸。但一打开休息室的门，她立即被眼前的景象吓呆了--陆武躺在沙发上，而上次那个舞小姐则躺在他身上，慵懒的抚摸着，即使听到开门声，他们仍不避讳的躺着。

“武哥，有人找你！”云妮极尽柔媚的趴在陆武身上，轻轻的划着他的嘴唇。陆武好象很享受的伸手搂住她的身子，他缓缓的转过头，看着范舒莲无法置信的脸，他的心被她受伤的表情给猛抽了一下。

“大小姐，有事吗？”他甚至连站起来都省了。

范舒莲的心彻底冷却了，她不会怨天尤人，这个孩子就算是她自己的，陆武不要他，她要！

“本来有事，现在没事了。”范舒莲转身就要往外走，她冷冷的又眇了陆武一眼，让他清清楚楚的看见她的恨。

陆武承受着她的恨，看到她瘦弱的身子离去……他克制不住的推开云妮追了出去，轻轻的抓住她，“我送你回去。”范舒莲轻轻的挥开他，“不用。从今以后你我各不相干，你过你的日子，我走我的路，谁也无权干涉对方。你放心，我不是个死赖着人的女人。”说完，她就决裂的走出舞厅，始终没再回头看。

陆武的心好象在瞬间被掏空，云妮站在后面，同情的看着陆武僵直的身体。

范舒莲的坚强只维持到自己的餐厅外就崩溃了，她趴在方向盘上痛哭，她的心碎了……突然，她听到一个母亲急促喊叫小孩子的声音，抬头一看，是个三岁的小孩跑到快车道，正想穿过……范舒莲见状赶紧下车。

范舒荷走到门口想等莲，却看到莲急忙跑下车就往马路冲，她没看到那个小孩子，只有疾驶而来的车子。

“莲！”范舒荷大声的尖叫，想跑过去提醒她，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她的眼泪一串串的滴落，好象范舒莲流出的血……

“她没什么事，只是擦伤了手脚，幸好没有动到胎气。”医生对着范家人解释道，并不知道自己的话无疑是当场投下一颗原子弹。

“什么！”大家一样的吃惊，只有范舒荷闷不吭声，她实在不敢说话，可是不说并不代表家人会放过她。

“荷娃！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给我说清楚，不然我一定剥了你的皮来炖汤。”苏倩简直震怒了。

“荷娃！这孩子是不是阿武的？”范楚天的眼里也含着怒气。

范舒荷眼看两个哥哥也要发难了，赶紧自首算了。“好啦！我招就是嘛！真倒霉，人家也是今天才知道的。”“荷！”范修伦大喝一声，连范修尧的脸色也十分难看。

“对啦！是武哥的，已经一个多月了。”范舒荷到这般地步也只有全盘托出了。“……所以我就在餐厅等莲，谁知道莲会……”她不敢再提起刚才那惊心动魄的一幕。

“我去找陆武叫他负责！”范修伦气冲冲的就要冲出去，却被范舒荷给拉住。

“小哥！等莲醒来再说吧，这武哥一定是又说了什么话伤了莲的心，我刚才开车送莲来的时候，看见方向盘上的眼泪还没干，连一定是趴在方向盘上哭。”范舒荷越说越气愤，她不会这么容易就饶过陆武的。

苏倩也赞成她的话，她丢个眼神要儿子冷静下来。“一切等莲醒来再说。感谢老天，让她没事。”苏倩双手合紧，念着念着眼泪就流下来。

范楚天舍不得的抱着她，“好了，莲娃平安就好了，至于阿武的事就让荷娃解决了。”如果陆武不想负责任，他就把这浑小子拆了。

“放心，这回我一定会让武哥拿出他的心。”范舒荷自信满满的说道。

云妮摊开报纸就发现了一则惊人的新闻，她慌张的四处找着陆武，结果他在休息室里喝酒！他已经从范舒莲走后一直喝到现在。

“不要喝了！你看这则新闻。”云妮气愤的把报纸丢给他。

陆武没有心情看报纸，他把报纸推到一旁，连看都懒得看。

云妮一看他不理不睬的样子，干脆拿起报纸就念：“云天集团龙头的千金--范舒莲，昨晚发生车祸，情况危急……”陆武心跳瞬间停了！急得夺过报纸，他一看完就没命的往外冲，他的心好象破人血淋淋的掏出来一样的疼痛，一路冲冲撞撞的到了医院。

一进到医院，他就抓着柜台的小姐，神情错乱的吼着，“范舒莲在几楼，告诉我！”“在三〇五。”值班的护士小姐战战兢兢的回答他，幸好刚才范小姐已经交代她，有人会来询问范舒莲的病房，所以她才能答得这么迅速，不然这个人的样子好象疯子，好可怕！

陆武一口气跑上三楼，一上楼就看到等在门外的范舒荷，一脸哀凄的坐在外面等。

“舒莲怎么了！”陆武想冲进去看她，却被从里面走出来的范修尧和范修伦推了出“你也会关心她？”范修伦冷冷的看着他，硬是不让他进去。

“武哥，求你不要再出现在莲面前好吗？她现在已经够痛苦了。”范舒荷做着头暗笑，她刻意的加重痛苦两字制造效果。幸好她刚才已先支开老爸和老妈了，不然爱女心切的他们一定会露出马脚。

陆武闻言转头痛苦的看她，“她到底怎么样了？”范舒荷仅是摇摇头，不发一词。陆武的心都冷了，他排开范家的两个男人硬要闯进去，范修尧和范修伦仍是拉住他不放。陆武发怒了，使出全身的力气把他俩狠狠的摔出去，对他们说了句“对不起”后，就匆忙的进去了。

“谁说他不爱她？”范舒荷娇俏的望着躺在地上呻吟的哥哥们。

陆武走近病床，一颗心七上八下的看着她，他颤抖的伸出手，抚摸她雪白的容颜，这一生中他从没这么害怕过。

“舒莲，不要离开我！听见了没……不要离开我，不要离我而去。”范舒

莲早在他们在门口吵闹的时候就醒了，她也知道陆武进来了，但是她已经心灰意冷，不看他也罢！

既然他想尽办法证明他们不适合，此刻他的语气为什么如此哀伤？她几乎想睁开眼睛看他了，可是她又想听听他到底想说什么。

见她没反应，陆武开始生气了，“我不会让你离开我的，舒莲！”他把脸颊靠紧她冰冷的小脸。

“我和云妮根本没什么，那是我为了让你死心，故意叫云妮演的，因为我怕爱上别人，可是偏偏爱上你。我妈是个日本艺妓，她很爱我爸爸，可是我爸爸是个不懂得表达感情的人，所以即使他爱我妈妈，也从没说过。我妈妈以为我爸爸嫌弃她是个妓女，所以自暴自弃，最后终于病死了。

“她病死那年我才五岁，她很疼我，可是因为我爸爸的关系而造成她的死亡，所以我恨他。我恨他不只是为了我妈的因素，更因为他从没表示过对我的关心。我怕自己和他一样，所以一旦不敢接受你的感情，其实我早在第一天来你家，就爱上你了，当你拿着小毯子给我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你了。我爱你，我真的很爱、很爱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我求你！”陆武长大后从没流过的泪水，滑落到她冷冰的嘴唇，他害怕她就这样抛下他。如果她真的这样，他一定也会追随她而去。

“舒莲！你到底听见了没有？我爱你！你到底听见了没有！”陆武靠着她微弱的气息，来安抚自己越来越冷的心。

“如果你一定要走，就请你带我一起走，我是你的保镖啊！你记得吗？我爱你！让我跟在你身边，永生永世保护你好不好！”哀求的呼唤就这样断断续续的重复好几回。

他的每一声呼唤都打在她的心坎上，他说他爱她了。

范舒莲睁开眼睛，温柔的把唇贴在他的耳边，轻轻的答着：“好。”陆武不敢相信的看着她，“舒莲！你没事，你真的没事！”他疯狂的吻遍她的脸，像要证明她的温存不是怕想象的。

范舒莲轻轻的扳过他的脸，不舍的看着他，“再说一次，再说一次你爱我。”“我爱你，我真的好爱你，不要再吓我了，好不好？”陆武紧紧的搂住她，像要把她揉进心里。

“是你先吓我的。”范舒莲轻轻的提醒他。

“对不起，我……”陆武想解释。

范舒莲捂着他的嘴。“我知道了，你刚才说的我都听到了。”范舒莲早先的恨意已经全被他的话洗掉了，她紧紧的偎着他。

“武哥，陆叔叔并不是不爱你，事实上他很爱你，而你一直不肯原谅他，让仇恨蒙蔽了你的心，所以无法明白陆叔叔对你的苦心。那年你带来的信上，充满了他对你的关心与疼爱，也写满无尽的悔恨，你应该试着去原谅他，因为你快……做爸爸了。”范舒莲羞红着脸说出口了。

陆武推下她的手，傻傻的看着她，“你是说……”“我怀孕了。”范舒莲向他证实。

她看到陆武的脸色很凝重，犹豫的要爬起来，却被他压着，不准她起来。

“你不喜欢这个孩子吗？”范舒莲担心的问他。

陆武感动的把脸贴着她的腹部，“我当然喜欢，尤其是我们的孩子。”

“可是你不高兴。”范舒莲伸出手，轻轻摸着她新冒出来的胡碴。

“我是不高兴你拿自己生命去开玩笑。”陆武又想到刚才生不如死的经历，他爬到她的面前，仔细的端详着她，轻轻的吻着她，许下诺言，“不要离开我，永远都不要离开我！”范舒莲的回答是紧紧的搂住他……

尾声

轰隆！

又是这种倾盆大雨、雷电交加的天气，范舒莲躺在床上，不安的翻来覆去。

武哥去日本已经一个星期了，自从她把恬拿给他看以后，他就一直沉默不语，直到她出院了以后，才告诉她想要回日本一趟，等回来两人就要结婚，可是他必须先回去了却一桩心事，才能毫无阴霾的和她在一起。

原来他是要回去替陆叔叔修坟，略尽人子的孝道，她本想和他一起去，可是不准，因为他怕她太劳累了，再加上有孕在身，他就更不放心她去，所以她只好留在台湾枯等了。

当初认识武哥也是在这种天气，她清楚的记得自己因为恐惧而睡不着，所以才会发现他的。她很庆幸自己能够得到他的爱，这都多亏了荷，但愿她也能很快找到知心的伴侣。

躺在床上试着想睡，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她今天就是睡不着，干脆下床看看外面。

一模一样的雨夜，范舒莲拉着自己的睡袍，她现在是两个人的身子，马虎不得。温柔的摸着肚子，再过八个月，她就可以看到她心爱的宝贝了，她几乎可以看到他可爱的心身子在家里跑来跑去的模样。

范舒莲高兴的把脸贴在玻璃上，幻想着未来。她无意间往外看，却看到陆武站在外面，直盯着她的房间看，全身都淋湿了。

他为什么不撑啊伞？范舒莲心疼的想出去找他。可是，她突然想到他所说的“重新开始”，于是跑到柜子里找了条毛毯，这次她毫不费力的抱着毯子就下楼，也轻易的避开红外线扫描和水门，从玄关拿起了大黑伞，轻快的走向大门，望着陆武难得的笑脸。

“嗨！我叫范舒莲。”范舒莲把门打开，将他纳入伞下，愉快的自我介绍。两人就这么对望着。

“我叫陆武，这毯子是给我的吗？”他接过毯子减轻她的负担，而且全身不再是冰冷的，他的改变是这么的明显，范舒莲感觉得出来。

她温柔的点点头，“这毯子永远是你的。”陆武感动的打开毯子，把两人包在一起，抵着她的唇深情的低语，“我也永远是你的。”按着，他把毯子密密的从头盖住两人。

绵绵的细雨突然停了，它似乎也不想打扰人家的好事呵！

----- *哇！温柔姊姊的痴情终于打动铁汉心了，觉不觉得刁钻妹妹的堕入爱河也很令人期待呢？耐心点，唐瑄很公平也很努力扮红娘，聪明的你〔你〕从书中某处看出端倪了吗？准备接招吧，《摩登女侠》即将登场--欲知精采片段介绍，请接着往下继续循线追踪--

